

貞白五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篤信王陽明之學者也今刻馮貞白先生五書曰
三極通二卷小學補一卷質言七卷迴瀾正諭二卷求
是編四卷其中求是編灑灑數萬言專駁陽明名曰求
是豈真是乎而陳邦瞻序其書以爲大者較黑白細者
析秋毫其言辨而確謂之辨則可謂之確則未也陽明
之學非空談良知者也其著力在一致字此致字卽中
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貞白之作三極通也
以天地人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其
意是矣然妙悟三才融徹一貫今第傳其因證下藥之
方而不揭其見垣一方之本則安得一一昇病夫於倉
公之門而療之此其子燧後序之言也壽鏞以爲療之
之本亦在致良知而已矣其三極通總論有曰曷爲通
天不常天時而地地不常地時而人人不常人時而天
又時而地三極之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者通其變
以挽其窮使常也雖然常豈出變之外哉此數語可以
括全書之旨壽鏞默居私念天變於上地變於下至今
日而已極而處其中者人也人事變則天地亦與之俱

貞白五書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變貞白所謂世之亂起於身身之亂生於心謂天地不
仁天地不受也必也處其中者能應乎上下而去雜反
純然後天清地寧上下交而爲泰反之則否是陽明訓
格物爲格君心之格於義亦無害蓋不格其非無以見
其是耳且天地不能自通而通之者人也貞白又曰易
之泰地上而與天交交在地也通之泰天下而與地合
合在天也上賢而下不肖天地以際壽鏞更進一言曰
何以賢何以不肖能致良知則賢不能致良知則不肖
能致良知則知上賢而下不肖不能致良知則反是致
者使之通也能致則通矣其作小學補凡七章釋孝悌
謹信汎愛眾親仁餘力學文此卽孟子所謂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者良知良能之發見者也學文所以致其知
也質言與迴瀾正論說亦欲起流俗所溺返諸天理耳
夫返諸理卽所以通天地合致良知更何以通之乎貞
白年二十二作三極通貫言諸書其後作求是編爲人
嚴正剛方不欺暗室終如其始自信聖賢可學而至言
符其行兢兢於嚴獨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儻與陽明共
處一室將必有以進之矣壽鏞旣刊貞白五書爰放言

以質諸先生於數百年以後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壽
鏞爲狂妄耶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東白五書

序

三四
三
約園刊本

慈谿志本傳

馮柯字子新號寶陰光浙子生具異相舌含川文左右足心有黑子年七歲御史魏英以牆上麒麟命對柯應聲曰河中龍馬英大奇之既長精研性理自信聖賢可學而至讀書周津之萬卷樓日積一寸年二十二作三極通質言等書爲時所稱○黃翹感撰貞白馮先生五書序先生之易通既無所因襲亦不爲摹擬置卦畫卦圖於言外第參訂人事融貫三才有原有衍有外衍翫其外衍而內原者可測而闕也入府學補增廣生屢試第一七赴鄉試不遇隆慶元年詔舉賢良時新學盛行作求是編以正學術○陳邦瞻求是

東申五書傳

約園刊本

編序是編於王氏傳習錄章解句披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其言甚辨而確○給上遺聞錄柯學窮玄奧爲文章發人之所未發所著有三極通質言求是編等書三極通如揚子雲之以太玄擬易質言如法言之擬論語而求是編則纒纒敷萬言皆專駁陽明者也萬曆初襄王聘修國史爲宗藩

訓典賜號貞白高士○耆舊詩傳襄王以書褒之有曰內會玉梁外表山凝言與行符終如其始守不誦之○耆舊詩傳襄王以書褒之有曰貴全無欲之質授宗學教授以疾歸萬曆十年建書

院於湖濱奉至聖像石刻其中蓋摹自衢州孔氏家廟者○耆舊詩傳萬曆辛卯夏襄王令賜書院於虎嘯山東麓仍署爲適適山堂又當築石龕於堂北巖貯石像丙申春刻貞白全書十卷三月三日夜有光見石龕狀如大毬已散爲小毬星星無數螢光燭湖明白如晝因名講學行禮爲人嚴正剛方不欺暗室爲諸生時嘗處爲夜光臺

受聘閱奉定象衛府試文有以巨金求前列者力卻又

嘗宿孤館有處女私奔拒不納宦林便覽卒年七十九以仲

子燧貴累贈江西參政鄉賢祠附祠楊文元公祠者舊詩傳

燧自有傳

東田五書 傳

二四初裝書
約圖刊本

拙刻貞白先生五書敘

昔蘇長公之敘文正范公集也以得敘其集爲幸以不得親炙其人爲不幸又以得見其仲子堯夫爲幸余不自意少而於高賢大良輒多欣慕遠稽方幅邇采鄉閭夙聞吾慈有馮貞白先生汝南之許籍籍盈耳矣然顏范未覩也警欬未接也載之未嚙而堂奧之未躋也意其人亦駸駸矯矯不受塵鞅超然一世者爾迺微有天幸承乏福唐交臂居方馮督學使君使君故先生仲子也在公之暇乃出先生全書以示余始得縱覽之精貴

三極祕綜百家理窟玄宗一言破的先生固深於性命者哉而且諦跡其所爲古文辭則力排綺靡運以獨裁色敘鼎彝聲出金石又文人之雄也譚及時事動中膏肓引諭指陳經綸滿腹則又不啻可小割試而一班窺者余卽不獲只尺手儀相與上下而息心披閱愧焉面承則使君之嘉惠良渥矣使君更於全書中抽其深於性命者凡五書翻梓而儲之道署以公諸徒黨而且以敘見屬豈以余言足以重先生哉皇甫玄晏之敘三都能致一時紙貴而陳師錫之敘五代史謂不足以當歐

貞白馮先生五書序

慈谿馮先生江左醇儒也潛心理學績文弗售嘗應襄
藩之聘輯宗藩訓典襄王甚禮重之錫號貞白高士以
故學者稱之曰貞白先生云先生學問淵而著述富令
子學憲公奉璽書入閩梓先生求是編以誨諸士蓋篤
信考亭闢發道突闢致良知之說爲非然者也諸人士
旣奉爲標的足砥頽波矣公校事旣畢復摘先集中三
極通小學補質言迴瀾正諭合求是編梓之而屬余序
余荒蕘獨向學未衰於先生雅有慕焉因稽年譜而論

其世陶全集而探其微竊謂先生著書立言爲學術世
道慮至諄切而詞旨至詳明惟三極通鮮有得其解者
蓋自漢而下儒家嘗擬易矣揚雄之太玄本易緯卦氣
圖而出於孟喜衛元嵩之元包取法火珠林而祖京房
喜與房皆挾術數明災異以擷徒徼寵揚衛二書緣其
意不襲其迹所謂出於藍而靑於藍者也先生之易通
旣無所因襲亦不爲摹擬置卦畫卦圖於言外第參訂
人事融貫三才有原有衍有外衍玩其外衍而內原者
可測而闕也善乎張行成之言曰未形之先有理乃有

數有數乃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先生學易冥摛潛索由後天以符先天由顯仁以探藏用并意言象數而俱融者惟過庭之哲嗣能繹之余款啓寡聞庶幾以玄解焉未易筆舌罄也方先生著易通時逾志學甫七載耳其學已包羅今古其才足驅駕風霆而抑才理性削枝葉澆本根所爲小學解諸編皆切近精實語施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宜眞後學之箴銘維世之軌範也矧當新學盛行之際狂瀾方張隨聲應和者十之六七依違遷就者十之二三而先生獨昌言闢焉

若判白黑嚴關焉至以小學學文與大學格致並舉互言之而以謹信之義貫徹於其中可謂親切有味眞足羽翼考亭上邇涑泗而三才一貫之理亦統於斯矣先生操履堅貞心地粹白卽光範之門可延兔園之裾可曳而不可以久留有德者必有言固宜其不朽若是奉新蔡太宰公序先生集謂其種學績文加人一等明體適用卓然有當世具而不獲試於用爲慨夫天厄先生之遇而使之明道淑世也其爲用顧不大哉況衍繹恪遵其教者又有後賢在余謬爲之序不知其有當焉

否也萬曆壬子仲冬望日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
禮部尙書前吏禮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晉江黃
鳳翔撰

福建學道崇正堂翻刻馮貞白先生三極通序

馮子三極通成過余評之始而疑及讀之既欣然無疑也學者類蹈常滯故鮮克自樹馮子獨究三極之理廣四聖之意而成此書數周而玄詞博而文若神運一瓢酌注江海真簡表之妙軌述作之良工也或曰馮子書生齒也少正吾見其進時然作是亦太蚤計哉余曰不然古之著書者要於其當不可易而已年之少壯身之顯晦勿論也凡人貴遠而賤近子雲太玄當時盡拙其書久之論定以爲奧於孟軻由通觀之奚啻玄哉或又

三極通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馮子說理可矣筴而占之得無與著龜並用爭功耶又不然天下有理斯有數有數則皆可占矧著龜義賸而通較簡明豈亦天之所啓以通變成務耶余鄙人也謬好古墳籍亦閒有雌黃獨是編心伏焉梓而表之天下必有同余評者嘉靖戊申夏五袁郡水雲道人趙濂書于陵陽植栢軒

三極通答問

晉江黃鳳翔撰

貞白馮先生五書黃生序之矣或問於黃生曰子序馮先生五書也如小學解質言迴瀾正諭愚既聞命矣求是編則憲副程川張公之序究理淵醇措詞直截絕無依違兩可之見而子之言雖然同聲也無容贅論獨三極通一書不掇卦名不釋卦義而別爲一說所云自幸至勝爲少陽自革至貞爲太陽而陰始生自進至修爲小陰自疑至黨爲太陰而陽始生然則易可以意獨創

三極通答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先生亦知人之疑其爲誕而解之矣說具於修學篇子獨篤信焉於義奚取黃生曰善哉問是先生有靈假口於子假筆於余而因以發其祕也子讀太玄乎太玄之說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攷之以三策紘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故有首衝錯測摘瑩數文掎圖告十一篇首之言天也測之言日也自羨至俛自從至事自更至疆自睟至大爲日行所經危奎胃井柳之次爲左方陽卦之節氣自廓至崑自減至視自沈至堅自成至養爲日所經胃亢尾

斗之次爲右方陰卦之節氣是子雲太玄皆獨創於卦名之外疑與義文相反然惟侯芭信之最篤桓譚稱其文義至深不詭於聖人卽劉歆有覆瓿之嘲而道陰陽者不能有所評駁也何獨至馮先生而疑之大都三才一理也函之以太虛形之於象數寄之於蓍策亦一理也玄之卦起於中而終於養通之卦起於平而終於幸所謂美厥靈根與不葉而英者貞元始終理若符契弟子雲以方州部家錯綜成卦而用四馮先生以天地人錯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此豈孟喜

三極通

卷四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京房輩所可彷彿影響者蓋自秦漢以前目易爲卜筮之書其說主敷至程朱說易而漢儒之學始訕顧其理未嘗不相通而又相爲用世人貴遠賤近桓譚已預言之玄雖不顯獨朱子謂康節之學似子雲覆瓿之誚可以解矣馮先生修學篇之言引而不發所答葉比部書及令子督學公之繹與序其家學淵源躍如於言表余故謂玄非擬易通非擬玄而義文祕旨冥然具著猶慮後學難喻也因詳答問之語於編末俟觀者冥心自得

云

三極通目錄

貞白五書一

總論

三極肇生圖一

三極定位圖一

三極流行圖一

上通十三卦

下通十四卦

外衍四十二章

附答龍泉葉刑部論三極通書

三極通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極通

貞白五書一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中男馮 挺繹

門姪馮時俊說

總論

曷爲三極三極者天地人也天地人曷言極也三自太極也曷爲通天不常天時而地地不常地時而天人不常人時而天又時而地三極之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也者通其變以挽其窮使常者也雖然常豈出變之外哉天道變於上而乾元之常不因變而

三極通 總論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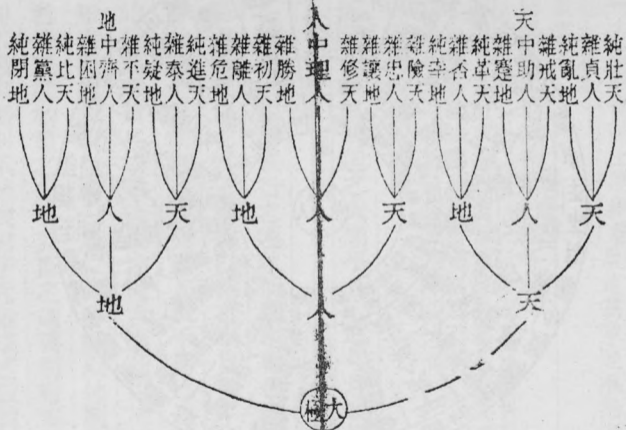
變也地道變於下而坤元之常不因變而變也人道變於中而體元之常不因變而變也嗚呼欲觀不變必極未三極既三矣變即踵矣第恆人忽變中之常故變之又變以至於窮聖人謹常中之變故不變雖變不至甚而窮也此通所由作歟通之作也謹常也蓋自三極支分常道互易有純有雜而中隱然於是乎三以紀之名以命之而體生矣未辨也從天生者上從地生者下從人生者中配厥八卦有截其所而位列矣未運也於是乎宅三中爲三極分太少爲四

時序入純爲八節鈞純雜爲二十四氣而氣週矣未
究也卦必重之重必四之得卦重凡一百三十有五
而變終矣未晷也於是乎繫之以辭明之以原申之
以衍廣之以外衍而義炳矣未當也卦必視其變之
所窮窮必酌其爲之可反而以之爲主辭而常復矣
常也者潛乎變之中不變於變而能變變者也在天
爲天中在地爲地中在人爲人中在卦爲主辭所謂
元也元者太極也然人中則純天地之中而未免於
雜雜果可建中乎我聞天雖明而無爲地雖察而不

宰沖元之懿漠不可見精微之祕人實形之故二中
雖雜不可以辨言也以見天地之中卽人之中人之
中卽可以中天地之不中天地之中不可見故不得
不假可見者以洩之人而未始不爲天也此皆法象
之自然不俟排合而至理寓玄功之顯設不須補湊
而真數明雖有聖人不能以智易之矣故曰通人道
也中天之易也生圖直直以象人而此中不變也位
圖方方以法地而此中不變也氣圖圓圓以準天而
此中又不變也不變所以常也嗚呼人能嚴獨以端

趨廣譬以大曲則常道立常道立則變不變而平平者天而天地而地人而人之謂也平而三極之能事畢矣時嘉靖丁未歲春三月丙寅慈谿馮柯書於石峯書院

三極肇生之圖



三極定位之圖

乾壯勝初離危進巽

貞

泰

兌亂

坎疑

戒

平

天中助

中理人

地中齊

蹇

困

離革

比艮

否

黨

震幸
遯
屯
讓
修
閉
坤

上通

凡六
三卦

天人地

釋曰卦小寒也而二十
六卦此出焉是主諸卦

平天清地寧品物咸貞元亨

釋曰天上地下而人中曰
平三才位也兩儀以奠萬

物自若平德乎
矣是以元亨

原曰平祖眾極人領品物天其神乎地其形乎品物

其事乎神主清清其神故天可得清也形主寧寧其

形故地可得寧也事主貞貞其事故品物可得貞也

三德允經三位時成故曰平元亨

上重明察淵魚厲無咎

釋曰魚潛在淵不可見也明足
以察天動象也月令小寒水澤

上通

約剋刊本

履堅魚藏不見惟天於昭從上窺之厲可知矣重有二
義焉或取加重或取變動按詞釋意重義晰矣明察淵

魚加重
義也

原曰明察淵魚平德遠也厲無咎位當也

主

中重秉概字厥重小人無競

釋曰概平斗斛法也秉
概字衷法法者也戴負

履方惟人靈最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惟中而重心更平
矣平心率物何競之有夫爲之概斗斛以平之并與概

斗斛而竊之民之難治我實智多矣中乎智忘
秉概字衷加重義也故平爲通士字爲平主

原曰概字衷平心概之也小人無競底平也噫不尙

手而尺寧一不家量而人歌舞概大矣哉觀其所秉

而天地公正之情見矣

衍曰或問秉概與絜矩異乎曰無以異也矩平六極

上下而絜以忠信概平三極上下而秉以孚衷

下重一夫殿屎惕若土崩無咎釋曰地道安靜殿屎土崩地動象也惕若所以

持動也土崩之重變動義也

原曰惕若土崩無咎恐懼致平也

統重毀成凶君子持盈矻如岡陵釋曰天下既平不可為也統之重毀成也

持盈矻如戒毀也絜堯致治恭己無為乃稱平章乃稱風動乃稱於變時雍隱平義大矣

原曰毀成凶庸人擾也

說曰平者其鴻造之大順乎人心之中和也宇宙

三極通上通

八圖別義

之開朗也陰陽五行之遵軌而馳也綱紀調御之

協而得其宜也君子竭智以圖之幸見而不必得

者也二十六章之爲訓爲誠凡以平而已 三光

始分萬形甫成旃蒙無懷沕穆大庭乃肖於平

知止以該本末慎獨以成位育審幾以化刑賞智

者條理之始重之先明其斯之謂與明有本體概

則不過矣惕則不昧矣君子尤毀成之兢兢也則

人心出入之難持也

天地人大寒之卦

初金頑於山鑄用炭錫吉

釋曰天地設而人出焉曰初金象初何也天一生水出旺

於冬金實生之是爲數元金木內光彩用在鑿諸重取象意在斯矣

原曰初本其生也人之生也父天而母地雖不當位

未失也金頑於山象初也鑄用炭錫所以柔之也噫

金頑尚可柔也而況於人乎

釋曰地居人位人反下之位不當也天開地闢

而人生之未爲失也

上重鑑無物善肖物物去無物

釋曰鑑觀降監鑑在天也肖物無物動以天也

原曰善肖物以無物也物去無物本無物也初至哉

虛中而應妙感而神爲而不留化而無迹物有與有

三極道 上通

九

四明發著 約圖刊本

物無與無能有能無而無心焉其神之所爲乎

中重有物障索照若背鑑凶

釋曰地居人位先自昏也動而障物昏自外也背鑑

之凶由妄動也

原曰有物障障自外也

主下重刮障空空復其初

釋曰人居地位障所乘也刮障復初動而去障也障初惟

物刮垢在人 是爲卦主

原曰復其初明在中也雖然不刮不復刮其復之幾

乎

絲重以鑑鑑不如以人鑑

釋曰鑑鑑鑑形也人鑑鑑心也諸重俱動妍媸淆矣以人

爲鑑得失昭焉應鑑於止水心先定也不先定其
心而曰我以入鑑轉增惑矣卦主空空微矣哉

原曰以人鑑察我心也

說曰性命與皇降動以天者無所作用自合於天
鑄何加焉鑄言其氣質也性寄於氣涵於質鑄者
鎔煉氣質復性而已性體之復與天俱動不識不
知帝則默順與化俱徂唐功虞業浮雲太虛肖物
而曾有一物哉彼執其性者是障於有空其性者
亦障於空二氏之失其鑑也刮障非復空復此不
空之空而已秦灰萬斛洗淨言筌義皇一畫橫互

三極 上通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宇其人之鑑乎

地天 立春之卦繹曰肇生之圖自下而上地極於上
則以天日進而將退也勝之地亦如之夫通之
義同於易而名異者有八卦焉壯爲乾亂爲兌革爲離
幸爲震進爲巽疑爲坎比爲艮閉爲坤其義是也其名
非也名同於易而義異者亦有八卦焉天之壯蹇革否
人之謙也之泰因此其名是也其義非也同非牽合異
非雜悖是不爲類非不爲逆理數所
適不可強也靜思慮視是在人爾

亂二客宵征遇一鬼戰弗克仆於道側凶

釋曰陰勝重

亂天曰客地曰鬼宵征弗克以仆凶陽本壯而寒威尙
在也夫地天何以亂新舊歲交刑德權異有亂象焉亂
非戰不散定
故羣動以之

原曰亂柔乘二剛也剛見乘則失威是以遇鬼弗克

而仆也噫人而失威魄鬼耳以鬼遇鬼誰咎哉

卜重鬼戎寇心韓白不敵

釋曰地撓天位賊天君也韓白不敵天位失也

原曰韓白不敵非形敵也故君子以道德爲干城以

禮義爲甲冑以剛果爲弓矢

主

中重疾癘藥餌有喜勿用享祀

釋曰天居人位天助順也天之所興誰能

害之陰將自退勿享可也

原曰藥餌有喜攻疾也勿用享祀外鬼也

下重秉陽之精入鬼不亂羣

釋曰天動於下明入地中也天道下際而光明何亂

有之

三傳上論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曰入鬼不亂羣不可亂也大哉陽精乎聖人以此

合神明之德君子以此無鬼誅之行

統重戰酣說而解凶

釋曰一陰竊據二陽併力春氣漸深窮嚴自退戰所以酣而解也此

泰所以繼亂也胡以凶孤軍入寇勝之不武而祇以悅解澶淵青城之厲階也不凶何待

原曰說而解忘其爲鬼也

說曰初復而亂卽乘之則道心微而人心危泰難

持而否易致三極之常數也世之亂起於身身之

亂生於心一念之私伏膏芒而隱者翹翹也乘游

氣以動者呼嘯也于夏戰心季路失勇忿兵慳於

鑿鄒欲燄焦其都邑卽韓白免道側之仆哉克己
以勝之藥餌也頑空以洗之享祀也功難易而至
偏全其守爲陽精秉理以祛欲其化爲說解天人
之兩忘

人天地

雨水之卦

泰元亨利有攸往

釋曰人據天地曰泰致中和而天地位也三陽交泰萬物化醇元亨利攸

往由得一以爲貞也

原曰泰剛柔相得以熾其君曰泰泰之德至矣哉文
明以順中正而和上賢而下不肖天地以際庶物以

三權通上通

十二則明義書

約圖刊本

孚是以元亨利有攸往也

釋曰天居人位下與地交天地際也庶物以孚苞甲

也

衍曰易有泰矣此何以複焉曰易之泰地上而與天
交交在地也通之泰天下而與地合合在天也天合
則宜故易之泰通之否易之否通之泰

上重首事叢錡鐵室以備之吝無咎

釋曰時方泰不可爲也上重首事象

也叢錡其免乎鐵室之備晚矣備無咎吝不免也

原曰鐵室之吝不孚也

主辭中重夾日於天留昃於寅吉

釋曰中大臣位也天宮居之夾日象也愛於防

漸正君格非寅留昃也能無吉乎然先自留矣包荒馮河血遐亡朋所以防所以格也孟春之月斗柄建寅

原曰留昃於寅保日中也日神物也猶不能常中而

況入乎

下重室中之卉一暴而萎我思履霜釋曰地位乎下室中卉也一暴而萎

動則驟也春思履霜圖於漸也歲寒可矣

原曰室卉之萎上庇也甲之桐太甲誦之蓼王其一暴

之時乎幾不免矣

統重螻蟻穴於隄窞之無咎釋曰開泰匪艱保泰其艱如彼金甌豈容自啓譬如

彼家居豈容見掩壞螻蟻穴隄動不自支也室無咎長守泰也易戒復隄通訓室穴泰難持也

三才通止通

十三期明義書約圖刊本

原曰室穴於隄防其將也

說曰蓋道至於悅解而聖神為功化雖欲不泰烏

得而不泰彼鐵室以備昃日以憂履霜室穴豈其

愼憚而不必然之兢兢耶亂甫寧勝有待其去貞

而壯也尚遠也放勳當炎帝之未平何以幾時雍

軒轅值蚩尤之未靖何以遊華胥泰三陽之月治

之始也泰於算未泰於世也易言際泰故三爻志

喜通言望泰故四重俱戒

地人人驚整之卦

勝戎寇王用疊陣折其首貞吉

釋曰二人併力以禦一陰曰勝地在天上戎寇

也疊陣二人象也亂時立春陰尚盛也故二客併於鬼側勝時驚蟄陽日長也故疊陣折乎戎首

原曰勝人勝也戎雖上寇而失時非我敵也是以王

用疊陣折其首雖然武不可黷勝不可狃黷武不武

狃勝不勝

上重戎猝款於口日嚴寢厥陰謀

釋曰地乘天戎象也戎猝款陰謀而陽好

也日動知謀戎與惟口上兵伐謀豈不日戒

原曰猝款於口中叵測也猝無故也無故者必有故

也日嚴寢厥陰謀先故也

主權道 上隨

十四 四明叢書

主

中重掩蛙即薦草凶明燭輻輳

釋曰人位乎中位正當矣乘時而動義在

除寇即草則凶明燭則輻輳德方亨陰將自退不戰可也驚蟄之候桃始華倉庚鳴蛙動草萌此其時矣

原曰明燭輻輳歸明也王人光照其令德則四夷輻

輳若蛙矣即戎奚爲

下重窮寇勿追

釋曰先人掩寇後人復動追窮寇也是以戒之

原曰寇窮不可追也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寇乎勿

追戒之也

統重師旋戰戰若陣中勿弛勿縱吉

釋曰掩寇而窮人力勝矣過勦則折

不旋奚爲勝兵之難難於持勝戰若陣勿弛縱持之吉也

原曰師旋若陣懼有內憂也勿弛勿縱善處勝也此古帝王之習勝而不勦者夫

說曰勝勝世也秉國者守虛中之道近苦口之良懷辰日之慮憂盛周變以此眾戰孰能禦之夫勝而爭而得失異夫生忿得生慢勝敗之反也識微之君子以不幸得之弗喜也是以折首戒濫日嚴戒恃迫戒黷明戒修縱弛戒處勝春臺熙熙憂嬰兒之未孩矣湯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其折首乎虞帝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其明燭乎胤征之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其弛縱乎殷以再誓秦以三誓謀日嚴也誥爾多邦誥爾多士窮弗追也

天地天

春分之卦

革貞諦之三重之三邁會迅弩牙

釋曰陰開陽曰革天之中一陰隔之不

革胡施諦重以三邁會弩赴革道也

原曰革貞二士畜一妻革而貞也諦之三重之三愼也邁會迅弩牙決也愼則不輕爲以賈敗決則不重發以墮功故會者事之呂也革者時之窮也貞者革之常也革至哉君子以作蠱更化新其風

上重頓革貞悔

釋曰革可也革而頓不可也夫天不動而變凡事有漸不驚天動革隨雖貞悔

原曰頓革貞悔無序也

主中重酌之用敗鼓之革

釋曰地雖當革陽不獨生酌用敗鼓不盡革也敗鼓之革

卦字義也

原曰酌用敗鼓存舊也夏正割而杞賓殷命改而宋恪觀其所用而先王之厚見矣

衍曰或問陽一而陰二中地雖一猶擬二天也盡不革之而用之曰物必悅而後入骨有血而不枯陰者

王極通

上通

十六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陰也去聲陰不盡革乃大乎陽德雖然安見陽一而陰

二乎曰人七五爲女故知之曰子揚產也目揚而已不曰雍乎男得五三不曰翼乎男得八五又將何以言之也故一二者先後也非是之謂也

下重僭革貞凶

釋曰下無位也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雖有其德戒必逮身凶可知也

原曰僭革貞凶位不當也

統重革其手續以玉凶

釋曰天包地水承天地在天中可能革乎必勅以革是紛清寧

而求混沌也李牧續木尚以忠敗雖玉何爲續玉凶天非所補也首足之中有手故取象焉

原曰革手續玉祇以害也

說曰一元之氣運旋上下推遷變化無一息之停
而後乾坤賴以幹旋品彙賴以生成稍息則生機
滅而天地毀矣不能不革者元數也二氣稟之而
代謝四時聽之而更易萬物得之而興衰君子夫
亦元氣中之一物其能與造化衡而不革哉顯道
以常爲體變爲用革者在順其事之自革非可自
我革也有好革之心則起意逞私與帝則違矣是
故諦重過而當機頓僭戒而防悔敗鼓且存況典
章制度乎續玉且凶況新法小善乎天隨子曰利
害不百國不議革○克復以完未發之中不起意
而寡祗悔乃返商政惟其舊會於孟津大命未
集革以不革不革以革治身治世同也

人天人

清明之卦

忠有孚協上下以承天休亨慮亡

釋曰人心有天曰忠協以承休人孚於天

也抱朴忘機是以慮亡

原曰忠剛得中而時行雖不當位上下應也是以有

孚協之以承天休亨又何慮矣

釋曰天居人位剛得中也陽德清明時行

也天上居中位不當也宜人宜民上下應也是以有孚承休陽德方亨有何慮矣中於人象心中於卦爲

天人合天心先乎也是以曰忠是以承休焉曰中心爲忠

上重市有虎誣高不遜赤其家凶釋曰上君位也君心一動忠而得罪信而見疑矣期不遜乎市有虎家遂亦意忘而讒人也

原曰市有虎誣也赤其家成其誣也噫遜以居功且人惡之況不遜乎故功無功德功賞不賞德賞德功德賞三代而下何其希乎噫

主中重參苓得國老參也苓苓也參釋曰參苓同補而和而壽人將相同朝而異柄用陸賈則異味用甘草則性交驩而克國均稱國老宜矣是爲卦主

原曰參苓不相妬以得國老也大哉國老乎吉甫奏

三德 上通

十八 調明叢書

新園刊本

功克國遂績外之功中之力

下重皎皎旒旒遇堅而碎釋曰下民位也賢人在下而隱不在其位而謀人家國雖白不堅宜以堅碎矣

原曰遇堅而碎以脆也

統重抱子疾媒凶釋曰二姓之奸人合也而天作之合焉統重之凶得人而忘天也桃秦梅

標取象 婿期

原曰抱子疾媒蔑永貞也不念昔者乎則筌鉤不忘

獫狁不烹矣噫

說曰人心從天地一中所分皆有此不偏之一念

忠者心之中也君子守吾不偏之一念以中天下
不偏之萬念兩中相應兩念相合非所謂忠乎徹
形骸於萬品流神髓於兩閒一點靈機貫通淪淡
鼓舞動變何不孚之有天休固其宜也乃市虎參
苓碎堅疾媒之戒何居形器既隔則精神難通上
之遜中之和下之晦統之厚皆所以善用其心之
忠也然此四者儒者以忠出之則爲一體之公老
氏以術主之則爲藏用之私蓋亦有分矣

天人天

穀雨之卦

三樓通上通

十九四明叢書

戒空中駕閣或斧之梯征凶

釋曰人心天中日戒天中有人步虛也駕空鑿梯危

孰甚焉故戒

原曰戒恐也擇地而蹈之猶恐其殆況駕閣斧梯而
天行乎其戒宜矣

上重蠅營營貽矢易我冠素翦翼於壁虎

釋曰天在上香將盡蠅出

時也上重貽矢變日象也翦於壁虎實勝浮也飛之屬爲天本乎天親上戒近壯而天純故蠅蟬蜂羽咸取象焉鼠化鴛鳩拂羽敷勝降之候也

原曰壁虎翦蠅走克制飛也

中重蟬蛻鳴厥天籟於樹顛

釋曰人行天中則戒人居人位則蛻動與天俱

也鳴籟樹顛又何戒焉蠅矢戒讒蜂蠶戒伎讒伎之興皆貪心也羽化之戒由貪生也惟蟬無欲抱葉餐露誰能制之鳴天籟志自得也故爲卦主然戒於螳螂焉噫戒義博矣

原曰蟬蛻而鳴越凡也其惟天民乎霞不餐而炳文日不服而大明穀不辟而中虛家不出而清淨坐不禪而立脫餌不丹而長生耳目肺腸悉非我有一陟一降與帝者俱其惟天民乎

下重土蜂觸明於牖不達怒螫蠶尾釋曰天居地位土蜂象也動故觸也牖不達蠶已罄下達也

原曰蜂不達牖未離於下也

三虞通 上通

二十四明發書

統重闕天街羽士種我六翮效及黃泉凶釋曰人入天而交動故象

飛昇及黃泉終不可階也

原曰效及黃泉何天街也

說曰戒者宣尼之訓戒其舍己而責人也夫士之御世亦艱矣德興謗節致毀功府怨著善則巧以壞之韞美則厚以蔽之示人以迹則不信其迹而議其心披人以心又不孚其心而且訾其迹予戟起於冠裳機械發於言笑悠悠江河豈能凌倒景出六合而焯三光乎惟立誠之君子篤信力行由

戒慎以求位育因倫理以達經濟誠至則形著動
變不蹈斧梯之凶何畏於蠅營蟬言制行之潔顛
言宅身之高鳴天籟言其不忘天下而啓先王以
詔後學不徇世亦不遺世正己不求人繕性之上
理儒者之能事也下二辭於責己則疏矣忿嫉非
世鑿坏去瓠枯槁丘谷自沈清冷之淵是曰曲士
罄尾戒之不屑一世遐思玄想想以駕虹鞭霓招
安期而友羨門是曰迂行黃泉誠之

天天天

立夏
之卦

三五
上進

二五
四明叢書

壯亨摘葉有汁無固精

釋曰三天曰壯純陽用也陰無
自好之故亨摘葉有汁神氣溢

也無固精
外的也

原曰壯亨陽出布施也壯外則損中是以摘葉有汁
無固精也壯乎深哉人流汗而弱弓遇炎而解故君

子斂精守宅

上重壯於角自衛吉用觸凶

釋曰角天象也壯於角重
義也吉於衛己凶於觸物

戒壯
也

原曰壯於角不可當也自衛吉用觸凶示不盡壯也

主

中重神不泊舍嘆以井怵然大覺吉

釋曰天於人心
神也不泊舍神

動也。巽而覺反之也。胡以井陽行字內則陰伏淵中沃強陽以清冷宜其熾也。

原曰：嘆之大覺動心也。至哉！嘆乎天地之大覺在夏而驚於雷人之大覺在心而動於嘆。

下重壯於拇蹠盤利居貞。

釋曰：拇下象也。壯拇重象也。蹠拇侈形故行則蹠盤居則

利貞也。

原曰：壯於拇蹠盤不往何災也。

統重疽纍纍護若愛子縣而爲癭。

釋曰：天積氣耳。三重俱動積氣成疽護則

癭貴決去也。

原曰：疽纍纍壯極而毒也。護若愛子不克也。至於癭

三禮通上通

三十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不可爲也。故事必有幾乘之者。濟功必有忍決之者。成。

說曰：道至於壯其君子有爲之日乎。以守戒者何

學難自信功無必成才智乃道德之贅疣功名又

造化之美器固矣。況標建既異而精光外洩勳華

益茂而神覺中滴增人巧而滅天真藻繪加而玄

素失逐浮雲之名業墮介石之真修。君子愛以身

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壯之所爲諄諄戒也。軒

轅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神則固矣。惠子曰：齒剛

以亡舌柔以存衛則吉矣塞翁之子以疾致福盤則貞矣商於之富以寵蓄怨疽則瘦矣雖然功利熏人障心迷目能使人變常易故不克自守靜者改而躁朴者改而巧恬者改而競醉醒狂跳孰能於百感場中脫然歸寂耶嘆井志悟也悟則見萬境之俱空覺一真之自足永矢弗諼何羨蝸角中勝負蟻穴中王侯耶

天天人

小滿之卦

險宜冒不宜畏則人於險冒則出於險

釋曰人陷重陽曰險陷重

王遠上通

三十四明義書

約園刊本

陰曰危不冒危而冒險陽明亢厲可以正折而理回也陰傾邪賊何冒之有

原曰險重剛阻也畏人入險欲不入故入也冒以出險不求出故出也噫冒而入也猶當爲之況能出哉故君子視險如夷不見可畏

上重泰山災有鳥盤旋其側音噤噤

釋曰泰山天齊也動故災鳥飛鳴本

天者也

原曰鳥盤旋不忍故居也

主

中重火出石焚其石凶

釋曰泰山之災由石火也焚其石凶不戢自焚也

原曰出石焚石自焚也噫石知其自焚也豈出火哉

故自安之道在於利生自危之道在於利死

衍曰或問火曰今之火皆假也然則金木水土亦假乎曰成質者不假火無質者也假物而炎上故金木水土以質用火以神用曰神用可得聞乎豈以天有電光地有溫泉水有燧昆蟲有螢尾宵行喉乎曰若是則質也非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磨寒必熱軋器成聲焚槩能燃澣灰可潔畜之爲精則成胎卵吐而爲英則發光耀故火者生氣也無不之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山之災石之焚木之枯神暴也曰可備乎曰可鑽燧所以通也埋圭所以變也啓冰所以清也祭燿所以禁也噫廢已久矣

下重谷魚濯鱗於淵值彼鵝鵠凶釋曰人在下谷魚象也濯淵值鵝鵠下仍在而動得告也

原曰魚濯於淵思避險也值彼鵝鵠他險特甚也

統重山焦水枯遇雨無咎釋曰四月純陽天人相軋山旱寧太甚泰山徧雨河澗千里谷鱗縱壑何險之畏

原曰焦枯遇雨雖晚猶濟也

說曰人心天地之樞紐也靈覺起於淵微作用等

乎造化純我之炁可以攝宇宙之炁儲我之神可
以役陰陽之神穹幽自我感格鬼神自我鞭驅民
物自我締造風可回日可轉劍鏃可飛山河可移
又何畏於險哉平一心而夷萬險故險宜冒不宜
畏也夷險之義何居束手待斃鳥之識也機械相
傾石之焚也巧智容身淵之鱗也惟於行藏作止
之間順天地之宜而時措之與時偕行與時偕退
時者濟險之道也焦枯之雨言其時也

人大天

芒種之卦

三種通上通

三五四朔藏書

貞人定於山羣虎窺之靡其尾無咎

釋曰人勝天曰貞羣虎二天也人定

亦能勝之故卦貞故象虎窺靡其尾

原曰貞履眾剛也履剛難故貞乃無咎人定於山貞
也羣虎靡其尾又何咎也貞至哉君子以言而信履
而方臨難而不驚獨立而不懼

斗上重負芒刺視石如虎終吉

釋曰人在天上君逼強臣象也負芒刺君心動

也視石如虎動生戒也虎視其石虎可知矣故終吉

原曰視石如虎終吉慎不害也

中重虎化爲人直而無傲強而用命惟國之楨

釋曰虎化人動

則化也天在人位故化
人惟國楨動以天也

原曰虎化爲人其心格也

下重虎變爲狗不吠其主吠非其主惟國之守

釋曰天在地位

故化狗惟國守動亦天也芒種之卦月建在午合在寅戌故象虎狗

原曰虎變爲狗其形格也

衍曰或問人狗異變何也曰中與下同功而異位中

近君下遠上難易之等也矧其中人其下柔耶

統重虎咆哮有夫攘臂而跨之不得下

釋曰虎咆哮夫攘臂天人動也

跨不得下
騎虎勢也

主權通

三十六國明徵書

約圖刊本

原曰跨虎之勢下必見傷也

說曰正誼之君子據經守法以道祛邪一念之光

明純至上足以馭乎天載幽足以結知鬼神明足

以表白於賢哲是人事之定也何畏靡尾之虎哉

然而氣數難窺興衰無定可守不可恃也視石生

畏豈過慎乎夫小人之居人國也亦有用命之才

要在駕馭而已亦有鳴吠之誠要在富貴而已制

其強用其直不使吠我而使吠人且反爲楨國守

邦之材又奚必絕之域外縱其魚然以抗君子至

勢不得下而兩敗俱傷國受其禍哉嗟乎有容德

乃大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詩書訓之矣

人人天

天中之卦繹曰自天生者純雜凡九此實居中以運八卦實與齊理號稱三極是爲天極是爲

天中人理居純助齊用雜

成天地人力居多總理備矣

助水母負二鰓假其明覆帽於東海

繹曰人佐佑乎天曰助六雖明而不

宰三光順軌七政齊衡人所助也水母之明尚資二鰓天可知矣東海魚生夏至始散故象以之

原曰成天能曰助以剛下也下物大始也下而始故

稱水母假明於負鰓故水母如之而況天乎左右惟

人先後乎天殺生以時大小有定雖不當位其道然

三極通上通

五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矣

繹曰左右先後殺生大小二人義也天在人下位不當也

上重玉雕楮三歲一葉錯楮不別凶

繹曰人以天動巧奪天也占凶天不

可人爲也擾苗雕楮非所助也

原曰玉雕楮奪天也雖然楮則雕矣玉可生乎故造

物者不造爲大造爲理者不爲爲至爲

中重正音五或益之文武不古而古

繹曰人得位而動所助者順也故於

音爲文武宮徵之變無當於五音五音弗得則勿和也是以益之

原曰文武之益得當也

主下重泥端臨震恐甲士祈於巫吉

繹曰天無爲而動於地故象泥震甲

土所巫之吉爲佛
爲天尊盡神之矣

原曰泥震甲士神明之也神故不測而威明故不章
而變大哉泥乎其君子運百化役羣動之大宗乎

統重石補天凶利用補袞

釋曰人助天有相道也以述
求之石非矣故凶利補袞關

在彼也

原曰石補天妄也

說曰乾坤合而成能故一陰一陽而後謂之道無
獨必有對者道之用也通所言助也然助必以類
非類而助爲累不爲益才略之敏鈍可佐也智識

三極通 上通

二天 四明叢書
利園刊本

之明暗可通也意見之純駁可融也心術之平仄
不可比而濟也水母不離水故得助於水文武不
離音故能助正音天巧不可以人奪雕玉補石竟
何助哉若夫神明不測化異爲同雷解而萬物甲
拆非聖人孰能之

天天地

夏至
之卦

進利攸往主東南一葉落衣狼顧終無咎

釋曰一陰與
於天下日進

梧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地逼二天一陰進矣是以象
之自平至助陽位東南而退往故主利自蹇至幸陰位
而北而進顯乃無
咎從陽而過陰也

原曰進陰來復也畜久而復必壯功成而退必衰是以一葉落衣必狃顧乃無咎也進之時慎矣哉君子以樹賢拔奸

衍曰陰進則壯矣然則巽非歟曰巽入也入非進乎聖人懼其入而無忌憚也故名之曰巽其義一也

上重鱗角其蹄中已不血角

釋曰天動於上鱗角蹄象也中已不血角何也進之時陽氣將退故角端有肉陰氣曰盛故其趾必壯

角之不已徒自血矣中已戒之也是月也鹿角解

原曰鱗角其蹄不自量也陽上窮於角故肉陰下壯於蹄故甲鱗其得進之時乎窮陽不可角壯陰老夫

三書通 上通

二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偶女妻偁國不可通黠虜驚主不可使悍臧疏交不可箴復友

主中重疾惡無嚴勤靈祝烏遂入籠吉

釋曰天通地而動疾惡象也疾

之已甚亂也無嚴以激其怒而勤靈祝以通其意則烏遂備藥籠中一味而反爲用矣是以吉陰日通於肘下而陽日孤於民上象故如此

原曰靈祝之吉由不絕也

下重鯢喙喙孚彼謠詠不可牲

原曰鯢不可牲善淫也

釋曰鯢鯢云維謠詠誨余以善淫鯢喙喙孚彼謠詠恣淫

也地動於下之象也不可牲祭享所遠也鯢味厚而鱗無故不登於俎夏則盛故象之

統重溼牀趾啓禡見鼠婦凶

釋曰鼠婦伊威也陰進二天之下而交動溼上蒸也

溼牀趾剝以足也啓禡見鼠婦剝以膚也陰氣薄二天而入之故牀下溼趾而牀上見鼠婦凶何如也

原曰鼠婦入牀溼上征也

說曰大塊中消息盈虛理之必然陽明用事之日君子已守貞求助非不兢兢先時之防然陰之進者數之使然造物不能違也有蔽者人故患起而相心不悟無心者物故陰長而策落兆機可不畏哉然爲陰者方萌於重泉胚胎也嬰兒也嬖妾下奄及新進喜事之臣非有結根樹黨操柄守國之

三權通 上通

三十一國朝叢書 約同刊本

勢可制而馴也是以觸之則損祝之則威弗惑其說烏能變國是弗假以位烏能亂天綱下重統重戒其深乎

下通凡十

四卦

人人

人之卦釋曰天人地曰不三才位也故首上通人人人曰理位三才也故首下通壯罔純而

不中助齊中而不純純器極中莫餘於理數往知來天地之交皆十之三此於咸恆思過半矣

理莫眾而迷一羊三牧其羣彌稀

釋曰三才就緒惟人日理三人爲眾莫眾

而迷公聽生明也三收羊稀眾政生擾也

原曰理理之也莫眾而迷不用獨也三收羊稀貴分

職也當位以應中正而通理之用大矣哉天地以理

和四時聖人以理和萬物君子以理和其身

衍曰理之言和何也曰經綸有辨繭成文章律呂若

三才通下通

三才四明叢書

滄音不肉好故離者麗也睽者合也異者同也理者

和之原也嗚呼非深達禮樂之情者烏乎知

上重捕鳩釋生各有譽於小人

釋曰人在上而動理而過焉者也捕鳩釋生所

死實多欲以廣仁祇以取吝譽小人君子弗由也夫胎卵不牲數罟不入宿鳥不弋前禽不驅釋之生矣何用

爲捕

原曰捕鳩釋生志末也

主中重德正中業文明格於上下元亨

釋曰人當位而動理不足言也

故曰正中曰文明日格於上下元亨

原曰格於上下養盛也養盛則格不格迺有理焉格

無爲理有迹太上以格其次以理

下重其棲於扉悔買庸決竇

繹曰其棲於扉水災也人在地而動之象也買庸決

齊居下位者理當如是也

原曰買庸決竇下不過事也

統重剗肉而醫欲理疾先作疾凶

繹曰天地皆人人事勝矣於此交動傷於

理矣剗肉而醫何如勿理作疾之凶不循理也

原曰剗肉而醫失理道也

說曰君子操人事以勝天行救衰持盈道莫過於

理理者人心自然之天理觸事而動事事自有條

子傳下通

三國明黃書約圖刊本

理如引絲於繭千尋萬緒不過卽此繭絲取理於

心百經千曲不過卽此天理君子以吾心之理出

之爲品節之禮綱舉目張等殺序別截然不紊使

天下曲直以赴之消猛戾伎曲之夫爲廉遜敦讓

之俗卽有陰進之小人其何以亂天下哉晏子稱

禮可以止亂仲孫以周禮在魯魯未可取禮之用

大矣禮有大體故輕釋鳩禮貴謹始故譏決竇禮

在自然故戒作疾惟正中以完吾心之天理而文

明山焉則元亨矣

地人天小暑

蹇吝勿蹇迺有尙繹曰天地易位曰蹇人力無施是以各人位得當終有尙也

原曰蹇時艱也天地易位艱甚矣人得中而不能反

宜其吝也識之蚤反之力其勿蹇乎

上重水熟於火其蹇亡繹曰地動天上水克火也人釜其中不克反然其蹇亡幸乎天

也

原曰水熟於火火勝也水勝火而勝於火故君子貴

所以勝之者

中重克蹇破其金凶繹曰人中地天釜閉水火象也中重克蹇而過也破釜凶水未

通

通

熟而火先滅也

原曰破其金凶克蹇不可激也

下重雷震轟於天繹曰天居地位雷復地中也下重震轟雷天大壯也是月也土潤溽暑大

雨時行

原曰雷震轟於天蹇斯通也

統重一人揚於籠門不見其蹇凶繹曰克蹇惟人通蹇有漸中人一動已破

其益三軍俱動或揚之門矣蹇夏所祀也經主所設也

不見其蹇凶可知也蹇家為平反蹇義與泰反不平不泰蹇是以凶

原曰揚於籠門其光掩也

說曰世之喪亂聖哲馳騫而不足君子能人而不能天豈遽有神謀天能以破天下之蹇乎蚤見者君子之能事耳濟蹇之道在腹心手足主伯亞旅同志一德協和聯衷以共肩大鹿修人事以待天運而已知熟火之妙則勝者克其勝心知破釜之凶則忿者釋其忿衷遜志併力以翼天樞待時而奮雷震昭蘇亨屯爲泰曷蹇乎雖然草莽艱難之君臣則神脈易通晏安暇裕之上下則金錡每隔統之戒煬竈也恐其安以忘危出乎蹇者入乎蹇也

三才通下通

三商四明其書約圖刊本

地天人

大暑之卦

讓舌遇齒則止利承貞齒弊舌存

釋曰天人避地而下之爲讓舌陽也遇齒

則止讓陰也利承貞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齒弊舌存謙受益也陰方進用不讓胡爲惟讓反益

原曰讓陰進而上行不可禦也是以舌遇齒則止讓之也利承貞不失正也齒弊舌存終則有益也凡讓之道自上下下凡讓之益其益無方

上重隘中伎功凶

釋曰天居地位小人乘器也隘伎之凶邪動辱也

原曰隘中伎功不能下也

中重不自異不自高讓美角巾無咎釋曰天居人位德中正也中正之動何高異也遜彼頑膚角巾几身沈晦免患明哲保身自無咎矣陰進乎上陽角則折有忍乃濟無踰讓美是爲卦生

原曰讓美角巾無咎哲保身也噫草生於岸風先摧之魚潛於淵網罟不及故自異者不異自高者不高讓美者成美

衍曰或問天何以讓地也曰小人之器梢也可上也不可下也君子之器雲也可聚也可散也兩物敵而美敵兩人競而善菱彼既不顧矣讓美角巾非天

疇望之

下重漁人漁遇鵓蚌相持一收兩利釋曰地天交鵓蚌象也鵓蚌相持不讓也一收兩利象也人在下漁人動爲漁有祇益他人也貴讓哉

原曰一收兩利以相持也

統重蒼梧丙納婦殊色令治兄棲凶釋曰讓不過三統重之讓過讓也婦

治兄棲讓入中禮是以凶

原曰讓婦於兄不如無讓也豈惟讓哉直可無於證父廉可無於離母孝可無於割股忠可無於兵劫智可無於如防信可無於抱柱何也用中故貞已甚反

辰

說曰讓其天地之美德乎四時退以相序入音遜以成樂五色虛以待加神器之重非一夫之舉也扶輿之廣非獨力之運也法制度數之煩非寸心之徧也是以虞夏殷周之世平土讓於稷契明允讓於艾斯虞師讓於朱虎寅清讓於夔龍尹讓一德周讓碩膚豈其懷枯自用杖一人之才術以蔽上帝之臣逆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是故齒不可決中不可隘讓美所無咎也師師濟濟羣工太和小人何以漁君子哉然所謂讓者道大容人功崇不居非當事首鼠容容全軀不顧國家之急是不知命之過也季札以遜國生亂劉虞以逃位折足陶謙以避守失名太阿授柄老馬戀豆昔人之譏梧丙也多矣

天地地

立秋之卦

比利取女勿商比生女戎

釋曰二陰進而附一陽爲比利取女柔順剛也勿商比剛

不可商柔也溺生女戎是比禍也

原曰比附也二女同居而順乎剛是以利取女也雖

然剛一而已勿商比遠矣哉

上重威比謹嘖笑石無罅吉

釋曰一陽駕二陰而動威比象也嘖笑而解威

也如吉

原曰嘖笑亦謹宜無罅也無罅若石宜其吉也罅其姦之門乎知幾者寧寧彼昏者開罅

中重來比依依爲蘿附枝若木衣貞吉

釋曰爲與女蘿二柔也附枝若

衣動思比也柔乘剛而來比動不以正也故貴貞吉

原曰來比貞吉得中也

下重牽比困於衣縛不克脫凶

釋曰來比若衣適以貞吉牽比困縛能無凶乎

三本道下通

三七四別叢書

紛園刊本

原曰困於衣縛柔道牽也君子定其在我者其於牽比若破利斧矣何縛之爲

純重角比木射麋及其子折我弓

釋曰角木比而成弓比象也射麋及子過

動也折我弓戒過動也

原曰射麋及子窮力也

說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遊心於天胞何物不容

何物可著豈有所私比於其閒乎比言其相協以

濟也夫言比矣不若戒亥亥謹嘖笑衰困縛掉折

弓比之美中重一詞而已比不言比而戒比何哉

人所能自信者肝膽耳目而已人則異矣人心不
同有如其面知人則哲惟帝艱之人情險於山川
隱於城府圓轉輪機浮雲擬變佞似忠詐似信巧
似拙險者近智狂者近直五觀不易窮也六術不
能盡也九徵不足竟也一不察而人焉沒身已矣
溺於水猶可救也溺於人不可拯也君子繕性禔
躬求當於隱微元始之地特立獨行避世無悶苟
寸心之不迷則師友造化麗澤山川星辰風雨供
筆札之使令品彙草木爲吟諷之朋儔披六籍而

三極通下

三民四明叢書
約蘭刊本

聖哲我親覩七略而賢哲爲徒仰止千秋神交六
合奚取私比耶

人地天

處暑
之卦

否流火胎寒思寒不寒

釋曰天地反覆爲否天下人地
流火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胎

而思
也

原曰否剛失位而下行而柔得中其道否也有流火
胎寒之象焉思寒不寒順天也至哉思乎毋謂方火
而忽寒幾於治矣

主上重否之若累卵無咎

釋曰天地倒置而人據其上
否可知也動而否之有其否

也有其否者傾厥否
故若累卵終無咎

原曰否之無咎何可安也

中重地震曰地動岸爲谷谷爲陵凶

釋曰地據天位而重故象震震則動

也文震爲動巨君之愆也岸谷谷陵實不可愚也文則爲新莽實則爲周幽否極矣

原曰地震異也曰地動文之也岸爲谷谷爲陵異可

文乎

下重困龍脫樊霈霖雨於四方無不利

釋曰天居地下樊龍象也動則

脫也是月也天地始肅禾乃登而猶曰霈霖無不利者時值否也

原曰困龍脫樊出否也曷困哉以天地爲樊以雲物

三極通下通

三九四湖叢書

約園刊本

爲徒以四海爲澤非龍德其孰能與於斯

統重履否以泰玉鏘鏘焉几几不加不替吉

釋曰否統重天步艱

矣所恃者履否以泰之大臣乎鏘玉几几不加不替吉不改玉不改步也

原曰鏘鏘几几不改步也

說曰上品之士性體常融內境既定無欲而善不

感而奮爰行而中乎道焉其次成德者多出於憂

患之中流火胎寒若感發栗烈切其膚矣危心勵

志思以應之臨深涉冰常崖其中焉志惕則神清

而慮周炳利害於幾先而不疑營艱鉅於方寸而

不懈日思日得愈練愈精舉天下隱微伏藏之機
皆其中之所素料而豫灼者是以累卵之勢眾安
而我覺之陵谷之變未至而先識之得時而駕感
激奮迅思其困故畢力以濟天下之困悼其難故
捐軀以赴君國之難困龍需霖所樹立非渺小也
犯至危而不懼者世無得以危之履大變而常定
者世無得以動之鏘鏘几几以困亨耶

天人人

白露之卦

修逐日若逐奔讓一足後一足

釋曰盡人合天日修一天二人人事勝也故爲

三才通

下通

四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修修貴日益修戒日損逐日逐奔如不及也讓一後一猶恐失也天上而人隨有逐日象焉讓人則後人有二人義焉終身讓路不過一步貴讓也當仁則不讓也

原曰修慮失日也及其未失而修以逐之乃應乎天
行也雖然君子修德惟日不足小人修不德亦惟日
不足修慎哉

上重理勞麻三置三拾心抑麻直

釋曰天德位而動防其過矣故戒理勞麻

理勞易躁三置三拾抑躁心也心抑麻直卒就理也心從難克處克將去修之首義也抽刀斬亂取效捷而理道遠矣以觀其志則可而齊

祚不永實基於此心貴抑哉

原曰三置三拾心抑也心抑則寡悔氣抑則寡憂口

抑則寡羞目抑則寡累耳抑則寡聞身抑則寡跲抑
之又抑而無不抑則寡我抑至哉其眾善之門百福
之母乎

主中重出所餘補所須人耳人目我聰我明釋曰人得

辭之己者至矣出餘補須以道覺民也人耳目
我聰明鼓聾聵也故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

原曰出餘補須公已於人也

下重返國迷歸釋老馬七日勿駕黎明至國釋曰人下

國象也迷歸師馬熟於道也師
馬得道修義博矣詳備於衍

原曰釋馬勿駕師馬也路迷不難師於老馬而況道

三禮通下通

四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况先覺乎

衍曰吾復此知說天之辨也天始衰於進而自蹇及
否猶彊用事焉修則老矣故稱老馬過此則疑地道
幾於滅天矣故曰迷歸歷七卦至幸而天復故曰七
日至未復豈滅也以不用爲用故曰釋勿駕重之時

義深哉

統重夸父渴於鄧林窺井有甌無綯凶釋曰君子乘龍

俱敏勿忘勿助久之自化修而交動障礙滋多夸父逐
日徒以渴斃矣夏日最修秋分乃平白露以降日修不
再矣故修

義象曰

原曰有甌無綺無益於渴也

說曰事無定形爲則成置則墮胡越千里百日可至爲山九仞一簣可止進修者所以戒畫也惟日不足幾之矣夫大器晚成至道難聞君子立志以基之博學以蓄之師資以勵之抑躁心戒盈志效先覺悠悠以俟其自成進之序也正助而期速化欲於頓悟之境達性天之妙置下學不困彼上達豈不學所至乎是不以縵而求綆汲之利其夸父之逐日而思及耶荀子曰吾嘗登高而望矣未若至之見也吾嘗終夕而思矣未若學之獲也

一權道下通

四十二 四初藏書
約園刊本

地天地

秋分之卦

疑北涉前烏後狐忘我新瓠行次且凶

釋曰陽疑於陰日疑地夾天陰

疑陽也故爲疑出自北門黑烏赤狐陰慘象也忘我新瓠失涉具也中流失舟一瓠千金臨涉忘瓠是以次且凶其所也

原曰疑柔外而剛中上下無與雖剛不自持也涉遇烏狐時疑也忘我新瓠所以行次且凶也

上重烏浴不白泥滓其羽

釋曰地居天位前烏是也地動烏浴白也泥滓羽其質非也

原曰烏裕反萍疑在也

主辭中重不察不著孚砥柱分厥中流亨釋曰善察決疑循天而動先自

孚矣砥柱分流羣疑自破大寶在我有勝千金是以亨是爲卦主

原曰孚砥柱信著也分厥中流羣疑破也大哉信乎

國是賴以維持綱常賴以不墜天理賴以尙存人心

賴以不死

下重狐在梁綏綏匪正不利婚媾釋曰地居地位後狐是也綏綏動思廷也

不利婚媾戒狐媚也

原曰狐綏綏引疑也

三極道下通

統重厲深失首得我心疾嘔汗無咎釋曰天入地中深則厲也失首疾心

地之下人之中非所動而動焉宜其及也夫嘔汗成滴疾矣

原曰嘔汗無咎出所入也

說曰利害相似邪正相指機隱而未兆不能無疑

惟中正之君子幽足以通神剛足以定眾是天下

之至明也足破羣疑矣何畏乎烏之萍何慮乎狐

之惑國是所由定也失首心疾明不足耶學獲破

迷嘔汗斯無咎矣

人地人寒露之卦

離三寸離羣緝緝若倒囊終謂爾不信

釋曰兩人爲陰所開曰離離未

有不始讒搆緝緝翻翻謀欲語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巷伯志之矣

原曰離間也柔得中而時行上下不交矣故離三寸

若倒囊恣訛也終謂爾不信懼之也

上重渙其離碧荷雨集逸而爲珠吉

釋曰人以天動人言不能入以故爲

渙其離莫雨逸珠碧荷故也浸潤不行明遠故也君子信讒盜言孔甘離不復矣

原曰雨逸珠不能入也人惟入離也而後離入之故

君子莫大乎立碧荷之節

中重一虬兩口爭食相殺遂自殺

釋曰地居人位而動小人不安分而害人

王極通

下通

四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之象也鳴杏背橫口蜜腹劍情見許窮反以白禍方之於虬有以異乎

原曰兩口故爭也相殺故殺也噫兩獨虬禍哉兩政

竊國兩寵並后兩相樹黨兩儲疑嫡

衍曰或問小人之爭不知己之將殺歟曰不知也曰

子固疑其不知也知之曷爲爭之曰不知爭知之亦

爭何以言之曰各欲殺彼也烏得無爭至於死而後

知其殺耳曰怨乎曰寧爭而死毋寧不爭而生焉用

怨曰小人不欲生乎曰彼所欲者利也曰曷不兩利

而俱生曰兩利則分而欲以死一之也曰卽離羣之

意乎曰然離羣者必自離也能自容豈不能容羣曰
離羣則生自離則死何也曰君子不與之爭故生小
人力與之爭故死

下重公子生機鴻鵠遐飛無咎

釋曰人入地而動雖飛不遠矣况地在人位更

陰險乎公子生機以地言也遐飛無咎不遠有害也是月也鴻雁來賓

原曰公子生機禍將及也鴻鵠遐飛速去以免禍也

機乎機乎始得飛而不遐終求飛而不得矣可不慎
乎

統重螺離育風水深其廬凶

釋曰離之戒戒離人也離統重旋自離也離育深廬

三禮通下通

四五國朝叢書

約圖刊本

榮離衛也
能無凶乎

原曰風水漂廬以離育也噫螺不可以離於廬魚不
可以離於淵鳥不可以離於巢蛇不可以離於穴人
主不可以離於國都

說曰協謀和衷事所由濟奚取於離哉離起於不
疑疑則入讒讒入而乖生矣君子秉貞信而無可
入穹壤可以誠通幽冥可以理格五星之晶可役
六氣之順可調豚魚草木可俯而合也奚其離哉
反是者中不堅而易入誠不足而生疑盟誓告戒

雖緝緝然何取信乎相殺者自斃避機者遐飛失
資漂廬龍戰虎爭板蕩陸沈之禍皆起自一念之

不貞而易入可不慎哉

地人地

霜降之卦

困於穴明以滅凶君子素困小人愬困

釋曰人入地中日困困穴滅明

天不及也進退維谷地不離也

原曰人入地中困進退谷也君子素困安行也小人

愬困徒自傷也

上重虹色東南不利貧懷璧無咎

釋曰虹天地不正氣也地乘天而動是以

三極通下通

四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象之霜降近又虹藏不見色東南女主昌民間也用資不利懷寶非迷是以無咎

原曰虹色東南大失正也不利寶是以懷也噫翰尙

能飛肉艾且可奪蘭而況人乎故虹色之懷義無咎

也

主中重困我心腹廓明於曲離離四國吉

釋曰人入地中困於心也

人居人位動以正也困而學之是在致曲曲能有誠形著明動吉可知矣

原曰困我心腹中掩也廓明於曲明不可息也離離

四國知光大也

下重域含沙勿防之必射之

釋曰陰窺人而動域含沙也是爲鬼箭所傷實多足

以防之

原曰蠱舍沙志射也防之其遜言慎儀乎

釋曰遜言非阿世也

不抗而已慎儀非足恭也近禮而已抗

則取禍媚則取辱防患之道最戒乎此

統重困於闕木得奚譖入宮見其妻

釋曰闕木受辱困所極也邪奚霍譖

困所亨也困極則通統重自解故得奚譖入宮見妻杜門謝客困道然也

原曰得奚譖明我志也入宮見妻屏外交也

說曰君子寓形器而爲造化中之一物豈能衡決

乾坤與大有力者爭柄於沖漠之中乎困其所不

諱也第御困有術亨吾道而已道亨而困且忘矣

三才通正通

四七四明發書

約園用本

奚懟乎道何以亨也守一於中觀萬於變消息因

乎天時則覩虹色而懷璧德業成於強勉則致離

曲以大光安危審乎物情則防沙蠱以免患然其

要則在返觀內照致虛守靜以謹吾獨而已入宮

言內省見妻言中覺也嗚呼潛龍之義大易首言

之矣

地地地

立冬之卦

閉魚葬於冰利潛師

釋曰純陰用事日閉是月也水始冰地始凍閉塞而成冬故卦閉葬

藏也魚葬於冰卽虹藏不見之義至立春而魚既負冰則知立冬魚葬於冰非死也天氣雖上升而陽氣實不

絕也司馬法立夏不
興師故有閏無陣

原曰閉晦也陰專故晦魚葬於冰利潛師養晦也閉
深哉翕者以固施也斂者以畜散也故君子藏辯於
訥韜智於拙求伸於屈舍文明於闇

上重封突反煙厲熏心亟帚無咎釋曰地居天位象突
動則煙封滋閉也厲
熏心中殆也亟
帚無咎通之也

原曰煙熏心以封突也亟帚無咎反本也

上中重排闥覲后言鱗差退結其舌釋曰臣得位而動
故排闥以求盡言
入告后出順外成康尙爾而況下
其閉乎進鱗差退結舌事暗君也

主極道 下通

四六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原曰排闥覲后獨與謀也言鱗差辯而次也退結其
舌不泄也

下重暴珍器貪人睥睨發諸夕凶釋曰地有至粹寶藏
興焉動則暴矣睥睨
發夕侵賊
誨盜也

原曰暴珍器盜之招也

統重啓鍵得金管無咎釋曰羣陰成閉內外鍵矣閉統
重極則開也是以啓鍵得管易
復閉闕養微陽也通
閉啓鍵陽微自在也

原曰啓鍵得金管不終閉也

說曰盈天地之發揚布濩皆陽德也而實用其陰

之所蓄不蓄則不散散所蓄而已君子失時而
屈申龍蛇收斂退藏以法天地之蓄非所謂閉乎
蟬蛻軒冕萍視珪爵商嶼箕谷洗耳漱流閉以身
矣未也收視返聽卻思杜機養其谷神固其榮衛
閉厥形矣未也天地之靈機生生不已不以頃刻
息是以剝之中而一陽已復果有仁木有蓂乾之
潛龍淵泉未躍而見田飛天之機已動君子之閉
閉而有不閉者存非槁木而死灰若瞿曇氏之空
諸所有而已也在戒慎恐懼以養吾未發之中一
點天根常寂常照不著動不著靜既非有亦非無
石中之火水中之月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而方寸
中生天生地之妙已具君子者弗忘弗助悠悠俟
之已矣此謂真閉通之言潛旨不既深乎亟帶言
去累結舌言慎言發夕戒露才啓鍵言相時四者
皆閉之義也

地地人

小雪
之卦

危凶顛童僕終吉邑人笑室人咷

釋曰人處重地下曰
危危則凶顛童僕終

吉憂顛爾僕終險絕險也濱危獲濟雖吉不全故
或笑或咷扶危慮公雖家不顧故邑笑室咷也

原曰危柔進乎上中而人窮是以凶也顧童僕終吉窮者通之所以扶危也邑人笑室人哱其吉公也

上重牝鳴於棟凶際閨居以貞吝無咎釋曰地居天位母后當國象也

主少國疑承乏居攝寧可動乎鳴則凶呂武是也貞無咎曹向是也

原曰牝鳴於棟女主昌也際閨居似貞有待也噫鳴則凶貞無咎牝可鳴乎

中重一牝鳴羣牝諾司鳴以木羣牝嘖嘖而逐之釋曰

鳴上重是也羣牝諾中重是也司鳴似木下人象也慮晨鳴之索家故飛騰而純守乃不望走而反嘖逐羣險用事無如

彼何也

三極道 下隨

五千四冊藏書 約園刊本

原曰司鳴似木將以正鳴也

下重鶴鳴九皋或曳其足無攸遂釋曰木雞司鳴尚

辭能無曳足當其未動故為木雞及其動也則為鳴鶴其義一也

原曰鶴曳足聲不上聞也噫牝於司鳴一聞耳且猶逐之矧翛然不羣為鶴者耶宜其曳矣雖然寧舍彼

取此

統重牝形牡中可小貞釋曰女主臨朝天下蠢動大臣

所繫重矣王諸呂而亦可從三思而博塞牝形也晏居念而交驩曲逆姑姪喻而預植

五臣牡中也然去直道遠矣故可小貞却亦危使然乎原曰牝形牡中藏用也可小貞不免於詘也其絳侯

梁公之事乎將欲翦雉而先翼之將欲取唐而姑與之沈晦以固其謀迂曲以信其志其危邦之大臣乎說曰陽閉則不施陰閉則不交宇宙中繆戾乖忤烏得不危童僕非所以濟危顧猶有知危之心焉吉之兆也夫言危而四辭俱言牝者何也天下之危人國者惟女戎小人爲最彼其柔佞易惑邪險難化諭訛足以變國是狼戾足以空善羣城府足以藏深奸人主一不察而付以柄則舞智發機結怨招禍不至於鼎沸糜爛不止莽加九錫操兼三

王棟通

下通

五三 明倫彙編

卷四 刑本

公侯景稱宇宙大將軍朱全忠稱回天再造勳臣韓侂胄號師王至如武后稱二聖上官昭儀手儲話敕劉貴人草料軍國大事皆鳴棟之凶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顛倒是非荼毒善類頌言集於流毒毒箴結於焚輪茹冰介石之士不爲諛諂則羣嘔而逐之請劔仗蒲之臣欲爲匡弼則曳足而退之載胥及溺夫復何疑哉當斯時也君子不忍一世之喪則何如天聽不可抗海濱不可航其寓異於同藏機於密設謀乘時庶幾一濟以期小貞吁

亦戚矣

人地地之卦

黨上黨黨之終有大咎

釋曰羣陰上附人曰黨君子易事難說大臣道事不止下黨上

而上黨之始若無虞終宜大咎矣夫自疑以降何多塞也非一陰繼兩人則重陰困一人非拔重陰以危人則

聯重陰以黨人而純陰實中塞成閉自二人齊心以制一陰而後一陽幸復於下也是八卦之震而六十四卦

之後也帝出乎震心見於復而通終於幸重淵之下有動物七日之來無祗悔思深哉

原曰黨柔得位下得中中而應乎君曰上黨君體剛

而不見人居柔浸而長剛柔不相敵是以黨之終有

大咎也

三樓下通

五十四期被書

主上上重若雲若電若雷人疑自及厥黨析釋曰羣陰成黨惟上是窺

上心若動其黨自析雲電以雷天之動也動而若天何不析焉故為卦主

原曰若雲密也若電察也若雷威也人疑自及厥黨

析神而畏也

中重黨構羣一口兩心主寄名凶釋曰地居人位小人也動而構羣惟利是

視外一口以其欺其君而內兩心以各擇其利臣盡若黨一人何賴焉故凶

原曰構羣之凶無上也

下重黨網不黨不黨懼黨黨網賢黨網國釋曰地居地位陰已極矣

尚可動乎勢不徒構黨以網小人而且設黨以網君子網賢而國從之矣

原曰不黨惟黨人云亡也網賢及國國殄瘁也撤其黨裂其綱國其庶幾乎

統重一手獨拍雖疾莫聲股之肱之貞吉

釋曰去黨而埋可幾也一

人獨運而理不可幾也獨拍無聲股肱貞吉去黨者志之

原曰獨拍無聲矯黨過也

說曰季世邪正相持小人樹黨培植君子不得已立援以勝之黨之名所由起也小人以利合君子以氣投利易人而氣亦衰是以小人之黨固結不解而君子之黨每每疏而反為所破大咎之不免

三極通

下通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由於當事者明小數而闇乎大道也裴晉公不入黨其去之密電之察雷之威乎李文饒信兩心之敏中而洩其謀蹈寄名之凶矣至於俊蔚顧及南北洛朔駢首虎穴捐生濁流可不畏哉雖然黨戒樹勢戒孤五臣交讓以佐虞十亂同心以興周二賢相贊以伯齊未嘗任獨拍而廢股肱也

人人地

地中

齊軌儀善則子婦納於軌既齋既飭吉

釋曰人咸履方日齊地居地位

端本則也子婦納軌二人效也卦本地中實為地極治平之化本自家齊助天理人要於相政齊家不教而曰

我有以贊天幸羣治國平天下者未之前聞故助爲天極理爲人中平爲通首齊實基之以興幸終厥旨微矣

原曰齊正坤則也柔得位而主於內毅而能受黃而

有理以此則其家而子婦從之齋飭之吉應乎地也

齊深哉天下之家齊天下治矣

士辭上重律厥家束縛馳驟若牛馬貞厲釋曰人居天位嚴君象也動則

過矣束縛馳驟貞厲過則厲也暨瘧固非公而離賊尤不祥律家者志之

原曰束縛馳驟若牛馬已過也

中重子克家婦言不入吉釋曰人居人位有子象焉動而克家則上承乾父動則逼

地故中距婦言

三極道下通

五十四期叢書
約圖刊本

原曰子克家意承考也婦言不入接柔也

下重女懷春利艱貞畜臣妾吉釋曰載宸之地女眾也動而懷春有欲則亂故

利艱貞欲動可制故畜臣妾噫筮出悔醒春將動矣是以懷乎

原曰利艱貞以欲動也欲動故可畜夷齊無欲誰得

而畜之

衍曰吾於此重見君子之難仕或曰何謂也曰居則

如不可已進則如不得已其艱貞乎艱貞所以利也

古之君子求利於艱貞故利今之君子求利於利故

不利

統重匪歸汙士出其妻貞吝

釋曰夫川澤納汙國君之垢雅量固然齊道實遠統

重歸汙地不寧矣士不出妻家不齊矣慙被刑于是以貞吝

原曰士出其妻不以汙汙也貞吝不能儀之而出之

雖出可羞也噫出之猶爾彼鞠止極止者不甚矣哉

說曰純陰沍塞一陽未萌亂極而未育以返之豈

君子有爲之日乎然君子之用豈因之廢哉沈淵

立槁蛻形羽化皆非中正之軌君子之德龍德也

進則見用以元亨利貞成文明於天下退則躍淵

以仁義中正樹礪範於有家通所以繫齊於地之

手摺通

五法調期鼓書

約園刊本

中也儀刑之要齋飭而已束縛戒傷恩婦言譏牝

晨艱貞止從欲歸汙明謹始進亦有事退亦有事

大塊當摧敗剝落之後而發育之生意常完君子

值汙濁喪亂之世而刑國之規模常定一而已矣

金丹稱冬至不在子言天地之生機未嘗息也

地地天

冬至之卦

幸亨出市見鸞筍猗猗而苗

釋曰地下見天曰幸幸亨幸陽將亨也鸞發方嚴筍

萌於上出市見

幸當何如

原曰幸剛遜乎上中而志行雖不當位可幸也志門

故亨出時見筭大行也雖然方茁而鬻不亦傷乎

衍曰或問復稱閉關此言出市何居曰閉關者養其

微也出市者導其長也當是時惟慮陽出之無從爾

胡閉哉

上重蛇遊鶴巢攫蛇首

句

尾掉而束其翼

釋曰陰物穴處蛇也遊鶴

巢地乘天也蠱方整而巢是遊故鶴攫蛇首陽已生而尾能掉故蛇束鶴翼到復之際陰陽之交象固乃爾是

月也蜺類宿虎始交

原曰蛇遊鶴巢異常也常不可異也蛇而異常必攫

其首人而異常必災其躬國而異常必墜其宗

三虞通 上通

五美 四則 政書

生中重列偶於庭不費亦不施

釋曰贊陽出滯中臣任也地於此動土木偶爾

小往大來雖費不多功之不施而費何益

原曰庭偶不施寧我費也

下重火宿灰以吹以噓可燎烹

釋曰天在地下而天不爇而吹噓隨可燎烹

燎京陽德再矣

原曰吹噓於灰小滅性也

統重梅醒不葉而芽厥數五厥色白

釋曰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松柏後凋

而梅先醒統重故也醒胡以先梅春德木梅開之木味酸梅主之豈獨花魁是為木母故天地之大寤在夏而

以以醒并惟其神先醒在冬而幸以梅英其其功貞以啓元終則有始通義遠矣

原曰梅醒而英始歲功也

衍曰吾觀梅而見天地之造化焉爲物不可終閉也故英冬不可春令也故不葉地數六將以終六也故五冬色玄將以反玄也故曰一物而四義其神造化者歟造者造無於有始始也化者化有於無終終也始始終終天地之大義見矣

說曰幸幸陽之將動亂極而治生也天根鎔鎔萌於重泉之下不離葭灰而發育萬物輝麗兩閒乃天地好生之心人心不死之機自此而變險否疑

三權

五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困之境爲泰勝壯貞之世君子所以幸其猗茁而生也然陽生甚微陰沴方盛攫首列偶之象未足以制之此陽者不過灰中之燼而已可不兢兢保初使其英華之著乎著之若何言學者則致曲以求全克端而會極勿遏其火然泉達之機言治者則憂勤以振疊勵精以傾否煥號鼎新令其一變至道而已易言閉關其聖人脩己之功乎通言導長其君子憂世之志乎膏燭有明日月之佐也

外術 凡四十
二章

易偶而方範竒而圓天下之物圓通方正是故方通

三極圓成一家

大筮用桃莖爲二十七筮策筮則合筮請曰某有某

事未究厥終必慎伊始惟神有靈爰質所疑吉凶悔

吝尙昭告之既句乃兩分之左寡約三一左多約三

二不用寡取右一筮立櫃中爲天極而以多者揲之

以三視其餘一天二人三地書之上天位又合二十六

策而多寡分之取右一筮立人極揲其多者視其餘

玉極外術

至八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一天二人三地書之中人位又合二十五筮而多寡分

之取右一筮立地極揲其多者視其餘一天二人三

地書之下地位卦斯成矣復筮重合二十四筮以請曰

敬占某事已得某卦未觀其變或動而重或歸本卦

惟神有靈幸終告之既句亦以三二三一分左右揲

其多者視其餘或一或二或三與卦上位同書上重

否不書又合前筮而多寡分之揲其多者視其餘或

一或二或三與卦中位同書中重否不書又合前筮

而多寡分之揲其多者視其餘或一或二或三與卦

下位同書下重否不書變又成矣乃占靜占卦辭一重占重辭二重則滄占主辭三重占統重辭

小筮用栢木為十八筮書天地人各三書重天重地

重人各三筮則請如大筮卦請而三舉之以成卦重重不

復筮書卦重俱自上而下

大筮之數二十七四營謂兩分取極揲三視餘也成位三位成卦

曰小成又三營謂兩分揲三視餘也成重三重成變曰大成故

通再成而幾微著矣

二十七筮者卦數也合而請者太極也兩分者兩儀

三極遠外行

五九四明數書約圖刊本

也多寡之者卦有不易反易也不易者一為一反易

者一得二也不用寡者靜無為也然而取極者靜能

制動有君道也揲其多者雖去三之一其二猶得小

筮十八之數也揲之以三者三極本奇也視其餘者

歸奇於閏也四營者四時也重以三營者不取極也

不取極者卦極者也有卦極無重極故氣盈也不重

不書者重以重出為義也必再成者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也氣盈謂二十四筮合二十四氣也

卦主體故以用筮之雖不用右取極亦用也重主用

故以不用筮之雖用左不重不書不全用也

小事小筮大事大筮造次小筮暇豫大筮

統重者重之窮而無所麗故舍而爲之辭乾之用九坤之用六也八卦錯而成六十四六十四八乎出也平錯而成二十七二十七平乎出也故平足以當八

二十七足以當六十四

釋曰此又義據肇生圖則前所云通不待兩而二十七

者也易者變易通者變通不可以一義說

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不可缺不可亂自然成

列聖莫能違者三極之體

釋曰此言肇生圖也

若夫整頓天地

三極通外衍

六十四明義書約圖刊本

酌度三才而變置之進之非過退之咸宜蓋心法之

寓也三極之用

釋曰此言流行圖也

不觀其體則莫知其所自

生不觀其用則莫知其所自行通者卽用以著體者

也

通有三中八純十六雜何謂三中助天中也理人中

也齊地中也何謂八純壯亂革幸天純也進疑比閉

地純也何謂十六雜貞戒蹇否天雜也險忠讓修勝

初離危人雜也泰平困黨地雜也

釋曰此言肇生圖也

是故立

三中以爲極定八純以爲綱然後相陰陽準人事列

十六雜以爲目五氣順布百物庶生成天成地察幽
察明陰陽交宅天地互精推之有漸究之有因巍巍
三極炳若日星

釋曰此言流行圖也於戲盛哉

天得中故變而不失其序地得中故動而不忒其常

人得中故通而不爽其平三中者三極之樞也故恆

居其所而羣動旋之

釋曰羣動指眾卦以變遷不一曰動

壯閉體乎乾坤亂比體乎兌艮革疑體乎離坎幸進

體乎震巽故曰通以易爲體

釋曰此言定位圖也

壯革天之天也亂幸之地也進比地之天也疑閉

三極道外衍

十一圖明叢書約圖刊本

地之地也

釋曰此卽入純據肇生圖而言也而流行之次實由於此

人身亦有人中耳目鼻人中之上而竅兩口膺腎人

中之下而竅一故天下無特陽亦無特陰

左陽右陰故列天純於子午之左列地純於子午之

右上天下地故開天雜於卯酉之上開地雜於卯酉

之下險忠讓修人之雜天者也故依天雜而後之勝

初離危人之雜地者也故依地雜而先之平之義也

釋曰此言流行圖序如此知此義則後之序卦似可不作矣此雖以人爲之而實天道之自然也

卦皆有對惟人無對其參三才而獨盛者歟

陰陽道也人器也兩物

指道器

不雜謂之純非以爲粹

也兩物相雜謂之雜非以爲駁也不然純莫如平何以見於地雜雜莫如亂何以見於天純故純有純雜雜有純雜純而純者吉純而雜者凶雜而純者吉雜而雜者凶

大哉理乎其三之中乎中而且純是故可以上贊天可以下佐地可以正時序於八純可以明人道於十六雜而三才各得其所矣

釋曰此言流行之圖

左陽凡一十有八陰得零八而已右陰亦一十有八

主權道 外衍

全一四明發書 約圖地本

陽得零八而已人則陰陽各十少太各五於戲陰陽有消長之幾人事無作輟之際觀此益信

釋曰此言流行之圖

或疑通同義而異文噫義文無二心易通無二道吾何心於同異之哉同者不得不同異者不得不異順

帝之則而已

釋曰八純之次同義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肇生圖之次亦同也異文者謂乾

坎艮震巽離坤兌而流行之次則異也

肇生自下者由根而枝也畫卦自上者由父而子也吾於通見經綸天下之術如斯而已

大通廣矣大矣以言乎數則三於易矣何易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故六十四否則止於八矣通不兩而
二十七者也使亦兼而兩之不七百二十九乎故通
三易也然則何以不兩曰苟明其數而可矣不兩不
爲少兩之不爲多吾未見六十四之勝於八者也
卦者掛也重者動也

萬物根乎幸幸東北也冬春之交也有根則萌亂者
卦也言物蠢蠢而萌未齊也故曰萌乎亂闢乎革革
東南也開也者言萬物之秀出也壯者長大也萬物
皆長大正夏之卦也夏大也進西南也定乎進言止

三才通

三才通

約圖刊本

也物各止其所也比正秋也物至此而孳斂也故曰
反乎比反則凝而實矣疑凝也西北之卦也閉冬卦
也萬物之所終也故落言乎閉理也者利也利養也
萬物皆利養以成也故曰培乎理

此言流
行之圖

先天以陰陽老少序之故曰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蓋
法河圖之數而不拘其方後天以五行生成序之故
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雖改伏羲之舊而適復其位
通則以天地升降序之故曰幸亂革壯進凝比閉理
蓋因義文之意而不虛其中其中天之易乎先天於

我藏諸用後天於我顯諸仁

以亂後幸一而二也革非二乎陰居中必革幾三而壯矣以比後進一而二也疑非二乎陽居中必爍幾三而閉矣此亦八序相生之次也

此言八純

人者範圍天地者也通者範圍三才者也

主辭者卦主也按其情而準之理權其是而定之則者也是故天綱張是乎地維振是乎人紀植是乎

平治也三極判然後平生焉故次以初初者始判也陰陽尚蒙欲定未定總總耳已故次以亂亂定則泰

三極道

六四

四明

矣故次以泰泰則內寧內寧者外虞不足以震之故

次以勝勝必革故次以革有革亂之君必有憂國之

臣故次以忠忠於謀者動必戒故次以戒忠而戒則

國基壯矣故次以壯君子安而不忘難故次以險險

者難也惟貞可免於難故次以貞貞者正也天道害

邪而助正故次以助天之所助人必歸之故次以進

進者升也羣賢升萬國理故次以理理極必反故次

以蹇處蹇莫若讓故次以讓讓者比道也故次以比

比而不已則否乘之故次以否國以人否亦以人休

修者休否之道也故次以修修而勿疑則力故次以
疑疑生貳貳生讒讒生離故次以離爲人離者必困
故次以困困不宜有爲閉戶可也故次以閉君子閉
則國危故次以危危必起於黨故次以黨黨外奸也
外與內相因未有家不齊而能靖黨者也故次以齊
齊者方也方者地道也若地之方庶矣乎故次以幸
釋曰卦序之義見前此序義蓋
序卦之名義非序卦之序也

不易者九革忠戒壯理疑離困閉反易者九幸之反
爲比平之反爲蹇初之反爲否亂之反爲進泰之反

三樓通

外衍

六五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爲讓勝之反爲齊險之反爲貞助之反爲修危之反
爲黨故通十八卦而已筴數其原於此乎不易者有
專一之義焉是故爲靜筴九反易者有變動之義焉
是故爲重筴九噫易十八變而成卦通十八筴而成
重孰謂通數奇耶釋曰不一者以一爲一也反易者
以一爲二也故雖十八卦而兼二
十七卦矣此
言小筴之筴
桃者木之兆也兆則先幾栢者木之有心者也心能

接物

平一而已否者二十六焉噫平難哉

通有二義焉治不可自足亂不可自沮

四時專氣天地元氣而易並乾坤於六子此通不得

已而作也

指人純

貞者宰壯亂者也否者宰革幸者也泰者宰進疑者也黨者宰比閉者也忠者宰險讓者也離者宰初危者也若助則宰戒蹇而又統乎貞否焉齊則宰平困而又統乎泰黨焉至於理則不惟宰修勝統忠離并助齊亦範之焉若世婦屬於嬪嬪屬於妃而妃又有后以一之也若大夫臨於卿卿臨於孤而孤又有帝

三極通外衍

六十四明彙書

約圖刊本

以帥之也通巖矣哉

或疑壯閉不爲天地中曰陰陽天道也而壯無陰柔剛地道也而閉無陽譬諸古人其夷惠之清和平非所以宅中也惟助與齊不偏不倚合陰與陽而建其中蓋皇極民彝之所蘊也降中於民曰命受中以生曰性性命合於人心曰理理者人中也天地之精也陰陽之會也仁義之原也鬼神之奧也知能之良也故窮理所以盡性也盡性所以至命也至命則人而天矣德正中業文明格於上下以時出之焉有所倚

哉此仲尼之道下學而上達者也小人蔽之故入於
冥明以滅君子覺之故剝障空空復其初

或問太極生三極矣三極復生三極不幾於地生天
天生地人生天地矣乎曰太極非生三極也太極生
天地天地者男女之象也男女合而生人人復生男
女男女復合而生人是人者後天地亦始天地者也
此三極生三極之道也然則獨天奚生從父言也及
其生也兩而三三而復兩無不同也獨地奚生從母
言也及其生也兩而三三而復兩無不同也天地者

三極道

外衍

六

七

父母夫婦男女之異名也故天生地可也地生天可
也天地生天地亦可也天地生人可也人生人可也
人生天地亦可也生生化化雖億萬不可窮而止二
十七者三極之位不可過也縱言之父子本支親疏
之道備焉橫言之夫婦昆弟姻戚之道備焉噫深哉
平初也蹇錯而亂大顛也泰位天地也不則否也革
不待疑也疑不忍革也忠離反其類也忠孕男離孕
女也戒凌虛也困則囚也土封屋也壯閉通塞之極
也夷險以柔扶危必剛也貞不下也讓不上也齊內

而勝外也修人也助天也理理不理也比退也黨則
流也進者退也地道上行天道雖盛而將退也懼言
退故言進也幸則進之幾也

忠天一也以革變故太苟歷於地雖二亦少矣亂離

地一也以疑變故太苟歷於天雖二亦少矣比或謂

易兩通三爲異曰易以兩宅三而三不名猶天有星
辰星之空卽辰而星家不言辰也通則指其空而名
之曰辰焉故成三鳥得異

易則圖範則書以異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地也異

三極通外衍

六六圖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孰異於天地乎圖書以奇偶明天地爾則圖書以明
天地孰與則天地乎且天地之生人爲貴不則人而
則馬龜非好異之過乎易傳曰包義仰觀象於天俯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以
作八卦非三極乎彼圖書固鳥獸之一文遠取之一
物而又何異乎或曰圖書希夷爲之

附答龍皋葉刑部論三極通書

蒙序全書全書加鼎矣又蒙詢作通之意何由何以
列之者無序益知公有意於不肖而欲與其進者然

非單辭可盡也通序有之緣諸公苦難不肯深究所以徒見圖象卦重原衍等作有似於易遂以爲擬易而不知其實非也故有之不敢示人耳柯少而好易學之銷日夕不休用力既多爲惑滋甚蓋易本爲人事而作今所畫只陰陽消長而不及人事已逆於心不安矣及考先天圖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或二卦配一氣或三卦配一氣孰當二配孰當三配心益疑之又乾坤者元氣也八節者專氣也乾坤縱而六子橫是乾坤六子八方並列而例元氣於專氣矣

三極通附

六九四期黃書

約圖刊本

心益疑之且易與天地準天有九野地有九州而不用八以至井九百畝國九區外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上中下士內而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類皆用九豈以八之不可通也則易所以數往察來通變成務而乃用不可通之數又易名周易以文王周公之所象象故也及其經理天下顧舍之不用而用九心益疑之思有以通其變極其數使天道人事合爲一理以成一家之書而愧未能也既而靜養石峯山中每每獨坐徹曉忽於一夕見

天地迴轉星辰移動天益高地益深而吾身益放以
鉅真足以配天地而爲三者於是始信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致中和天地位焉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能
盡其性可與天地參與夫二儀清濁還高下吾身自
有一乾坤之說皆非迂闊無當之空談於是乎始用
此意作爲平卦上天下地而中人也此卦既立因推
本於太極而演之爲二十七卦自天生者卦九凡四
純四雜而中隱然一天之極也自地生者卦九亦四
純四雜而中隱然一地之極也自人生者卦九則四
雜天四雜地而中隱然一人之極也純者純乎陰陽
也雜者以人雜乎陰陽而言也人極中而純也天地
之極雖雜而不純用中氣也壯閉雖純偏枯無所用
之也當是時直據吾所見而成之非求合於易也及
徐而察之則見天之四純卽羲之乾兌離震地之四
純卽羲之巽坎艮坤不缺不亂犁然分列於天地二
極之外若三十幅之係一轂眾星之拱北辰然也又
徐而察之而善觀之則不特八卦爲八卦也天極之
外左右列者皆八卦之象地極之外左右列者皆八

卦之象人極之外雜天者亦乾四卦之象雜地者亦坤四卦之象無往而不得入卦之合焉易有太極而不用通以三極而尸之純雜列而奇偶明天人錯而大業出乃始渙然自信曰天地之真數在是矣此肇生一圖也然此圖橫布平義未顯於是以其自天生者位於上自地生者位於下自人生者位於中作定位圖位定而平矣平則天地不交陰陽各奠五氣不能以順布而四時不行於是以子午分下上卯酉列東西立天極於午中立地極於子中立人極於子午卯酉之中爲常永不動之主而以二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其分配之次則定八純以爲綱列十六雜以爲目左陽右陰故以天純置子午之左地純置子午之右上天下地故以天雜開卯酉之上地雜開卯酉之下人之雜天者則依天雜而後之戴天故也人之雜地者則依地雜而先之履地故也純爲綱以得陰陽之正也雜爲目以不純也一綱而統二目諸氣屬於八節陰陽互藏其宅而終始相生不窮五氣以布四時以行而歲功成矣縱而觀之卯酉以上爲天下

爲地而中爲人固平之義也橫而觀之子午以左爲
天右爲地而中爲人亦平之義也故一通皆平也然
肇生之次猶曰出於天定而不可易也至於此圖所
定之次則實吾心法之所寓正如後天之所以更置
先天者也然後天八卦皆更而通則半之非不忍盡
更而故半之也其理固如是也何以言之壯亂革幸
本天純之次也然壯革爲天之天亂幸爲天之地春
夏自地而天故先之幸次以亂次以革而終以壯壯
幸不更而亂革更也進疑比閉本地純之次也然進

比爲地之天疑閉爲地之地秋冬自天而地故先之
進次以比次以疑而終以閉進閉不更而疑比更也
且幸一天也亂自一而二也革則天進於上而地返
於中蓋無所容而退也壯則天而又將地矣進一地
也比自一而二也疑則地進於上而天返於中亦無
所容而退也閉則地而又將天矣此流行之於肇生
其更也不得不更其更而半也不得不半雖心法之
所寓實天道之自然又奚必其盡更之也而後可哉
外衍謂通同義而異文正有見於此耳是故按圖而

觀則天地立極於上下而二十四氣各屬一卦以運旋其閒無補輳無欠缺分明恰好則自無乾坤六子並列之病二卦三卦異配之嫌而氣鈞人立極於中而上之下之左之右之以成其能陰陽各十少太各五無有餘不足之處則隨方致力人事盡氣化回而天人合又諸卦皆偶或不易而對或反易而對獨理無對有居中制外之象而勢尊且諸偶得此不對而奇則圓而無礙可以通變成務而數行此所以爲中天之易而先天於我乎藏諸用後天於我乎顯諸仁

也其數既明其理既周然後斷之以吉凶屬之以情象揆之以主辭決之以筮占申之以原衍廣之以外衍而通之爲書成焉則通擬易者乎抑不擬而自爲一家之書乎若曰擬之則易更四聖固已大備何俟小子之贅縱欲贅之彼太玄洞極潛虛之流無不極其模擬比象今又豈能過之而復贅之也故通不得已而作也非以擬易而姑爲之者也然通不擬易而易自符通八卦之外更有同者雖欲強離之而不可得也易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蓋義之三畫固三

也文之六畫因而重之亦三也又曰聖人之作易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天文天也地理地
也鳥獸之文以下皆人也而河圖洛書特鳥獸之一
文非作易之本也故易之爲數亦只是三極耳不然
多偶而難通何足以爲易而四聖者舉無一非之何
哉獨其以卦配氣之各異乾坤六子之並列如前所
疑者終不能使人之釋然於茲也昔子雲作太玄而
世共嘲之以爲拙爲白子雲費辭以解之且曰後世
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況如通者豈易爲之而欲所
當世之知以免其嘲哉今辱公問及思將繹暢其旨
以爲之序是不待後世已有子雲好之而解嘲可無
作矣何幸如之何幸如之謹條其所以布於下執
事伏惟垂照而賜教焉不宣

通釋序

粵自姬文彖易公且象之上闡義畫下開孔翼遂令萬世宇下高閣炎黃夏商氏之連歸而惟周易孤行虛燄厲禁無從遏之郁乎盛哉至康節皇極得自先天伯溫解之識者勿許豈獨作難迹亦未易矣先生作通歸於佐易而讀者類謂擬之卽不謂擬亦第以易用偶通用奇爲獨創如其創以奇爾則太玄洪範業以奇命謂擬易者猶爲贅易謂創通者不更贅玄範耶夫天地之生人爲貴而三才之理管於人先生蚤歲養靜透徹元神

三極通

後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平鋪直豎動合儀軌故信手從心肇起中天之教都無思議寧待營符及其旋證義文則不惟不相背而更相爲用適有以佐其數之所不通義之所未啓者將道緣妙契數遂嘿成觀者病難略涉便已若分宜趙君濂臨海劉文舉皆嘗序刻先生弗謂當也閒嘗舉總論所未竟者發之答葉刑部論通一書而至於因位定卦因卦命辭因辭設象因象識氣類有微言必資玄解延訓漸過庭識漸入室久欲箋釋因仍未遑今夏吾筠麓弟見寄通說突深恣渺曲嚮大通詎惟窺作者之庭亦旣極

才人之致父不能得之子而族子先得之吾家已有子
雲玄草寧以甌覆哉願其說於言語外立得較多而支
分節解尙有待焉不如是固不足以窺通蘊而必以是
說通又恐觀者滋眩故公餘食暇輒憶舊聞參新得逐
卦分章尋繹如左所病案牘紛如不得顯精道玅抑以
溫清曠久勿獲居恆是正知多舛漏未晰指歸而隙光
總屬大觀跬步積爲千里觀通者儻先之乎繹合於其
說卽未都融亦過半矣時萬曆丙申歲中秋節中男馮
挺百拜謹識於新吳公署之萬里樓

通說序

夫君子憂世之心何慙也自乘龍御天大易既昭圓以包地方以承乾事以繫畫乾坤之以二爲六六人位也以八爲六十四六十四人事也繫詞之序卦雜卦則萬物太極也三極之變而相通亦既備已是編之作何居易之言通寓變化於意言象數之中通之言通指脈絡於耳目見聞之表通之妙得易而玄非觀象玩變神明察微不可幾也通之義得通而彰指掌而見觀文以解矣夫有易而尙汲汲於通是君子憂世之心不能已也

三極通

後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俊少而好易壯而讀通潛思冥會輒有所窺遂卦爲之說知不足以知通亦就吾所窺者以是正於玄解云爾時萬曆丙申歲夏五門姪馮時俊頓首謹序

慈谿馮柯子新甫著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右經一章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人之孝匪直接禮節勤朝夕要以如式則止也有惻隱以行之生而養疾而憂死而藏時而祀美而光盛而飭凡所以隆報於其親者無類不廣無意不及肫肫乎其慕若

小經

一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弗飾於僞然後可以爲人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心孝也夫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推也夫故孝也者非一人之私行也推於心而則於人錫於天是故先王上之

右傳之首章釋孝

已刻
巾編

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君子悲其不可復也而先焉貴勢勿挾才智勿有惰慢勿習繇寡勿悔父齒如見吾父焉而敬同兒齒如見吾兄焉而讓同弟齒如見吾弟焉而友同詩云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此之謂也物生職職爾人生蒙蒙爾以若孝悌之言禮法之行日使聞見以飫其肺腸後雖有他實不能遷之矣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右傳之二章釋悌

已刻巾幅

謹之於人大矣克謹則上達不克謹則下達懋之哉體色必正以齊視聽必一以法灑掃必微以序辭令必安以定師傅必畏以就交游必類以下誦讀必離以貫書法必端以勁寢興必惕以時飲食必讓以節以允陟於高明毋淫心舍力爲天下歸惡所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道謹也

右傳之三章釋謹

已刻巾幅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人不
知其不可爲而言也指天日誓生死如響如流以成其
信越宿而覆之忘之矣校其行背而馳矣民且爲之愧
恥而頑不知其情之露而又矜也於戲便儂伐德原慙
成行三復味乎白圭慮而後言當而後議詳而後辨據
而後論試而後譽量而後告喻而後答義而後約如而
後諾則言不爽而信孚矣君子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

右傳之四章釋信

已刻巾幅

人不能孤而立也居必有同處學必有同業不羣則乖乖則倍倍而不至賊君棄父圯族數倫者鮮矣故賢父兄之翼若子也勿以尚氣長傲勿以淺中導悖勿以躁進起爭勿以任數誨詐惟寬綽惟平粹以和若子衷俾無或迕於有眾習而自然成之若性則胸中常有萬物同體之意而盎然矣此謂汎愛眾此謂愛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汎愛眾

已刻巾幅

小學補

三四綱目書

約圖刊本

人之於所與處也猶絲之涅於皁也汙之而已爾猶雪之沃於湯也融之而已爾凡民盡然而况小子乎其志未辨也其趨未一也比之匪人化之而已爾故君子必親其仁仁之品有三道高德尊性復廣易使人望之意消見之禮篤者上也洞豁質直能面數人之過失而不匿者次也嗜學博聞復善談論雖有褊心不能不說者又其次也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右傳之六章釋親仁

已刻巾幅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率知能達愛敬而滋成行義

之美者謂之文文者文此行也夫鳥之反哺豺獾之祭以報也蜂蟻之主也雖鳩之摯別也黃鳥之呼也鷦雀之貞也莫不有君子之道焉惟率意而爲之不中節不稱文故不離於禽獸也人秀靈於百物而所以致隆於尊親者不節不文則嫌於禽獸矣故君子孫學子謂伯魚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故詩禮者聖人刑家之大訓也學詩則惠順而鄙詐不萌學禮則直方而邪僻不入是故其節著其文理其義行其道美而小學成矣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小學

四十四卷

約園刊本

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此之謂也

右傳之七章釋餘力學文

已刻巾幅

小學補

貞白五書二

質言序

質言者吾師吾兄寶陰先生所爲文也夫文何以質名卽其心之見是者實之辭耳矣古之立言者自六經以下子史流略無慮數千百家豈盡純乎聖人之經顧其爲言具以宣心達見非事乎甲唱而乙和縕緘而錦襲以張示天下者後之人覩其文評之卽高下純駁莫可爽焉何也其言之質也非僞也末世僞滋士爭務華標而寡寶蹈無論實蹈卽能言之非知者皆是掇往牘之筌蹄窺成言之藩廓以揚己誇代曰吾論高而理純卽

質言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經何讓不知其高者高之人也其純者純之人也已則何與焉天下有知言之士求其說於爲之初者則窺奧陋揣揣本棄末其何說之能行譬之取英蕤而飾枯木採土舟而行江河乍覩者非不燁然稱美而橐駝三老已竊笑其非及夫槁而潰焉則羣衆人共舉而置之矣先生固所謂知言之士也讀書山中博羣篤古玄覺精思蓋二十年往矣俯仰天地上下古今蒐抉性命邃奧賢聖指歸及夫人道經綸物理變化之故而立爲一家之言曰銓道等篇爲說不同要皆卽其見之所至以

發明理道表設知能補前修之未洩開後學之難窮者
而心性論與觀物篇尤爲會要潛真昭指宗緒彼其歸
一門遂當伯仲季周諸子異不詭道新不離矩則尤於
高且純者幾焉視彼效顰逐步勦採無根卒不免爲世
之棄者奚啻虎鼠薰蕕爾也書成名之曰質夫直闢心
真不事僞口質之基也卓知確語不爲二三質之質也
本幹茂植枝旛遠長質之用也書三義備焉則斯名也
稱情哉稱情哉先生爲人篤中而約己信古而敦倫循
循閭閻任其原真不議天下有蹊谷變遷脂韋突滑之

寶書序

一四棚叢書
約閣刊本

事若太古叱者及與之揆索古今剖原事理則如神劍
斷犀解纜靡滯良驥歷險馳騁不停松柏遡天風而競
秀珠璣對海月而吐奇蓋其誠積發光莫之可蔽然也
所稱三質之義豈惟知而言之卽寶蹈君子亦何讓矣
今天士士多爲龔矩步繩之說以取偕於時士風日敝
假令先生得位以其獨得之見挽浮就實一洗舊習歐
陽子之功不復可覩哉於是成能子爲取刻之以成古
義訓世風也或曰先生所著有三極通及是書通似太
玄是書似法言卽揚子可並轡馳已余曰二書未暇度

長絜短揚校投閣書馮述寓直錄揚著劇美論馮作迴
瀾諭第參觀之必有短長於文字外者余何言哉嘉靖
癸亥秋仲月賜進士第刑科給事中奉敕巡視京營門
弟馮成能謹序

寶書
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質言目錄

貞白五書三

詮道篇

修學篇

觀物篇

評古篇

雜議篇

砥行篇

經世篇

凡七卷計一百二十二章

質言
目錄

一
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質言

貞白五書三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鈐道篇

凡十
四章

道其總乎眾理其總之析乎不極理之總則不徹道之析故君子總之貴今夫地邑而爲城市野而爲村落礫而爲衢途浚而爲河渚築而爲亭畔地其總乎眾形其總之析乎彼窺一理德色者獨野人生死村落中而不知村落之外者也猶羣蟲處窟中矜其白也而不知髮棲者黑也此無他見一方也苟陟崧高視之則四空之內曠然一大地也無城市村落衢途河渚亭畔之別矣故君子總之貴

首羣物而無不之者道人而直其心以行者德或曰伊川以春秋五經之斷案是經春秋而緯五經也堯夫以聖有凶經禮樂汙隆其間是經四經而緯禮樂也逮桑悅氏又謂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子將孰據哉馮子曰聖人之作經猶機女之織帛也天下有經不統緯緯不屬經而可成帛者乎六經者六全帛也故易則經卦而緯爻書則經德而緯政詩則經風雅頌而緯賦比

質言
鈐道篇

一四朔
約圖刊本

興禮則經三百而緯三千樂則經律呂而緯宮商春秋則經筆削而緯事彼析而言之者曲見也曲見而言之者奚言而不異然則伊川亦曲見者耶曰五經必案斷於春秋是五經皆警說也易昭吉凶詩嚴美刺書紀治亂禮樂分流離進反斷斷兮若老吏折獄無黨無疑果警說也耶

或曰刪後無詩諒乎馮子曰非也天地有五言之詩吾心有不律之調不以刪前有不以刪後亡常流著活潑於吾目而未始離也是故川雲山月皆真景也花紋鳥

實書
銓道篇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蹟皆奇字也蝟鳴竹戛皆嘉韻也咳唾語言皆天籟也刪後果無詩哉

或問老泉明論馮子曰噫此術也何居曰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而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是欲以一綱十也何如其術也若聖人之明論則不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或問觸髅馮子曰之論也莊生以爲達者也達則生死同門吉凶齊域昭昭不必苦冥冥不必樂而又何羨乎

彼其以曷饒羨也是不知死也不知死宜知夢夫夢也亦嘗有君於上有臣於下有交游妻子於中或僕僕而事至寤也尚有餘勞或哀哀而痛至覺也猶有餘悲來身與人交情隨事生當無異於夢也烏昭昭之苦而冥冥之樂乎然則何時而樂曰天統元氣故寒暑晝夜日布而不勞地載元形故山川草木日變而不癯人宅元精故耳目手足日運而不竭心思智慮日發而不枯故生如是死如是夢如是覺如是烏昭昭之苦冥冥之樂

真書 金道篇

一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

女多壽何也馮子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草木倒生故無知禽獸橫生故有小知惟人之生也直故獨靈於萬物

心統善性運心故性者心之生也非默默而已者也無體無質精神以爲宅非理非氣因緣以表則故則非性不生性非感不形因緣乎感而鼓舞之以著其善性之所以益神也今有嬰兒于子焉嘻笑而投余則奚詎父兄之慈愛也而憐之憐之仁則也而憐乎憐者則性也

性以行夫仁也鳥獸相搏強者攫弱者而磔裂之人必
勃鬱而不平夫不平義則也而不平乎不平者性也性
以行夫義也故性非默默而已者也存之若雲伏谷火
宿灰漠然黯然而靈光內炯不知其所自有發之若雲
起膚寸滂達瀾漫不須臾霖澤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過
之則風斯卷雲斯收倏焉清明還於太空不知其所自
歸能張能弛能卷能舒門鍵爲鑰弩矢爲機是曰性性
乎性乎以精神爲體質以因緣爲精神故有之則強毅
貞固奮迅激昂足以樹立於天下不者扶之弗起策之

真書
卷篇

四十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弗前潰敗委靡不可收拾泥而已矣哭死必以儻苟無
儻哭不類矣割肉必以刃苟無刃割不齒矣達善必以
性苟無性達不力矣故性非默默而已者也人之言曰
任性使性又曰戒性忍性耐性而果默默而已雖因緣
於感而若槁木無生已夫焉得任使之而又惡用戒且
忍耐爲哉其戒之忍之耐之哉以任性而使之也其任
性而使之也以性之生而非默默而已者也故有感而
後有因有因而後有性有性而後有善亦可因緣使爲
惡乎曰不可天有中氣而純雜鈞焉地有中氣而純雜

和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是性者天地之冲
氣人心之精英鳥覩所謂惡哉爲虎狼則性必虎狼未
有爲虎狼而騶虞者也爲騶虞則性必騶虞未有爲騶
虞而虎狼者也爲人則性必人未有爲人而禽獸者也
然則惡孰使之曰物寡智人多智寡智則蠢蠢則專專
則眞眞故全其天而不害多智則機機則巧巧則詐詐
故反其性而不知故世無虎狼之騶虞無騶虞之虎狼
而多禽獸之人也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智也其所
以淪於禽獸而不如之者亦智也故智性之賊也豈惟

禽獸天下無甘黃連無苦甘草無堅蒲柳無脆松柏無
寒茱萸無熱山楨無臭蘭椒無馨蕭艾是智愈無則性
愈全故智性之賊也嗚呼禽獸寡智而寡智者也草木
無智而無智者也人多智而能不用其智寡若禽獸無
若草木其爲全性又何如故舜無爲禹無事文順則孔
默讖顏如愚之謂大智敢問子之生與告子之生同異
曰身之生謂之氣心之生謂之性告子辨之未辨耳故
孟詘諸子孰優句孟乎曰孟詘告矣又曰目之於色耳
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非告乎荀詘孟

矣又曰途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
能仁義法正之具非孟子是言善則爲告之孟矣言惡
則爲孟之荀矣故揚混之混又無別韓迺品其混爲上
中下三焉然而程張則譏之曰韓肩學也原性而慣性
原者也性卽理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理一而氣殊
理固孟也氣又告也兼而性之又揚也孟上告下而揚
中又韓也故諸子之論一也何彼皆惑於性爲生之質
也爲本始材朴也夫其以爲質爲材朴則物矣故擬之
者膠鬲圖焉各竊其說之所窮而宜之或偏一或合兩

或離其合而三或落其三而兩卒不能超而得其說也
乃若蘇胡則超矣然又悉舉而歸之虛夫性之不可虛
猶其不可物也失則鈞惟夫知性心生也可使達善而
卒非善也則性可明說可定矣
陰無始一陽無終十惟無始必得陽爲之綱惟無終必
得陰爲之助故陽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君子之道也
中國之道也陰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小人之道也夷
狄之道也

善莫善於平心平心者天福之惡莫惡於使心使心者

天惡之

或問孝馮子曰老不足而有子以足之謂之孝知孝之義者可子矣

說天莫若仁訓仁莫若天夫何故文皆從二從人也一陰一陽之謂二天從二當矣曷又從人天之道備於人也仁者人也仁從人當矣曷又從二仁之原出於天也以陰陽成歲而陽所以體陰故常春仁以殺生成德而生所以行殺故主愛

儒之品亦多矣記博雜而無統積瑣醜而無用居居然

錢謙益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足經筵是腐儒者也修質任祛文采動輩古人而俚鄙倨侮幾於露禰是草儒者也見不超齋論惟依牆壁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是故人有魁特之行則執而非之及一旦臨小利害僅絲髮許遂霍然汗是曲儒者也言雖多而不稽於衷辯雖勝而不關於教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缺是浪儒者也廣肆其文詞義敕其冠裳萬繩其武趨而中索焉無有也肺腸而已此之謂鞭賈妝儒也亦盜儒也非力不食一介不取潔於蟬貞於石人莫不高之而簡亢直傲不足以成務濟物是

顯儒者也言不純師動不純軌而趨時合變活如轉丸然怯懦而不守也俄而動以利怵以威從之而已是枉儒者也其資近道其舉寡過而精神意氣不足以鼓天下而鄉焉是近儒者也鉤奇獵異爲駭世之論而掩迹先王以持之遂使天下敢怒不敢非敢疑不敢駁是霸儒者也不校彼己不屑世故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止自適而已是逸儒者也柔其質險其志而以退爲進眇然儒者也而實非也實固不足以能之也是猴儒者也若夫休休乎其包天下也卓卓乎其離凡而立於

東書 餘篇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獨也劃劃乎其有規模也毀譽不撓行違皆可生則名實準於當時歿則風韻流於後世夫是之謂真儒

修學篇

凡二
十章

質有美惡故學有難易質美者如竹其方圓圍徑蓋自出土時分定不越浹旬遂爾吐葉凌霄何易也不美者如木始僅萌芽耳必數年拱把必數十年合抱何難也故學在質而已然則質美者可無學乎曰非也譬之二竹一膏腴一瘠确其濇潤老嫩同乎矧復爲惡石壓則筍必不直或直矣而蛆雖筠箐難乎免風霜之折矣學

也者猶種竹膏腴而決石剔蛆者也可少哉特視質不
美者易耳雖然有千歲之木無百年之竹學者有竹質
尤以木畜德可也苟曰無然而皎薄佻巧而傾邪險詖
是學之資爲德之賊美安足多矣故凝靜致遠之器木
訥近仁之基

心微而善走者也慾眾而善伺者也稍怠則入之矣夫
鳥有戶牖則下民莫侮國有郭郭則外寇誰何誠介介
乎若築河隄以止潰也兢兢乎若家有垣墉而又嚴扃
鑰時巡警也恐恐乎若無疾而節食服餌以幾永年也

贊言 修學篇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惴惴乎若鳥之棲而舒厥左翼也慮慮乎若慈母惟嬰
兒疾之憂也慄慄乎若越巖牆而防其崩也瞽瞍乎若
行千仞之峭壁瀑練耳竝而首衝足狹也則心不走慾
不入泰宇定定靈臺淨淨璞玉渾金莫得而名至矣哉
夫道匪思不悟及其悟之也又不係於思匪學不入及
其入之也又不係於學悟耶入耶殆天啓其戶而神通
其竅耶

或問思而窒何也馮子曰幾矣思之苦也必窒窒之窮
也必通故窒者所以通也非所慮也今夫國都之中宮

崑麗焉百官富焉財寶聚焉固天下之極觀也然必阻
關隘限城隍嚴扃鑰不達於此者不至於彼也子既不
憚透遲以及是矣而駐足也可乎必焉屏思慮黜支離
從容靜養以須之則千門萬戶廓然大通而無復藩籬
限矣何國都之鉅麗不可縱觀乎

心因俗者鄉也形出俗者怪也心出俗形因俗者君子
也

人皆曰洗過耳洗之而迹存是過不可洗也人皆曰補
闕耳補之而痕在是闕不可補也何也無過無洗無洗
無迹無闕無補無補無痕然則不幸而有過奈何曰洗
之猶愈不洗者也補之猶愈綻而不完者也吾特惡惰
行者以是爲他日冀而先自恕生過也

或問暱友馮子曰余於友泛如也曰友者所以樊德啣
名匡跌者也若之何泛曰之所泛而暱焉樊德祇以圮
德啣名祇以銷名有跌不匡而或擠之者也若之何不
泛且余朝而習公且日其詞察其情淫淫焉與之揖遜
方几之間則公且吾暱友也暮而習宣尼日其詞察其
情肫肫焉與之答問半席之上則宣尼吾暱友也以此

樊德德必立以此向名名必章以此匡跌跌必振彼羣肆不義而鮑魚我者泛已寬矣若之何矐然則廣而習則廣而矐乎曰子習而矐者周孔也外是則否是故有矐者有泛者有推而遠之者有引者有攻者有誅絕之者有不卒矐者有絕而復合者視其人以差之而已余一日之內友不知其幾更也而差之不暇而暇與羣肆矐乎泛羣而矐古廣習而差人此余友友之術也

或問史馮子曰畫師傳形也分明肖之矣然使其人並而立焉則終遠焉而況未必肖也故史難又如一言也

輿中修學編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人而傳之則三其說非言有變也傳之者失之也故史難曰畫傳形史傳心史當又難矣曰不然貌象者形也浮于貌象之外者神也畫不肖厥神雖具然人形猶不肖也必令生綃中拂拂生動乃爲肖畫畫因形發神史屬事顯心故曰畫史通於畫者可以語史矣然而通之難筆有輕重則意態遂殊染有淺深則精神頓改其在幾微之間乎幾微者數也口不能言筆不能宣父不能喻師不能傳聖於馬者軋而黃老於輪者手而心蓋著力不得者矣曰亦有明此而史者乎曰仲尼約魯史

也游夏不敢贊一辭匪拙一辭一辭能失真也孫子作
晉史也桓侯不得改數字匪靳數字肖桓在數字也故
神明其數者魯史也巧匠旁觀而縮手者也謹守其數
者晉史也不爲主人改廢法度者也餘則蛇添足虎類
狗馬加肉蜚附鉛吾不知其於數何如也

或學文於馮子馮子曰文有圓機焉得其機則千態萬
詭而不窮一麾十行而莫禦不得其機則一思一隔一
句一礙如縛足而行艱乎舒矣請問機曰機乎機乎妙
於無形執之無踪疑其神潛其思不汨於他俟其自來

懷中修學齋

十一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倘恍之間忽開一隙而因導之廓之光明活潑洞見首
尾遂急起而收之信筆而麾之又忽焉以遁遂至於空
虛而雖有樸季之足莫可得而追及者也其來徐徐其
去飄飄流動不羈因應無方是謂圓機嗚呼此機渾淪
人不得而聞此機要眇人不得而曉非頗志定慮之士
其孰與於斯

言者所以言心也不可以僞爲也聞有僞爲者矣然而
終識其僞也何身有之則言之親切有味也其僞爲者
意之也意之者或失則依稀或失則矜獵或失則裝綴

或失則遁匿或失則榮華或失則枯槁而求其懇惻與至之意則無也故趙括之談兵父奢不能窮而終不謂善也奢用兵之善者也談兵至奢不能窮可謂善矣而不善之者括之言意之也今文人之括不少也雖馳辯如湧泉恐終不免奢之笑

子祥奇草書而水工也請法焉馮子曰書莫奇於楷若草特楷之草草者耳端人楷士不爲也草而奇史游升堂張顛入室矣且余聞之篆文古以奧其流也隸隸文斷以懿其流也楷楷文正以則其流也草嗚呼書至草

真市

修學稿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法窮矣民譎滋矣律出入經魯魚從是階矣胡奇哉花始於根蓼結於葩蕾芳於吐華壞於散漫觀花於葩蕾之前未快也觀花於散漫之後可悲也楷則花之吐芳者也故書莫奇於楷子祥喜曰書尙惡草也而矧爲人乎株請手無草書口無草言身無草動心無草思以終子之楷教

馮子不推命或曰荀況非相之意歟曰然夫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曰如是則壽否則歿如是則富否則貧如是則貴否則賤也如樹一林木焉其袂同也其

山同也其樹之時又同也而或爲牛羊所嚼或爲斧斤所伐或不噉不伐而至合抱干霄其壽夭何弗齊也其成材者又或爲棟梁居人物之上或爲溷廁在汙穢之中其貴賤何弗齊也故命者偶遇也如行之在途而相值也形者偶結也如水之衝流而成漚也適然而已故善養則壽自賊則蹙讀書則貴任頑則賤撙節則富侈用則貧如用器者愛惜保護則常爲玩好苟賤用不休則一朝而壞矣豈天之付是形也使之然乎故君子踐形而不相形俟命而不推命

修學篇

十四四明叢書

約監刊本

古之學者學其所以致用者也故內外合體用一理財而財理治兵而兵治今則不然口尚黃而道之對偶齒未易而教之套辭語及時務則頓蹙而鄙夷之自以爲儒者也而人亦和焉信其儒者也嗚呼對偶可理財乎套辭可治兵乎如此而學如彼而用是適燕南之運規求方也及至握算不知縱橫對壘惟修齋誦乃始笑其腐也而雖其人亦自笑其腐也不知儒非腐也儒之所以學者腐之道也故真儒不爲空言聖學在乎致用或問心馮子曰心非方寸肉之謂滿身皆心爾問我答

皆心可觀可聞皆心不可觀不可聞皆心或茫然自以
不悟所謂也因請子之內心何若曰余心乎余心乎常
若雨簷之山草木加碧土石加淨白雲歸洞餘風自松
而清虛高朗之中猶覺其有餘濶者也又若沙澗水清
雖萬丈之深徹見其底細鰕小鮮泳彈如在水面而微
風波而文則錯愕忽逝杳不知其所之也又若秋空月
篋萬籟俱寂遙聞鶴唳猿啼而悲切蕭颯令人毛骨灑
淅者也肉乎肉乎心之郛乎心乎心乎肉之神乎脫落
其肉神明於默則可細可鉅可邇可遐而子求之肉于

讀書 修學篇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七尺肉矣敢問聖心曰鏡涵何謂鏡涵曰心體虛明
湛無一滓天地百物無不坐照來無所迎去無所牽若
山雲水萍其聚其散無心焉耳已此謂鏡涵此謂聖心
或問通之爲書也大無涯細無閒玄無門深無底卒莫
得其所以性之乎馮子曰難言也余之山居也凝神數
載露坐千夕始也松風遠聞皓月到懷然而山谷吾塞
也梧竹吾礙也既而神冉冉出焉天若近地若遠爽氣
與俱星辰左右又既而天移若輪運地轉若磨走天心
裂雲漢傾雷電滃臻龍蛇勃現而風雨急驟若無所措

其躬也又既而支解魄散神跳鬼號孔孔雲霞出焉忽
有一物自空而墜其色黑其聲魄其形石吾神愕焉吾
體泊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若風之過波之定而澄焉
靜明若金之鑠火之足而華流若鏡然後心兮炯乎其
玲瓏形兮脫乎其剝落天地吾首足日月吾明兩山川
吾骨津草木鳥獸吾毫毛古今吾旦暮人事吾垢宜道
德性命吾精英掛之爲卦假卦而卦吾不知其所以卦
動之爲重假重而重吾不知其所以重夫是之謂通周
生

雲韶

語人曰先生此書不稱玄而玄在不號虛而虛

真書 修學篇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存在周爲易在今爲通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而或
以偶莊列躐其華乎

或疑通駕詞於誕馮子曰金矢鬼車載之易童牛角馬
紀之玄奚其誕

吾目一左而見日出矣吾目一右而見日入矣乾坤一
目爾誰云寥廓哉

肖湖曰學本躬行躬行本孝至於外父母亦不可忽所
以觀之令內孝吾父母也

學貴悟悟則縱橫曲直無礙而無不遇

惡者心之亞也惡而亞則知善爲元矣佚者人之失也
佚爲失則知勤爲得矣

觀物篇凡十
章

盈天壤皆氣化也世儒稱人物既生則形化長而氣化
銷非也有純氣化者有寓氣化於形化者有非氣非形
夾雜而生者三者相與並生於天壤之間氣化不獨古
形化不獨今人特不察耳奚以明其然耶彼潛一池魚
鰕鱔不種而生家積糞草蟻蟪出焉魚鮫也而蛆醯
臭也而蚋坎卑也而螺甘腐也而螢柏林之蠹毒葉處

鏡言觀物篇

十七四明叢書
御選刊本

伏根處沙核之蠅朔上首望下首人服新衣俄而蟻蝨
書籍不日暴交魚生焉芝無根鳳無母沙島忽露海中
遂生草木禽獸此純氣化者也若胎卵禪續昭乎形生
然非二氣之委和保合之涵毓之胎不胎卵不卵矣未
箋氣以成形張銘塞吾其體此則寓氣化於形化者也
若鳥食桑甚糞而爲桑髓與莧實同飯則莧變生鼈橋
踰淮爲枳雀入水爲蛤鼠竊油爲伏翼龜子以目射白
鴟不合而風化乳鵬羣於水而一雉呼鳴鵬旋其外則
羣乳孕雞有麥結雄螺贏取桑蛤祝之七日化鵝青角

蠹食葉脫爲蜨絮落水爲萍蟬爲花蚯蚓爲百合人陷石中食石膏爲石馬之蛟入地爲肉菰蓉此又非氣非形夾雜而生者也是其然必有所以使之然物雖欲不然而不自由也神以潛行機以時動化以玄運發以天發網縵者化醇游蕩者繼成是故或氣或形或雜或純非此長而彼銷迺齊發而並生世儒見人類無氣化也者遂以已見之小模量天地不悟人者眾有之一也合大塊之內而放觀之則乾坤山海日星風霆寒暑晝夜鬼神變幻無乎而非氣之精英著洩矧茲人物不屬居無大哉氣乎體造物祖羣動際普天自非妙悟達觀不足以與此矣若夫履帝武產棄吞鳥子生契遭龍殽孕褒姒濱水之木啼伊摯偶也白帝子化爲蛇穀城黃石化爲老父幻也雌雉化雄李生玉瓜男子懷孕婦人生鬚怪也望夫化爲石楓樹化老人象也馬驢生騾龍蛇生蜃牛生人人生鬼物感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思也凡此又在眾有常生之外雖氣無不在理亦可推然而不可得復也惟感可復非正也故君子不道也

月星借日爲光乎曰否燭火在晝與眾蟲等夜而倏明
倏滅若星移焉非晝無明也難爲明也夜光在晝與眾
珠等夜而洞表洞裏若燈懸焉非晝無光也難爲光也
由此觀之蓋日能奪光非月則借日灼矣

或問潮馮子曰此天地之灑氣也呼之潮生吸之潮退
故方其呼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水不生無處不長
若奔焉若崩焉曾莫須臾萬壑皆滿若有次第實無先
後退亦如之蓋氣至則生非必復其所已往者氣縮則
退非必返其所自生者然則來返者非水平曰來而生

真書 觀物篇

十九 朔期 叢書

約園刊本

者什一不因來而生者什九返而退者什一不因返而
退者什九不觀釀酒者乎潮江生酒室漲此氣相感也
不觀覆醬者乎潮海平醬瓿溢此氣相應也曰若是則
潮乃氣矣敢問氣曷生潮乎曰人氣少嘘之則成溼天
地之氣大呼之則成潮潮者溼之積也竈必有煙其凝
煙之處必汗也鑪必有篆其蓋篆之器必水也曰亦有
有氣無水者乎曰蓋有之矣必氣之散漫而不收者也
夫氣鬱而不洩則蒸而爲水其鬱愈甚其水愈多故鼓
裂無震聲甕漏無蓄水理也曰子言欺我矣天開矣地

闢矣疏之以四時散之以八風元氣洩矣安得鬱而生
湖乎曰不然人氣結則病火湮塞則滅天地之氣不疏
不散則戾然而天地未始有缺也疏且散於其內而未
始有所透露也不透露則包藏包藏則鬱積猶人之氣
血週流於一身而膚革完固無盜氣之處則氣常充也
此所以磅礴辟塞不得不蒸爲潮而決之海也曰決必
以海何也曰氣鬱必決決必隙數之常也故竈之煙也
決於突管之聲也決於孔水之飽也決於溪人之氣也
決於腎海也者天地之突也孔也溪也腎也天包地地
者天中之一物而海則天之內地之外空隙不滿之處
有餘而可容者也此氣之決必以海也

貞觀中帝愛止一樹士及曲譽不已帝曰嗟汝佞馮子
曰樹固不足譽也若徂徠松新甫柏高岡梧南國甘棠
其貞心勁節巨幹繁陰足以棟明堂棲鳴鳳萃仁人譽
顧不可耶吾固謂譽樹非佞也見帝愛之而譽佞也愛
而譽向若帝憎之毀矣又其甚伐矣譽也帝毀與伐也
帝帝曰我愛一樹且爾愛一婦寺當何如故不免斥也
嗚呼諫翦桐者佚止折柳者頤向若二君子侍帝肯爲

若所爲耶吾益信士及之譽佞也我聞黃庭有屈軼焉
佞人入則指之吾又悲茲樹不屈軼也不指其佞而受
其佞微帝斥樹將松柏梧棠譽將國風雅頌矣譽耶樹
耶吾獨帝無譏焉

馮子居斗齋曰觀花或問焉曰吾齋無花吾目未嘗無
花吾目無花吾心未嘗無花吾心無花吾神未嘗無花
神凝於心心合於目目聚於花花本無花無花則無生
無生則無謝無謝無生滿齋皆春菱荷芍藥之綺麗江
離薜芷之芳芬木蘭秋菊之隱約揭車菌桂之清標有

寶書 觀物篇

二五 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不有無不無根之芒芴之地葉之廣莫之鄉邑之太虛
之中尸之無極之命烈日不能暴震風不能撼春雨不
能滋稜霜不能剝其生也天行其謝也天解天行而生
是花無生天解而謝是花無謝無謝而生滿齋皆春吾
得而觀之不得而執之吾得而言之不得而有之雖吾
不得而執之有之人又安得而知之是謂化是謂玄或
唯唯而去

馮子踟躕蛛網之下若有思也客曰蠶乎曰未也蠶望
炎而息蛛避喧而居蠶以桑柘爲食非乞於人不可得

蛛仰承雨露俯食蚊虻蠶食盡遇營繭爲身計而卒自縛蛛能設網網不用命者雖遇辛螫不殆蠶繭於老蠶成不再蛛網於少破而能新蠶終失其故態蛛亡其容不改蠶日促蛛日舒蠶黼黻文章制之在人蛛先綱後理蠶此屬彼邊幅井井而逸其中如輪如蓋有自然之文焉蠶以有利覲烹蛛以無用覲生然則寧蠶乎蛛乎客咄嗟曰果哉蛛乎不汙名不炫能藏其用以保其身君子也

園有紫菊變白者馮子芟之或曰白足惡乎曰非也紫

寶言觀物篇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其初色也紫而白何異人之改節易塞失其初心者乎余非惡白也惡其紫而白也始者紫今者白吾又不知其後作何色也妖冶不常變幻靡定此小人之態也不然白西方之色也以秋英呈秋色而吾又奚爲去之然則貴白乎曰菊有黃華令之正也

馮子遊觀音寺願謂門弟子曰色可聽乎曰何謂也曰色可觀不可聽猶音可聽不可觀也而音既可觀矣烏知色之不可聽乎袁生湘對曰昔亢倉耳視目聽仲尼不用耳目夫子進於是矣

空虛中盡氣也人呼吸氣中而不自知氣之生我與氣合也猶魚吹吻水中而亦不自知水之育我與水忘也呼非使之呼不得不呼吸非使之吸不得不吸吹非使之吹不得不吹吻非使之吻不得不吻鼓以天機養以天和神哉鴻鈞之鑄物也殆假峻於文寄胎於母乎故嬰兒抱而不土親痿疾者有出氣無入氣死

或問水火馮子曰離中虛存其虛而取上下之二連貫其中而分之故爲火坎中滿直其滿而取上下之四斷列於旁而屈之故爲水

真書 劉物篇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評古篇 凡二十

八章

天下孰可畏馮子曰口何以言之曰兩有事善口能使善不善有事不善口能使不善善聖亦兩之乎曰堯聖之公者也以天下與舜而以其子妻之是失之子得之女人曰堯家天下堯焉辭泰伯聖之清者也三以天下襲然伯不讓季不襲季不襲商不翦人曰伯始翦商伯焉辭故天下惟口可畏然則君子畏口乎曰彼兩而我抱一兩之何傷雖然寧人兩我無我兩人不兩之道惡而可曰設身以處其地忘己而觀以理兩無所容矣

古今創法者一人創古法者堯也夏因之殷又因之周
又因之豈堯絕聖哉彼知天下之勢若是雖有聖者必
不出乎此而逆爲之故莫能加也創今法者秦也漢因
之唐又因之宋又因之豈秦絕智哉彼知天下之勢若
是雖有智者亦必不出乎此而逆爲之故莫能更也雖
法非至仁其超識遠謨固已越拘攣矣故天下之法不
堯則秦不然胡巨君狹漢不巨君之也而卒依古亂
而卒止之以漢荆公舉宋不荆公之也而卒擊周周亂
而卒止之以宋上下數千載開獨秦次堯乎然不陰厥
子何也曰豈惟秦哉堯廢朱故虞繼唐而稱禪秦廢亥
故漢誅秦而稱亡亡禪一也名美惡耳嗚呼堯法雖仁
不能來而不虞秦法不堯不能不亥而漢故堯以子禪
得在堯也秦以子亡失在亥也法曷故焉傷哉秦也以
不明廢置之義如堯而負俗累也

或問周詩書秦法律而修短異諒乎馮子曰此吠聲之
論也夫詩書非法律不行法律非詩書不立周秦非能
偏而庸之也是故周禮姬公所以康天下也而司寇之
官加詳惡乎其不法律第詩書而法律耳呂覽不韋所

以制其國也而先王之法具在惡乎其不詩書第法律而詩書耳或者指修短以爲符尤非也蓋始皇之死於驪山天也設武不宮崩且不誦粥而有斯高奸管叔以嗣雖純詩書惡乎其八百政不旅死高不亥立而有旦佚翼扶蘇以帝雖純法律惡乎其二世然則周秦類乎曰詩書勝則王法律勝則霸敢問五霸孰賢曰宋襄公近之其始也讓國伯夷之廉也殊異乎齊桓之殺糾矣其終也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文王之戰也又異乎晉文之陰謀矣五霸桓文爲盛而猶不尙矧下者乎曰霸者把也謂其力把天下也襄執於楚且不成其霸矣烏乎賢曰乘車而會兵車而執楚之曲宋之直直者不賢曲者賢耶若襄者霸而王者也

或問秦政馮子曰子知醫乎病不極則藥不汎苟至於羸矣魂不宅矣首不舉矣則非參附不可也非不知參附之不可常也而不如此則旦夕死矣雖有他藥無所用之也周之束天下之羸極矣秦固劫天下而精神之者也可少哉然而他藥不繼故卒不免耳人見其卒不免也并其所以精神者而罪之曰參附不可用豈不過

甚矣哉

秦革古而非古後祖秦而非秦

晉荀吳敗狄於太鹵太鹵者太原也此與六月師何異傳春秋者以其毀車崇卒貶之嗚呼吉甫逐獫狁以車荀吳敗狄以卒車卒之用各隨其時荀吳之卒猶吉甫之車也安得車是卒非乎曰車古則古也結繩今也書契必結繩乎古也巢窟今也宮室必巢窟乎故春秋錄太鹵宵雅錄太原皆予不深治而已

湯武皆革命也然湯放武殺湯慚武張武果湯乎

鐘律評古篇

二六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問季札馮子曰吳之仁人也然則札聘春秋曷不稱公子曰札父壽夢僭稱王駸駸乎亶父翦商之志矣秦伯不從亶父而之荆蠻爲殷之純臣故夫子原其心以天下讓而稱至德季札不從壽夢而之延陵爲周之純臣故夫子亦原其心以天下讓而不書公子見札非壽夢之得子也曰亶父聖昌而傳之亦若壽夢賢札而欲傳之也昌嗣位以服事殷夫子亦稱至德使札有昌志雖嗣奚傷是不然亶父之翦商無迹故昌德韜隱以事殷若壽夢偃然王矣札嗣而遂革之則傷父之志暴父

之罪匪孝也不革則淫名逼於天子而守節者安乎故
延陵之之欲一王也札蓋兼泰伯文王之至德有之矣
雖然泰伯有歷以奔吳今札讓僚以生亂豈其至德曰
札非讓僚也札謂夷昧死而光嗣也僚篡之而光誅之
則既伏其辜矣其言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由此觀之使光
不足嗣彼將立而君之耳光吳而親民約躬摧強侮弱
幾霸吳乎天下而視歷有光焉札固策光之能嗣而讓
也夫君子求仁得仁而已假自札生亂猶當以仁夷齊
者仁之而矧生亂者僚也札吾無間矣

禮記

卷之七

禮記

卷之七

季氏舞八佾魯罪也何季氏蓋無魯君耳胡至僭天子
入佾哉魯八故季氏入向若魯而六季氏踰六而入乃
可罪季氏季氏無罪乎曰季氏不入亦六矣是周之魯
也烏得無罪

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之燭有司跛倚以祭他
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晏
朝而徹子曰由知禮夫禮莫大於分罪莫大於僭季氏
嘗以八羽雍歌見譏矣今當階之事必有羽也四乎抑

猶入乎晏朝之徹必有歌也雍乎抑非雍乎使子路不能革其僭而徒以不繼燭不跛倚稱知禮焉末矣

或非子路之死馮子曰是難也子羔同之矣如死非則生是宜夫子春秋之也而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蓋無所非也子無所非吾安敢非且食不辟難信也死不斷纓貞也信以成義貞以俟死舍信與貞何以事君由非大臣非具臣矣

回死子曰噫天喪予由死子亦曰噫天祝予何二子獨繫孔情至此哉一悼道之無傳一悼道之將廢

漢書 許古論

二六 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參實偁玄實能玄之一貫玄能實之中庸

謂道中庸非書也

或問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僞乎馮子曰否人必精神不固氣血不榮腎水不足以滋然後汗灑如澍熱隆如暑不風氣糾不感精洩茲岐黃家所名虛火者也顏子既專氣谷真以固厥抵矣火顯僞而伏乎

伊尹之割烹非其身爲之也蓋借割烹爲喻以要其君於堯舜爾苟媵如尹何

學詩學禮於鯉博文約禮於同一也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

有若者游夏所欲師者也今從祀斥之不得與游夏並何也豈其亢焉孔子耶則泰山河海未有盛之論與秋陽江漢不可尙之論固無以異者而孟子亦謂其智足以知聖人豈曾子不可而有子可之哉然則欲師者游夏也非有若之欲其師之也豈惟其不欲將必力陳其不可如曾子而哄哄者不察以爲諸弟子亦嘗師之云爾也若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疑之於夫子而曾子亦罪之然則有若之罪在使人欲事之耳今未聞以此斥子夏而有若獨受其辜又何也論語記聖人高第以字而獨曾子有子以子稱則有子固曾子流也今斥之不得與曾子並則亦已矣而且使之不得與同罪之子夏並又何也以孝弟爲仁本軼宰予以和節爲禮用軼季路以信義爲言近軼子貢而以盡徹爲國賦軼冉求彼四子以有一體祀堂上而有子兼之軼之乃以似孔子斥然則學孔子者欲其不似孔子也何也

或曰偉哉孟子卓卓乎揭性善夜氣求放心爲學鵠也馮子曰此非始於孟子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性善歟子晉曰一氣孔神兮於

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非夜氣歟畢命曰雖收
放心閑之維艱曰收曰閑非求歟

哀無文易寧戚古之道也會哲倚門歌其友莊生鼓盆
歌其妻哀耶文耶易耶戚耶嗚呼歌之非也夫人而知
之也又胡爲乎夫人而效之也或歌於輓詩或歌於奠
章或歌於哀辭是人哲也人周也而又譏譏摘二子曰
哲狂周唐可怪也耶

或問祝鮀馮子曰正辭曰義彼皋馳之會能熟訓典決
德年以信萇弘而長厥君可謂義矣子惡其佞豈懼後

世之費辭乎

或問孔明不皇漢何也馮子曰鑿之明也在膏不在草
故膏沃則鑿不剔而明且吐華焉膏涸雖勤勤剔之無
益於滅耳當是時赤帝之膏涸而漢不炎矣孔明雖善
剔烏得而燃死燼耶

或問婁師德蘇味道馮子曰幾曷爲幾曰虎張其吻而
羣狐翼之苟狺狺焉與之爭鬪其牙曾不飽其一餒故
師德幾乎乾唾味道幾乎模稜嗚呼乾唾則唾者愧模
稜則稜者圓其殆哲人之遜於不虞者乎否則師德謂

味道客

郡守孫公

宏軼

以公孫弘布被試諸生檄馮子暨柯子

茂夏

校文於郡治之再思堂公曰弘詐歟柯子曰然馮

子不答公顧馮子曰非歟馮子對曰此弘以身諫也何
帝心罔極不可諫者也故身爲此以冀幸君之一念曰
天子純被二公布被君臣同心懋登漢道不亦可乎此
弘之志也婉而切矣奚其詐公歎曰子論乃至此哉

人言漢高誤於不學大誤時子

蕭姪 耀煌

侍請曰有說

乎曰帝深闇所嘗日左右與爲學者復有某人不獨賈

漢書 評古稿

三十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通生說之前也故能了大意多自得治效亦恢廓淫於
古後世人主學者無如漢高三子悅

或問秦建亥何義也馮子曰有戌者滅也以萬物滅於
此也亥者芟也以萬物芟於此也故步戌爲歲倉頡所
以考文建亥爲正祖龍所以革命然時正令善則莫寅
若矣亥子庶幾丑亡當

孫子貞

應元

讀分香賣履論歎曰子每言曹公

句操不

遂名德不符字獨夫瞞不爽實以爲信今觀之亦自瞞
安能瞞人

法言擬論語玄準易世斥揚子僭經殆過也吾儒信而好古者莫如朱子朱子補大學傳也或曰曷不效其文朱子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克成然則儻成句效之矣六經莫古於易莫深於春秋朱子作綱目綱倣春秋目倣左氏朱子僭耶效大學可擬論語不可倣春秋可準易不可何寬朱東揚之甚也第揚子有曰人姓孔而字仲尼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揚子知皮虎之非虎字仲尼之非仲尼而不自知其法言與玄之非易論語則過也且

真書 評古篇

三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法言論語可也玄以八十一首準易六十四卦得無有二準一者乎疇當一準疇當二準試起揚子問之必無以復我

一木假山爾蘇洵稱其理之不偶然而愛之又感之又敬之蓋以三峯自況其三父子也洵嘗言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而父不得以私諸子今父子自爲師友而眉山之文遂擅天下故不覺其喜幸而發之此爾然終是假山矧又以木爲之今雖不偶然豈終能保其久不腐爛與草木朽壤同也蓋必如泰山喬嶽撐天柱日萬

古不磨者乃爲可貴天下事假只不如真吾因此觀洵
父子議論文章大都木假山類爾

雜議篇 凡二十
二章

或問仙馮子曰山人也何謂山人曰不貪以爲富不辱
以爲榮不汙以爲潔不詘以爲高不毀以爲名不樸以
爲壽枕流滌耳漱石堅牙吸風掃胃蹈根穩足寂用於
莫用斂知於無知飄飄乎隔世而不相聞惚惚乎遺人
而造物游此困心之士浪然發憤以自放形骸之外而
求自在者也此之謂山人而仙在其中矣

雜議篇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有六不請聞焉馮子曰不費力力餘矣不耗精精
完矣不生事事治矣不擾民民定矣不喜刑刑清矣不
舞國國理矣是謂六不

馮子論割股之非孝也或曰殺身仁舍生義而割股非
孝何居曰吁此以形似論者也形似則噲堯之舜莽且
操文矣可乎吾請爲子精其所不然夫君子之殺身也
非不愛其身也爲處必死之地殺之則可以成仁不殺
則不可以成仁故不得不殺也向使可以殺可以無殺
君子不殺矣其舍生也非以生爲可舍也爲處必不生

之地舍之則可以取義不舍則不可以取義故不得不
舍也向使可以舍可以無舍君子不舍矣子謂割股同
也豈亦以子處必割之地割之則可以成孝不割則不
可以成孝故不得不割歟此殆不然也曰世有不顧父
母之養者今剔血刻骨忍死以食厥親乃足非乎曰可
矜也非孝也子親之餘也子之股親之股也割親股啗
親口親必不願也以親不願者事親仁人不爲也且割
股爲疾也今有餽若羹者曰此人子之肉也若必驚愕
不忍啜矣夫人子非己子也猶不免驚愕矧子乎其驚

寶書 雜錄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愕滋甚其疾滋劇矣故曰非孝也曰股餽而肉詞以甘
其親何如日子謂父母之於子也一手一足而曲甘之
股哉夫親恩之大如天無窮必以身報滅身不足若割
一股而已則是例親恩於一股也且吾聞之不虧其體
不辱其親孝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孝未聞以如天之恩
而報之一股者也故曰非孝也

夫生子必慎其所感里有感殺人而生者其子肩感驚
雷而生者其子角嗚呼感可不慎乎

兒之生惟泣呱呱耳月而後昉嘻嘻笑焉則憂先樂後

憂多樂少自生已然矣無怪乎一月之間開口笑者不多日也

或問禮樂之缺何也馮子曰火也然則易詩書春秋何以猶有存者曰當是時秦紀不焚農圃醫卜不焚易則卜也若詩述秦風書存秦誓春秋紀秦之文獻吾意秦不愛經而愛秦亦不得不爲秦以存經也若禮樂則焉所冀以幸免矣且簡易質直不款曲秦俗也而先王之禮則盛容飾繁拊缶呼烏多感慨秦聲也而先王之樂則和平姚冶秦曰是指與吾爲水火者不可不革不革

讀書
雜著

三五
明藏書

約園刊本

而遷於其說是使民多變無特操非所以強秦也吾故意秦雖次經多以有所愛不忍而止之而必火之者禮樂也曰如缺何曰允能深於易詩書春秋則禮樂在其中矣

訟必起於爭爭必起於憤憤必起於不能下人夫不能下人而至於訟訟必膝行蒲伏屈體受辱夫我所與訟者非必辱我膝行蒲伏屈體受辱者也使我少降其雄心移其屈於訟之什一以下彼則自可無訟惟不能少下也而訟寧膝行寧蒲伏寧屈體受辱以求伸一朝之

憤而不知彼聽訟者亦人也屈於此伸於彼君子猶以爲均之屈也不貴也苟又不我伸其將若之何故君子不訟或曰彼聽訟者宜下也非屈也然則見左右則跪見胥吏則賄見隸卒則惕息而祈亦將不爲屈乎嗚呼我所與訟者非骨肉則親故也不然亦與共事同利者也而不能下顧下於聽訟者之廝役豈不諄哉且始以一人之不能下而卒之所下者數十百人亦非善上入者也雖然訟而止於下人也猶不訟也蕩析由是死亡由是嗚呼訟可不戒哉

亂之初生也爲吏者猶畏之旣而安之末則相與幸之矣夫亂何幸也亂則務繁務繁則可因繁而舞之亂則禁疏禁疏則可因疏而玩之亂則時急時急則可因急而盜之故有一調發民方疾首而彼則心計曰如是利也尋否也尺有一科斂民方蹙額而彼則指數曰如是利也我否也官由此觀之亂生利生亂息利息夫安得不幸夫人平居無事雖有大奸盜無所乘不幸有疾則醫者卜者巫覡者鍼者木石者皆得食於子豈惟食之又從而乾沒之不幸有獄則輿者皂者門者胥者起滅

者皆得利於子豈惟利之又從而架虐之故疾者幸痊而利其疾者幸甚獄者幸出而利其獄者幸入情勢然也獨吏也歟哉嗚呼民生於亂疾苦極矣所望而煥休之者吏也詩云相彼投兔尙或先之今以投我之民而反獵之若鳥獸焉彼獨何心彼獨何心竊恐芒碭符澤閒有獸噬鳥攫者奮於無聊而莫之禁也

或曰有士於此室不容唾硯不宿墨一日而三熏其衣終食而百漱其齒苟非其人雖親故弗與接也若此者何如可謂清乎馮子曰細曰巖溜涓淨井泉冽寒雖細

不愈溫蠖乎曰子坎蛙也知巖井耳不有震澤揚子洞庭彭蠡而爲海內巨浸者乎曩空疑漚方艦橫葉魚背荻蒼雲根鳥絕匪風颼颼當暑切切盱衡而望蓋不知天之有地而水之有岸也是故納惡沱不爲之滄攬蝕蜃不爲之腥舟子一糞一汲不爲之溷則廣故也而又惡覩夫易撓易濁之巖井也哉故大聖混物君子別物小人絕物鄙哉徑乎斯人其細已甚弗可幾矣且終焉可耳儻官之守尉則簿書案積蓬跣階暴寃號嗔嚙極咎磔搏所必有也將遂弗問弗仕乎儻官之錢穀則糠

辣銅臭紅腐滛爛氣蒸火鬱屑越溲漫所必有也將遂
不會計乎儻官之刑獄則檢死驗傷坑肉醋骨蟲逸不
收肢離不屬所必有也亦將畏惡而不目令傷否詐乎
子試爲我復焉細其有廓乎廓則君子矣

今之奉我者必後之蔑我者何奉非心奉也勢在也
勢在能奉則勢去能蔑也故君子見其奉也思其反也
而若無奉也可矣

有故家子爲盜者或異之馮子曰若聞四貝相因之說
乎令貝爲貪者貝爲賭分貝爲貧戎貝爲賊夫賊之初

鐵書 雜談篇

三天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亦人也其敦禮節羞戮辱之心當不與我異惟見貝之
令也而貪焉貪必賭蓋居取謀利不越三倍事事得直
必至涉旬惟賭則一注百萬易而且多故與者賭貝貪
也賭必分己之貝而貪矣既貪無如何策曰賭猶注也
盍若不注得賭利於是挾弓劍鑿垣室手目所及盡探
取之甘以其身棄之於盜賊刑戮是貪貪賭賊者也鄉
彼陸陸時吾已決其有此矣奚異哉

唐以詩選舉士而李杜遺吁李杜非詩人歟王子

應選

曰先生殆自況也夫處而子弟從之出而公卿友之言

論關乎廟社文章施之館閣志亦適矣而復云之何且
蘭不晚發菊不蚤英物各有時具固在我夫焉必其終
焉而自傷也馮子笑謂曰得無公亦自況也乎付之區
區不足校已因取棊而彈之王子勝迺歌曰棊中勝負
字內榮枯一翻一覆孰寡孰多達人太觀何所不可予
聲丁丁且焉決賭

此寓京
邸時語

砥行篇凡十
八章

古之修名也養望今之修名也養利

人欲卓立於世不可使人有施於我有施於我則必有

類書
砥行篇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望於我且施一則望十而或半酬之則彼必缺望且將
以其半械繫我於是不得已抑志亂法以徇之則彼又
無厭以爲固當句不我足也益望以非幾使我棄官箴
被禍謫未有不悔且恨者極而發憤友其所爲則彼施
又爲之崇雖知之而快於一決甘心焉然亦淺拙矣故
豈若豫而不受其施乎不受其施則彼不我望矣彼不
我望則我不彼慮而得惟吾所欲行有所厚之也而非
酬也不得私我有所裁之也而非惡也不得怨我此行
已當官之妙訣也雖然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卒苟

而受其施者不足也信能約其躬澹其欲則常足常足則我無所藉於彼之施而彼之施皆我長物矣然後可不使其施否則財屈而舉贏惟恐其施不多矣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概而嗇歟曰否養親嗇而不我諒則懟祀先嗇而不我原則恫雖諒且原君子忍令吾親禁嗜慾忍口腹以直己乎故嗇身可矣

或譏馮子之儉馮子曰余惡乎儉使余多財而猶若是則可謂云爾也已夫節不足以爲儉讓不欲以爲廉隱不知以爲默訐不合以爲直窮人之所不能以爲能余

恥之

賈書 砥行篇

四十一 西明樓書

約圖刊本

或問安貧馮子曰夫貧者對富而言之不富之名也是故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貧也猶有簞瓢陋巷也敝衣耕魯襁屨不恥貧也猶有田可耕衣可蔽也啜粥飲水盡其歡斂手足葬而無槨貧也猶未至無粥無棺也聖人以爲苟得免於饑寒足矣固不必慕綺縠膏粱華堂廣廈以喪失其心也於是安貧之論出焉安貧者有貧可安也今之儒豈直不富而貧者哉也不雖粟不粒衣不縷居不廛殆空空誓矣使聖人處此將遂束手無措

以待斃乎抑別有說也夫將荼菴脯蓄旨禦冬雖鳥雀知之矧儒乎顧慕安貧之美名修邊幅之小好而至朝不食夕不食者往往有焉是其智不鳥雀也且一身易潤也彼其身之不能潤猶譏譏然號於眾曰我能肥國肥天下抑又何誣也然則若之何農圃上已次貨殖又其次闕柝

或問持富馮子曰地無不流之水人無不散之財持富難矣雖然隄而防之流必漸握長策而運之散必難何謂長策曰慎入正通三權則富將恢句恢而持斯固也

寶書
砥行篇

四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害必明擇福也綱紀必肅止邪也上供必預毋速官理也施舍必宜樹人也財貨必通廣利也畛域必清塞爭孔也交游必義任力也怨仇必解遠害也此謂入正事固當畏也而時有所不畏以示己之能幹人固當下也而時有所不下以示己之能立財固當節也而時有所不節以示己之能費此謂三權入正爲吾不可敗三權出人不可測而又必量彼己以制其低昂嚴出納而操其贏奇則天下之財可運之掌上矣此持富於恢之道也水流也故不腐樞轉也故不蛀財運也故不窮不

能運而惴惴以守曰我持富雖富也下

或問厚馮子曰吾厚夫己能是而人或未能則不自明以傷彼意者薄曰吾薄夫己有少能而鬻鬻然責人必就已者

家有五索內亂索骨肉猜狠索喜訟索牝晨索無職事索家有五昌雍睦昌力本昌畏禮法昌貧堅豐下昌不璧昌

國有敢言之士雖亂不殆家有篤學之子雖貧不衰或曰家難爲也狎則淫破義嚴則義滅親馮子曰不然嚴

家行篇

四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何親之滅也狎者滅之端也不聞古之善家者乎必曰齊家齊者不亂也必曰刑于寡妻刑者法也必曰家有嚴君嚴者不瀆也何彼誠見夫不若是則紀綱不立帷薄不修驕逆不懲豪悍不戢而禍亂由之起也與其禍亂起而滅之孰若小懲而大誡以福之乎故齊家而後家人宜刑寡妻而後妻子合有嚴君而後父子親

將興之家切切爾肅肅爾將替之家榻榻爾渙渙爾養老者當如養嬰兒而世鮮能查豈不知親之當養哉養分愈尊則勢愈隔勢愈隔則情愈疏不若嬰兒日在懷

抱而昵之也老者拘方執古多不近人人畏親之不若
嬰兒之啼笑戲弄於吾前也或有昆弟則事不身任曰
子獨我也乎又不若嬰兒之愛篤而情專也故世無不
慈之父而容有不孝之子嗚呼我亦人子也父嘗以我
之愛子者慈我矣我可不以父之慈我者事父乎老者
齒豁胃衰食不精爛不適口且難化故肉必以舌壓爲
度性畏寒衣雖不能輕煖必加厚復多蝨子婦日省視
庶不悶痒老者不與世接樂聞世態常喜子弟左右與
之劇談以永日怡情意必有所偏愛不揣摩其意爲之

鹽書 紙行篇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私厚則大不樂或僕有子女愛必踰於孫一飲一食必
請所與不可以舍孫愛僕爲望

謂怨望其親

均之爲子常於

賢者富者責備亦私之公而不自知焉則常不足最苦
子婦輩相仇又畏死凡慎終之節宜夙備而不令之知
不喜服喪雖有持功暫釋以見可

句

彼不敵也此皆老

者之至情能多方以體之推類以盡之庶不中不遠若

保嬰兒而老者安矣

千鈞之弩不因鼠利發機萬石之鍾不因鼃扣震聲儉
不顧禮則鄙介不容物則戾

天下不可無侃侃之論君子不可無鯁鯁之節

君子欲養浩然之氣在不求人欲不求人在己僅足人什九不足而欲僅僅乎足非痛焉而節不能故足之難節之要足則足矣胡必僅曰君子非求富也以得免求人而可矣故不求甚足甚足必汰且微怨求甚足必濫且妨人

馮子居家惟左右置大明律朱子家禮二書王生

以和

曰律亦須學乎馮子曰此吾先君子之訓也律者所以律人之犯禮者也賢者循禮則寡過而自不罹於法不

黃甫 振行篇

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肖者畏法則遠罪而亦不愆於禮

忠信之士蠻貊可行孟浪之人出門有礙

子經曰不臨財不見其廉不臨難不見其節

經世篇 凡二 十章

或問政馮子曰有狼政有鼠政有蚊政去斯三政雖不能鸞鳳亦幾之矣何謂狼政曰忿戾恣睢日悻悻焉仇視其下而啄之不恤後患是謂狼政貪婪其性傷殘其牙又恐恐畏人知而晝入夜出掩被飾此是謂鼠政智短術疏耳目斯吏使庭府之上訟聲成雷以磔割民而

不能禁是謂蚊政敢問鸞鳳之政亦可聞歟曰存之以
懇惻紀之以法度文之以禮樂而終之以不息汪汪乎
海唐唐乎天是謂鸞鳳之政

民之呼吏也必曰爺爺之者親之也嗚呼民爺爺而吏
獨不能孩乎民飲其血而肥其肉寧不有恧於民之呼
耶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悲夫

或問法馮子曰吏不盡法民有餘情所以感也故善持
法者常使民有不盡之情於其君寧舍疑寧失出寧不
求能吏之名然則弛法以媚無良乎曰非也民未必皆

虞書 經世篇

四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詐黠者也蓋亦有蠢直者矣以詐黠視蠢直而必搜之
則過過則不當不當則酷故法不可盡一也亦有隱情
匿志吾聰不足以廉之而苦於敲扑遂誣服之者將貌
服而心不服也故法不可盡二也亦有耳熟其惡或他
事覺不如是之甚也而以先入之說裁之然此罪非彼
罪也則逃而甚我故法不可盡三也亦有偶爾爲之而
卒罹大法雖其後也悔而事已至此不可反遂噉忍以
受之者故法不可盡四也亦有彼本無事先有意於罪
之而若真見其有罪如禦寇所稱竊鈔者則其人必不

聽聽於廷下矣故法不可盡五也亦有非其身之罪而親戚及之彼不得不爲法受惡者雖彼無辭而我實忍矣故法不可盡六也亦有兩辭具陳強者不必曲弱者不必直而一以強爲曲則諄矣故法不可盡七也亦有情真辭拙聽者惑於彼甘則謂其理之屈而辭之窮而實免之也故法不可盡八也亦有心有所私不欲明知於人而人偶及之則愧且懼而因反其所爲反其所爲則不得其平矣故法不可盡九也亦有己嘗以此受累而或所犯者肖焉則宿憤積怨如新而借以快其怒在

犯亦以爲不幸爲雷霆之震擊鬼神之掩捕而莫知從來故法不可盡十也嗚呼彼獨非人乎彼獨非蒼月而娠三年而懷者乎彼獨無父母妻子之愛乎而忍酷之或問廉吏多無後何也馮子曰廉烏乎無後也廉者必刻刻所以無後也廉而刻何也曰廉者性修惟恐人不知其廉匪刻人將以爲賄也故思避賄常過而入之嗚呼賄則避矣而民之命殘矣廉則見矣而民之骨枯矣枯骨以見廉殘民以避賄忍之乎天地神明福之乎廉吏無後以此然則貪而仁乎曰不可廉去其刻仁去其

貪後之昌否以俟乎天是謂臣紀

上好禮則民易使人知恥不能爲非

人皆曰刑者所以銷頑輒惡者也故雖至仁不廢而不
知民之不畏死也上以死嚇之下以死逃之是長惡也
先王知之故不與民爭錐刀之末而設庠序明禮義申
孝弟嚴拘忌以和柔其心銷沮其氣使其頑惡默而化
焉蓋民之氣至難馭也窮者若饑虎在阱常思磨牙布
爪以奮其怒苟非取之以計而使之不吾生餒之使之
見德必不可畜之矣富者若秋高之馬體壯氣驟不能
自禁必束之以鈴勒教之以馳驟乃可服乘故教化者
非徒明民所以馴擾帖服乎天下使不難制也嗚呼先
王之意遠而隱矣

古之爲政也使貧者富今之爲政也使富者貧

仁者隨地可以及人不必高位智者乘便可以正俗不
必峻權

天下之務非窄迫所能成也莫若裕羹肉者沃其湯而
柔其火則無膚焦肉生之患而齒不勤也天下之情非
輕躁所能察也莫若靜鑑形於止水則可以燭鬚眉平

中準而爽也天下之財非瓊急所能理也莫若寬買者
不與人爭錙銖之利則人樂得其直而貨通利滋此小
出大入也

政有五貴意貴眞眞則多爲之計慮而惠澤深令貴一
一則無所比況遁匿而法信動貴端端則嚴重有威不
刑而肅括嗜貴不偏不偏則巧伺者無所入以變移吾
之志意而治定言貴宣宣則聽不疑眩而承序易左右
廉而貨賂不行

聖人不爲難死不爲阨困

漢書 經世篇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兵者冰也冰之結也固如山獄不可撼也堅如金鐵不
可入也逮一朝而釋也決潰四出下巨石亂斧折刀舟
楫當之碎肌骨觸之離蓋流蕩軼裂不可收拾矣兵形
似之故聖人取義於冰而稱之曰兵冰結於北釋於東
兵治乎昉亂乎卒故卒者聖人之所甚懼甚防也兵之
卒也或以勝或以敗勝多驕驕則不顧其後不顧其後
則懈懈則敵人乘懈而躡之敗多恐恐則不暇爲謀不
暇爲謀則離離則敵人因離而擣之故聖人不勝勝不
敗敗號令倍明紀令倍一金鼓倍齊部伍倍肅故勝則

全勝敗不甚敗

冰溫煖則解是春不宜於冰也何冰本肅殺之氣也故非肅殺不成兵姑息則弛是仁不宜於兵也何兵亦肅殺之器也故非肅殺不立然則恣殺之歟曰怨不殺忿不殺私不殺疑不殺酒不殺去茲五殺雖有殺焉寡矣附民不寬民捍賊束軍不嚴軍橫賊

或問陣貴多乎馮子曰一而足矣夫何故古陣法幾百千多多矣率皆死法也而敵詐譖變幻忽若鬼神雷風蓋瞬息異吾徒執死法制之能揣機中奇而決勝乎夫

論語經世篇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易撓也古之立陣也非以制人以自制爲之綱紀其部曲止齊其步數條理其進退區分其先後使其雖推轉如翻車往來如飄風迅疾蹙厥如山崩海倒而終不亂如是而已非以多爲貴也后稷善稼不能率不著之農仲尼善教不能化自外之士軒轅善陣不能使失伍之兵故士皆用命無失伍一陣足也以意推之一化萬也士不用命一日三失伍百千陣無所用之也不足也陣也者真軍之土梗也歟

兵農之分也我知其故矣蓋英雄之首事也土著者不

從也謹厚者不從也富產業者不從也多糾合市井
頑游浪無賴子弟以集事事既集矣而斯人無所歸將
歸之南畝歟則斯人素非能耕稼者也必怨且咎曰我
能耕稼豈從君將歸之市井歟則無賴子弟且知兵又
恐復有英雄者呼之而起故不得已而虞餽之使之免
耕稼之苦有衣食之資若以酬其集事又以杜其他虞
此分兵農之本意也當是時雖未知農心而其重遷惜
身知可計中也遂因立爲法曰汝出穀粟養兵俾兵出
性命衛汝於是悅悅從之而兵農始分不可復一矣故
後世苟且之政非智不及皆起於英雄之首事不得已
而姑爲之者也

居官有二勿勿任意氣勿起聲名何也反而後有意氣
任意氣則知彼雖是而吝於從知己雖非而吝於改獨
而後有聲名起聲名則於人有不便而亦爲於事有未
妥而不恤嗚呼彼其所以自負自喜豈不錚錚者哉而
築隄割繻以自快也傷實多矣

結繫雖固必有可解之方絲纒雖錯必有可尋之緒禍
亂雖仍有可紓之策然非公明而定者不能察其幾

而善乘之

爲政者能使孤獨遺黎各得以其情陳於吾而豪強狡猾莫或撓之則志行而澤霈矣

或曰韋匡之經義精矣評其建白曾不及刀筆之蕭曹君實之文學尙矣覈其經綸僅爾復半部之趙普儒固肯董耶馮子曰噫子之論儒猶見別者而謂人無足也夫德言政學洙泗別其科經義治事蘇湖分其齋儒之具體者蓋算矣韋匡經義儒乎而君實文學儒乎而若眞儒則一以貫之時而措之三極無頗百昌咸豔法施來裔功格皇天誠所謂覲伊呂而失蕭曹沃完經而陋半部子豈未見其人耶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實言 經世篇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迴瀾正論目錄

貞白五書四

戒酒論

推棋論

正襟論

觀戲論

讀書論

爲文論

察謗論

務節論

迴瀾正論目錄

凡八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迴瀾正諭

貞白五書四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余獨學石峯歷有年歲每求所以自正者而不可得
更詣余余人敢抗顏取越蜀吠怪哉第虛詣當令
實歸輒取流俗所翫返諸理作迴瀾正諭示之凡二
卷八篇云嘉靖乙卯人日四明馮柯識

戒酒諭

酒猶醜也醜之殺人則知畏之酒之殺人則不知畏而
反甘之何以故醜毒顯而易見酒毒隱而難知惟易見
故望而畏之不敢近惟難知必待其毒之發以至潰裂
不可解而後悔亦無及矣故智者畏酒如醜愚者甘酒
如飴而世固靡哲而不愚也未飲之先心能將身一醉
之後酒則役我夫是故喜怒哀樂不中可否之節吉凶
利害莫識趨避之方幾事其所密也酒則漏以敗謀尊
貴其所嚴也酒則倨以犯上人有隱伏嘗恐暴露以覆
之矣酒則假訐示直盡而無遺己有怨仇嘗勸長厚以
忘之矣酒則猶憾如新報之已甚禁網以酒而弗忌也
忿戾以酒而弗懲也不惟圯德亂儀近貽不醉之恥而

且挑怨速禍遠甚喪亡之憂此其爲毒較酖多端曾是不畏當復何畏或曰子必性不飲矣天垂象有酒星地示文有酒泉人獨柰何不飲哉是不然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漢有酒泉郡因地沸甘泉而名耳故酒非天降也非地出也本於麴蘖成於水火蓋儀狄所以媚夏后而禹疏而絕之也然禹能絕己之口而不能使其人之不好能疏狄之身而不能使其術之不流故玄酒之淡化爲醇醪獨醒之風變爲沈酒而或者乃紀醉鄉稱歡伯寵以清聖燭賢之號著爲酒德酒功之文蜉蝣

連橫正論

戒酒論

一十四朝徵書

約園刊本

天地螟蛉人物芻狗教化瓦礫禮樂而傲然遂以真一義皇自命是固當爾耶抑其夙抱不常而齟齬憤激有所託而逃焉者耶託也逃也則飲非實飲醉非實醉外示汶汶而內察察貌若憤憤而志離離雖德歎中行而顧其言論風采猶狂者之亞也獨怪夫空言無當之僑師心不檢之輩亦欲借此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凌轢同類玩侮長土褻昵媚姦疾視法家如癩如癡衣冠而亡賴豪貴而酒徒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嗚呼糟丘酒池履癸奔舖糟啜醢楚狂戮鳴鳩日富東京亡鴟腦節

進西內泣杯酒責望灌竇夷耳熱口烏平通殛醉呵故
將亭尉誅使酒難近季布去昭然大誠誰不聞知而乃
誣天地以禍人世也然則廢酒歟曰祭以清酒宗廟之
所需也我有旨酒嘉賓之所衍也烏可廢所貴畏禮而
知節爾故居喪不飲致齋不飲當事不飲慎疾不飲恆
膳不飲至若賓价雅集醴序行勢難自禁禮不終辭
亦但使浹洽而已不必充其量苟善禮際而已不必竭
其歡誠如是則神長守其都而鬼弗瞰魂常安其宅而
魄不驚有不言言必有中有不動動罔不感悔吝潛消
吉祥滋至而孟子所謂先覺賈子所論先生庶幾近之
矣不然而樂酒無厭謂之亡是猩猩之智也不爲先生
先覺而猩猩乎猩猩人面小兒聲出入必羣人利其血
蹠則以計多設醇酒危屐置之路歧猩猩見之卽知道
其人祖先姓名呼云奴欲捉我捨去捨去良久復自謂
曰試共嘗酒及嘗甘之飲盡甕起屐而醉舞因遂顛躓
爲人所擒夫以猩猩之善揣摩明鬼物其智宜可以自
全而卒以不免何酒故也彼其捨去而復嘗也豈不曰
吾嘗之而去固無害者然而不嘗不甘甘則遂忘其去

以至此也故酒之殺人也烈於酖酖毒令人畏酒壽令人甘

推棋論

昔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世以是藉口謂夫子且教人博奕我何不可於是決機謀於指下定勝負於枰閒爭道不恭甘隕首而不顧對者求止寧留賄而怡如爲人覆局誇不誤以爲能與子對博笑瓜葛以爲謹此算彼應具稱國手矧窮膏續無有既時幸而勝則快於心矣不幸而負諸復爲決之正如嬰兒

連湖正論 推棋論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覲果得其一又思其二其三其四不罄所有不止又如貓之捕鼠一眼注之一耳聽之雷霆震而不聞滌髓進而不辨見先生長者而不作問之則曰余方有公事也而閒有矩矱方正羞與之著者反羣聚而咻之曰俗夫以不棋爲俗則必以能棋爲清孤山林子固世之所謂清修吉士也其言曰世閒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棋耳棋與糞較然不侔矣林子方且齒棋於糞而世乃求清於棋得非所謂謬用其心者哉無所用心者爲之賢乎其已有爲之言也謬用其心者已之賢乎其爲

務木之論也或憤憤言曰異哉棋者數出河圖儼藏兵法蓋唐堯憂世之所作也而連恥之不爲必未知其委耳誠知之如聆清角惟恐其闕矣余曰吁堯造棋法張茂先之言爾然而伎非六藝之列名雜戲具之中精之不足以立身習之不得以起家施之不可以經國勝之非所以策功君子不作無益害有益堯豈有是也獨其據局以廣地分布以張勢或爭先以往或佯棄而退或旁衝中斷以絕其援或外潛內隱以設其伏或鴈次魚貫而蟠之以曲其跡或聲東掩西而謬之以亂其趨或攻而圍之厄其吭而使之吐或遠而避之誘其進以陷於險以至敗棋可著過行有法多算少算之異效先著後著之中機比之他戲有意義焉故好事者遂擬之以爲兵推之以爲堯而堯亡是也縱有之堯典中獨無允執厥中之心法乎丹朱徒得其棋法故雖稱絕藝終爲不肖子而以天下輸於舜所謂藝成而下也舜則妙得其心法故雖無他技而德爲聖人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秦所謂德成而上也學者果能審舜朱之辨察德藝之分以其用心於棋者反而用之當務之急則精忠可

以極深研幾奇術足以應變成務事功立而志意著鄙
賤遠而聲光垂矣顧乃忽章主之正論蔑陶公之大戒
嗟和靖之不能爲學秋之專致妨時失事內以蕩侈其
心倨俚易侮外以徵怨於人甚或不擇倫比以友姦貪
利心一矣賄及衣物得失既關徒棋易子計智不行忿
厲相加以致變詐之機熟廉恥之道喪利欲之風成游
惰之姦起劫殺之名惡禮讓之俗傾刑獄之事煩身家
之計失不其謬甚歟惟世之封君及大夫告者身既就
聞子克任事以消永日可矣然律之耄期稱道儀冢範

連海主論 雜棋論

六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俗者猶尙偷焉況彼年少而憂方大身獨而事孔庶庸
得尤而效之也或曰棋固不當爲矣然探觀子言蓋深
明棋勢者也明於己而戒於人豈非戾耶是不然歷羊
腸者然後知其險而不可踰也過洞庭者然後知其危
而不可入也楊朱墨翟之害道不習則不知其說而闢
之嚴烏喙鯁魚之殺人不管則不知其性而禁之力故
余之於棋也惟明之而後知其不可爲而戒也奚戾哉
奚戾哉或乃推枰斂手曰吾不聞子言幾謬用其心於
一生請自今舍吾之棋而學子之棋矣

正襟諭爲當暑不
衣者生

昔康節先生讀書百源山也冬不爐夏不扇卒窺見大
窮微微爲百世師若是者吾未敢爲諸友望試卽物類
眾所共觀者譬之夫飛走亦類也頗有知覺觀鴈之秋
至燕之春來其於寒暑之際得之先矣然毛如是羽如
是未聞因寒暑而增減至彼草木則無知矣寒則以凋
枝杵幹當之而不懼不憂暑則益枝榮條暢與日爭茂
而無少退避意彼向陰草太不榮不實者有之故余謂
草木之無知愈於飛走之有小知者若夫人獨靈於萬

運陶主論正襟諭

七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物故上古聖人者出以爲飛走草木不能自爲之衣而
天爲之衣人則能自爲衣者也故天不爲之衣而特與
以衣之之具令人自取裁之夏而葛冬而裘皆人因天
時宜地利所以自別於物類者也而號襲儒生者解冠
卸裳裸形不顧曾不思物類之未嘗不掩體焉則人之
最靈又不若飛走之有小知益明矣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且儒四民之一也彼三民者日夕仿勤無頃刻暇逸
至嚴暑暍灼之際則或曝背而耘汗滴下土或操斤執
鋤揮汗成雨或肩輪擔負汗流浹背而苟得一蔽芾之

陰則成聚休思謂爲至樂吾與汝幸爲儒生既無是三
民之勞苦而且居大廈衣輕葛搖涼扇坐誦書史時或
焚香一炷啜茶一甌以清心腹固三民之惟日望而不
可幾者今又欲并葛而去之曰吾怔憤弗快也人或執
禮譏之反揚眉瞬目以爲此糠粃枝節耳嗚呼糠粃未
之知也況精鑿乎枝節未之能也況本根乎且糠粃由
精鑿而後有無糠粃則精鑿不可得枝節由本根而後
達無枝節則本根無自蔽矣且予以衣冠爲禮之麤則
籟焉不掩體者爲禮之精乎翫其髮刮其鬚幻視其軀
而必空之者爲禮之尤精乎吾未之敢信也居則曰不
吾知也或知之而上覲君下莅民六月率師則朝衣朝
冠何如袵裕之便章衣章弁何如縞絺之蒙亦將不快
而去之乎窮而事師達而事君其道同也獨而燕居眾
而在公其致一也諸友勉乎哉夫體不可適定之者心
欲不可縱綴之者禮故袒裼裸裎吾不爲柳下惠之不
恭也不衣冠而處吾不爲子桑戶之太簡也禿頂窺竇
大叫乞飲吾不爲光孟祖之放也露形眦視乃始更衣
吾不爲彌衡之倨也面垢不滌衣垢不澣囚首跣足攜

婦人冠吾不爲王安石父子之無忌憚也吾所願學而身率諸友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君子耳諸友勉乎哉毋甘爲物類之不若而謏康節先生於不敢爲則庶幾哉四民之首而不負獨靈於萬物矣不然程叔子所謂天地間之一蠹也奚其可

觀戲論

戲非古也古者歌詠言舞動容所以助流德化宣暢利心非直爲觀美也厥後燕僻濫數之習滋由是和平雅淡之風蕩俳優戲於前齊人所以屈也角觝設於庭六

通鑑正論 觀戲論

九 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雄所以血也靡靡寫於澤晉氏所以敗也女樂觀於郊仲尼所以行也儻絀效其伎西漢所以頽也黎園寵其名蜀都所以走也雖皆歌舞之技流末裔然戲者戲也名之以戲未有得其正者也是故其爲伎也色中藏聲聲中隱色苟以幸人之悅不顧喪己之心塗抹爲妍咎馮爲榮變幻爲能便儂爲巧甚而人所羞之暗室屋漏者彼且於日中上處揚揚焉而力爲之惟恐其情狀之不露醜惡之不形而無以資人之笑噤也此其揭廉恥亡行義固已甚矣而世之衣冠之胄學士之倫乃爲其

所迷惑而不自克張飲則以娛賓報賽則以娛神其悅而從之也營營乎若青蠅之逐臭也其溺而不止也切切乎若田蛙之殉血也彼此相師因恬不怪或搗朋挈儔比下賤於通衢白晝之中或蒙鼻囚顛匿形迹於賈筵燭影之內且曰古聖賢猶有所戲也豈觀之不可乎或者因之以鑑而興焉又益矣嗚呼彼蓋以詩之善諷記之一弛孔之割雞韓之毛穎爲說也豈知謹由德善弛以濟張割雞志喜毛穎見奇非苟而爲者然其閒猶或有疑於其徒者焉以爲正之不得曷所不至也況滑

稽之巍墳而俳優之細點欲以鑑之不適以勸之乎吾見一齣易言二齣易貌三齣易步趨四齣易胸襟五七齣後融然化爲俳優矣可畏也余將示子以天地之大戲子試觀焉夫經連南北緯絡東西行止啓居任意所使者戲之場也上而王公士夫下而農工商賈內而父兄妻孥外而交游故舊戲之人也自康衢興謠麥秀肇歌以至風雅離騷詩賦曲行樂府琴操詩餘之類或冲然淡以平或濃然嬌以婉或俏然靚以麗或嫵然眇以幽或淒然哀以怨或矯然標以疾戲之曲也凡六經所

紀百家所載其間都俞揖讓清定唯諾之文安樂恐懼
唱隨離合之義羈愁旅思慷慨歎息之貞與凡守正而
不阿戲謔而不虐可喜可愕可感可悼固不備有戲之
情也至於風雲之變幻日星之隱曜雷霆之震吼嶽瀆
之喬陴草木之榮枯鳶魚之飛躍風俗之燬惡政治之
沿革禮樂之汗隆軍兵之闔闢戲之變態也果能於此
觀之則耳目所及情境皆真觸機悟心所得白別以之
而歌則爲曾子之出金石矣以之而舞則爲孟氏之忘
手足矣當此時也雖碩人赫如而錫爵薛譚轉喉而邊
雲尙不以彼易此而何此戲之足云語稱達人大觀觀
此而已

讀書諭

漢徐生爲陳蕃設具蕃至不能一咽夫蕃素長者而豈
其以口腹忽故交哉特以王公貴人之養非士之養而
偶不便焉耳夫非獨口有蕃也目亦有之今爲文以應
有司者十九而徐也其何以入其目也故必主之以不
爲事勝之心翼之以此日可惜之念而廣求平生所未
見之書勤而讀之不鉤其玄自精及蠶無所不淹不恰

其斷自首逮尾無所不貫習其數必脫忘其故若魯男
學展禽於閉戶熟其音必想見其人若尼父得西伯於
操琴則識隨學長文隨識高吾雖自歎不及而收名定
價者其肯舍之乎又況神智則可益氣習則可移有謀
則能斷作事則有術對人而言語有味考異則辨核不
誣如此乎書之用博也而乃或廢饑寒或阻患難或諉
疾病或友衰老且膠膠曰錯讀不如無讀之愈也泛讀
不如少讀之精也蓋徒竊臬夔何書可讀之見以爲之
辭而不悟今人有書不讀之惜深足戒矣幸其意本圖

通論

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詞止自解世之剛明不惑之士若匡鼎明經鄰壁有
曜黃霸繚綫受書夏侯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衛武抑戒
既耄猶箴莫不感憤成志不讓當仁立乎風靡之中而
任實轉篤是膠膠者尙未害也惟近日一種簡捷之說
能乘人欲速僥倖之心而沒入之最爲學者心髓之害
不可破除其言曰讀書覓舉媒耳取章句而誦之舉套
子而模之一舉而青紫拾矣若子言雖沒齒未及也嗚
呼使套子而人盡青紫也則吾之爲此言也是導人鼓
琴於筓門也信迂之甚矣然而套于者千萬青紫者不

一二也以其不一二知千萬者之愚且惑也生而麟鳳
豈作狐烏稟以螯蛤必無翥鸞鵠希鶴鶴徒傷其尾羊
易虎鄴卒戰於狼人之貴富貧賤則固有分矣彼以套
子僥倖者非智得也東郭先生所謂厚於命者也吾何
慕焉讀萬卷而不得一第者非愚失也班叔皮所謂貧
窮亦有命也吾何詘焉不慕而養益純不詘而志愈勵
以無愧真實舉子當必有具隻眼者識而拔之霄漢之
上或經營或毗輔出其餘以料理之自然光明俊偉做
出人不能做的事業望實尊重澤亦深長若徒僥倖以

選獨正論

讀書論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其身則名論素卑人固先以伎倆之矣縱思勉焉以
圖後功而朽樗不可以支廈尺水有難以爲波雖或勢
燄熏灼一時而風韻杳然隨身歇息則亦何足貴也而
況僥倖者舉皆不勉者也酒色田舍者也嗚呼以少壯
強力之年又無患難貧苦之害徒以僥倖簡捷之路遂
使束書而不敢觀以至於此豈不可痛之甚哉然則柰
何亦曰多讀以厚其積多文以富其家毋使長者有不
咽之迹斯可矣

爲文論

爲文無法也假法而爲之者非文也而世之論文必以法是不明乎法之所起也法之起也由於實不至而強模他人之言語以爲文而無所得也於是研窮其故槩括其義立爲一定之法以號於眾曰如此中式不如此雖復才美不中式猶蠢動誣厥辟而有司者明其律例以示趨避焉耳故法者文之窮也不得已而設也智者創物而安事乎此哉聖人之文五經盡之矣而讀易者如無詩讀禮者如無春秋蓋不相因而至於至也故五經無文法賢人之文四書盡之矣而學庸自成其學庸語孟自成其語孟亦不相因而至於至也故四書無文法詞人之文自韓柳以下六大家盡之矣然歐學韓而韓怪奇歐平易洵祕孟而孟雄剛洵峻削夫學之祕之而卒反之故六大家無文法何也象生法必效文無象者也無象而體乎象爲神數呈法可極文無數者也無數而行乎數爲妙故虛以涵之氣以畜之感以通之精神以發之揚之則九天之上抑之則重淵之下大之則華嶽之喬纖之則毫末之銳異之則珠璣之珍常之則菽帛之貴輕之則螭蟬之翅重之則鍤鉄之沈文之

則追琢之章相之則瑤珉之質通之則江河之決止之
則砥柱之立操縱卷舒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志所適
立意於語言之外遊刃於固然之因不法而法法而不
法夫是之謂至法謂至文雖然墨子之刻寫不緣法而
飛夫人而效墨焉則刻鵠不成反類鶩矣九方皋之相
馬不因形而知夫人而效皋焉則求驥不得且類驀矣
故法者在諸友又不可以不審也余雖不文請以夙昔
之所自力自信者爲諸友誦之大都作文須將一篇起
頭結尾過接用意處俱渾融完具於胷中然後下筆構

運瀾正論

爲文論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寫出胷中所見則文字自然渾成不破碎而有餘味
若做了一段又思一段縱有奇意終是補轆不成片段
矣又曰文章只如人之說話只要條暢明白說得自家
意思出來不在求奇故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作文如造
屋務令根基深厚間架正大有臺閣氣象中間便少些
門扇亦不甚害若起了耳房側屋雖裝得十分細膩終
是小家子又曰作文如撮戲哀者真能令人哀樂者真
能令人樂喜者真能令人喜怒者真能令人怒纔是作
手若在皮膚上說得幾句正如隔靴爬痒濟得甚事又

曰文者欲其不羸章者欲其不晦不羸不晦便成文章
又曰爲文須肉骨兩稱骨勝肉則羸枯而不腴肉勝骨
則猥闕而不立又曰理欲直而周意欲曲而明句欲秀
而莊又曰余初作文雖成片段只是不透如有一重物
事隔在心子上久久用工直思到底如擴滂霧而見青
天做來文字覺無渣滓凡此數條皆作文之要法諸友
果能用力於此則如嬰兒之學步始雖蹇蹇倚於物學
而熟焉將終蹇蹇險會是不意矣鳶雛之習飛始雖數
數視於母習而慣焉將上薄雲漢全不用力矣故下之

淵源主論 爲文論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詞人六家可七也上之爲賢人四書可五也又上之
爲聖人五經可六也諸友勸哉

察謗論

昌黎作原毀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斯言也
所以意人之自修者也夫譽必有試謗必有因謗毀之
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今夫華嶽人豈
卑之我丘垤也而詭之以爲華嶽則人不許其華嶽而
丘垤之矣是丘垤我者道其實非謗也乃惡己之見破
也而大言曰吾事修而謗興曾不反己之本非華嶽也

亦終不華嶽矣今夫河海人豈淺之我溝渠也而詭之以爲河海則人不許其河海而溝渠之矣是溝渠我者道其實非毀也乃惡人之中己也而大言曰吾德高而毀來曾不反己之本非河海也亦終不河海矣故謗毀之來也不可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不特是也好勝者己之情也忌人之勝者人之情也我有善五而居之十人必過而抑之曰斯人一善未修也彼非無好德之心也爲我以是蓋人而不平之因以蓋我也使不十其五而三其五則彼不與我爭彼不與我爭而後吾之名得以浸明浸昌雖五也可七八於天下而況七八者乎況十者乎是自大者不大也自貶者不貶也故謗毀之來也不可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人之起謗也非能以絕不相類者誣之也必撫其迹之近似者而參之已使聽者不疑而入也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惟其有萋菲之文也故得飾之以貝錦也使無萋菲貝錦何從而飾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惟其有哆侈之形也故得致之以南箕也使無哆侈南箕何從而致也故謗毀之來也不可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雖然謂夷

也溷謂躄也廉謂娶孤女者搥婦翁非必皆萋菲者也瘡瘡多出於所憎而毛羽恆成於所好獨奈何哉噫君子之尅惡也尅於盡精義也精於極果夷也可無察也若僅免於躄而已未可以夷解也孤女無翁也若娶非孤女則翁雖不搥或者不愛且敬也肉必將敗也蛆生之木必將朽也蠹壞之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王仲淹曰何以止謗曰無辯何以息爭曰無爭此自處高者也鄙其人不足與校若雀跳於簷風過於耳而與我不關也周公有流言之謗亦寫几几

選漢正諭家語論

十八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孔子有黨君之毀安受不辭此無辯無爭者也蓋聖人本無過者也其有時乎過者不得不過者也不得不過雖謂之無過可也借使周公孔子於其謗也而師保之周公將不負展而立天下乎周公不得不負展則不得不流言不得不流言則不得不几几孔子將不爲尊者諱乎孔子不得不諱則不得不黨不得不黨則不得不安受故無辯無爭必聖如周孔而後可以與此下此則小人之無忌憚也非君子之自修也故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然則與之辯乎曰非也

不可謂之無辯而忘內自省也聞有欲駕禍於我而搆
無根之言於有力者使惡之吾苟不爲之自明則禍不
旋踵矣又有彼此扇動其說使之相惡而已爲好於中
因以自售其德使不置其爲好者而於所以相惡者各
自明焉則疑不釋禍不解而小人之計中也然自明而
已不必辯也辯則有不平之辭有不平之辭則人反不
我直矣此處謗以避禍之術也雖然人如此其多也而
胡獨於我乎駕禍也又胡獨於我乎扇動也此必有以
致之者矣故謗興於事不修毀來於德不高謗毀之來
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之也亦有我無惡於彼
也彼亦無惡於我也徒以利在是而我或有妨於彼則
思去我以媒利而謗之則必讓其利而逃其辭曰吾與
彼無間也必不疑我利讓則彼志盈辭逃則彼意惡盈
且惡則謗我之心絕而吾之心跡亦不待辯而自明此
消謗者也故謗毀之來也不可不察其所自來而師保
之也

務節諭

人材之所以不古若者我知之矣以其慕古之過用心

之咸博學而一無所成也然則古不可慕心不可咸乎
又何讀書論之尙博也曰非也讀書亦學之一節也有
士於此口讀書而手作字書可記乎字可端乎故心不
可二力不可分分之則彼此不得力而無成不分則致
一致精雖不能咸而其一節亦足以成名於天下故樂
工皆盲以業專也仙子坐闕釋子面壁以心一也張旭
聖於草而不聖於楷鍾繇聖於楷而不聖於草彼一書
也猶不兩能矧欲求能於書外乎少陵精於韻而不精
於散南豐精於散而不精於韻彼一文也猶不兼得矧
欲思得於文外乎伯樂之廢無留良以之顧兔則詩造
父之羣無逸馬以之馭鹿則奔養由基攻弧矢者也故
巧極於穿楊班輸子權斤斧者也故妙神於梯雲種樹
小業也而郭駝專之則移徙無不活屠牛鄙事也而庖
丁尸之則眾理罔不解扁鵲之見垣一方未聞他業之
皆如醫也伯牙之聽徹六馬未聞他術之皆如琴也然
尙有可諉者曰技至若虞廷之五臣幾乎聖矣而明水
土者不稼穡明禮樂者不工刑闕里之四科及乎賢矣
而工德行者不言語工政事者不文學彼豈不知咸之

爲美而顧安於一節之士以成名哉正以天下之事變
無涯而人之分量有限以有限之分量而欲盡窮天下
之事變猶夸父逐日徒東奔西馳卒無益耳故我非元
聖之周公則不可妄慕其多材藝而欲覲之也我非天
縱之仲尼則不可妄慕其多能而欲幾之也莫若務節
而已矣節者何也在天則爲氣節之節言一氣一節也
在人則爲骨節之節言一骨一節也學而務節焉將春
夏秋冬各專其令耳目口鼻各一其官雖不能相通而
卽其所通者晶晶乎晷日不足爲熙轟轟乎迅雷不足
爲震而人將以誇節歸之矣奚其戚夫戚猶海也渾涵
停蓄洪洞濇潑故時乎潮也雖支渠曲港忽若生蛇走
入須臾皆滿若巳午之月旱賴枯槁之水活苗而苟以
一力灌眾田無救也必致力於一田之閒則水足田渥
矣今學者自視孰與海多乃求成於節外也胡不觀植
果者乎結實大繁則小而酸澁摘而存之則眾液凝焉
木精委焉而實彌大味彌嘉矣又不觀孕字者乎一母
一子則子壯若鳩鳩之七子則一乳而七分子雖多曾
不如一之壯而可恃矣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

遠人勞心切切傳曰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
不若小而察正有見於此耳而廣獵者方且謬爲大言
曰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嗚呼始也恥一物之不知而終
也一物無所知豈非不自量之過哉故學莫如務節而
已矣雖然雜物揆德亦至蹟矣吾欲務節安節而可曰
審諸已而已杞柳可爲栝椽也故栝椽之使栝椽以松
柏不栝椽矣金鐵可爲劍戟也故劍戟之使劍戟以沙
石不劍戟矣毛穎之爲筆楮穀之爲紙因其性也青出
於靛藍絳出於茅蒐假其色也故因其資性之近者而
成之則易強其資性之所無者而成之則難亦審諸已
而已

迴瀾正諭 務節論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序

慈谿馮景貞氏督學閩中雅與余相善也聞嘗論及學問似不以近世良知之說爲然者余心異之以爲此說浸淫日久海內高明之士類入於其樊而不能脫而景貞氏獨有以自異此其見必有過人者非苟而已也已景貞氏出其先尊人貞白公求是編示余余讀之蓋專爲明是學而作其於王氏傳習一錄章解句披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其言甚辨而確乃知景貞氏之學蓋自其家庭間接受所得淵源遠矣嗟乎夫王氏之能以

求是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說易天下而驅世以從己者豈有異術哉不過曰使人速得自見其本心而已顧其所得僅虛靈發見之竅而非性命從出之原見謂理由覺生而物不與於是悍然斥格物爲義外凡古人之言性言命所謂秉彝物則者一切以良知冒之蓋緣其用而遺其體雖知有覺而覺之所自來與覺之所爲則者俱未及也此其悟甚淺其言絕不經見而陋者樂其簡便反推爲窮深極微之論其樊使人以氣爲理以覺爲性以人心爲道心高者止於弄精魄其下則入於權謀捭闔而不自知也蓋迄

今而流禍極矣夫人惟真見此心之理出於天而不可
易存於未發而不可離然後戒謹恐懼以保之而因物
察則以循之用能不失其本心之正而合於天理之公
若僅僅覺從心起理從覺造則縱橫顛倒亦何所不可
至哉惜乎王氏之有所見而未暇反其本也當王氏時
其學尤盛行於吾江以西獨秦和羅整菴先生起而力
辯之而江以西之學者莫能信也蓋學之難明久矣貞
白公生王公之鄉其時流風未遠獨能卓然不惑折之
聖言斷以己見若此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
乎嗚呼孰謂一世之耳目可塗而古今之學術可亂乎
哉余讀之不勝慨然因序而歸之景貞氏萬曆辛亥仲
春月上戊日賜進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高
安陳邦瞻書

求是編序

求是編者貞白馮先生證學之所爲作也學匪脩無實
匪悟無靈匪參稽遠印以定於一而不離其宗又不能
無謬先生怖其謬也故必求其是人有好異人有矜勝
先生曰我求是焉而止何知其他先生之心苦矣而畸
於傳習錄之爲斤斤何哉昭代之學薛醇胡篤陳近微
而新建近大又邇來壇坫強半拾傳習口角而揚其波
則姚江之是非定而此學始明此胡泄泄而可也王氏
之建鼓一代者非致良知乎剜孟子去其能贅大學益

求是編序

一 國朝叢書
物園刊本

其良文成之慧復古本以篤初而不避添除之顯跡者
凡以砭考亭之格物耳考亭豈玩喪者而不敢謂玩喪
不緣於廣鶩豈主反求不爲無謂顧格物必不可諱不
用諱也立大孰與象山嘗考索中夜矣獨何匿之深乎
格物人原卽是誠正人離兩傷合雙美已不願爲廣鶩
乃不嫌仙不嫌釋併不嫌恢詭譎怪附麗起者方不憚
矯恣以蓋其不物之軀而猶號於人曰我學固如是吁
茲大也不乃其所以龐耶先生謂其不儒不仙不佛非
求多政求是也求是奈何讀書窮理而言語文字之外

別有用心處先生之寫晦翁乃其自況歟先生著述種
種深眇如三極通匡濟如宗藩訓典而力扶一代之正
學莫大於此編先生仲子居方氏督閩中學翻刻以式
閩士閩之士顛印焉一新於此學而詎聞之專承之也
居方行部清源持以見示僭題末簡嗚呼此豈好異矜
勝者所能一二哉時萬曆壬子歲春王三月清明日分
巡興泉道福建按察司副使晚生金谿張廷相頓首拜
書

求是編序

子朱子問居敬窮理之緒於洛使靜爲動根曰爲足君
兩者相御以成合內外之道真搜遐矚圖變設權一言
蔽之宜不敬若故自謂素所論著道問學爲多而有發
憤刊落之想習者不察遂謂書可盡言跡可爲履心之
精神陸沈楮墨封紫陽之半疆籍洙泗之廣宇非作者
過也道未墜地姚江乃興隱顯互融智聖交徹三極五
常六經百氏如鑑寫形如金入冶復其見仲尼之心乎
革言三就巽權是儀竊國之資虞在聖智吐茹之際夏

求是編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乎其難之也守實不慎倒阿借叢狹主分驅具曰予
聖君子曰與其爲恣睢也無寧爲桎梏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柱下激乎哉其以救世也傳習者王氏之權書也
夫權所以奉實亦所以隳實也奉之也見以爲浴日隳
之也見以爲履霜此慈谿馮貞白先生求是編之所爲
作也夫是非者有在無在無在有在惡乎可求惡乎不
可求善求之是非藥也不善求之無是非病也夫延曆
之術何必不傷生而糜腸之藥何必不已毒哉願所治
謂何耳治在外義傳習主之以溯紫陽之源治在師心

求是主之以捍姚江之委今之不可無求是猶昔之不可無傳習也猶之不可無也雖曰非之也何傷遜之而親壞之而成使怒勝思用寒伐溫損於昭昭益於冥冥由斯以談莊叟之尊素王豈獨在孟氏後耶故君子無是非之情而後可以有是非之權權合於無心而情生於有我此善不善之辨也先生之傳書其在求是乎其功洙泗與姚江略相當矣儀部君景貞者先生守嗣也辛卯余將入燕而識君於阜城之舍館明年君偕余姪體中成進士而以是編屬余爲序余方情求先生而私

求是編序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傳習躊躇而不敢應者數四不得已而篋之十有六年轉徙於是非之情者無慮十返而後知先生之於姚江莫逆也乃使楮生受辭因體中函而歸君以爲竊姚江之權者懼焉萬曆丁未孟秋月吉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編修皖舒後學吳應賓頓首拜撰

附吳觀吾先生寄序啓

當吾丈之升於天也而不佞方且鍛羽空谷星紀旣周音書彌闕時時從槁木死灰中追憶玄度浪作彈冠想草菴雨夜錦障花時玄宰無私何當借筭而眞

人之駕彤管之遺至今五色光怪照我文室誰云一
壑中無萬戶侯耶尊公求是編可謂末學金湯邪師
瞑眩而不佞往者未知其解宿諾至今掩關息機偶
一念至欣然授簡因舍姪報命盲人捫燭正可供青
眼者一大噱也馬首南來遲聞七發應賓載頓首

求是編序

貝白公子大父行也生與予同甲稍長同席研書指爲青雲交及壯而遊庠校予媿先第而公日以著述爲事晚賢良應詔選復罷閣小試褻藩幸裁訓典未及進呈而以病請告矣尙安得讓謀廟廊以行所學也號錫貞白若曰陶隱居云初余歸金陵公拏舟過訪朝夕議論歡甚因叩榻來所撰著出求是編示予予受讀見每段輒疏陽明先生傳習錄之語於前而伸己之辯於後聲聲數千百言不道笑謂之曰昔屈原離騷揚雄反騷左

求是編序

一個明藏書
約圖刊本

思招隱陸瑒反隱左丘明國語柳宗元非國語文人相輕往往持堅白而不下蓋有意於求勝也公之爲此編也何居公飄然曰吾何敢求勝哉凡以求是也知我者謂我求是不知我者謂我求勝蓋爲我序之予應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而言道者二之有是焉有非焉非非者近乎訕是是者近乎諛陽明先生之言恐未可厚非也記曰眾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之不作也久矣予安知是者之是而非者之非乎非者之是而是者之非乎又安知是是者之是而非非者之非乎故指璞而示卞子卞

子曰玉斯玉矣持馬而示孫揚孫陽曰千里斯千里矣
傳習錄與求是編故在也觀者不徒曰錄之言是也編
之言非也又不徒曰錄之言非也編之言是也不主以
先入之是非而靜觀真是真非之所在以合於聖人之
道則於二書之是非猶馮河濟之濱而清濁不相掩也
余座主石麓相公當世之下子孫陽也嘗執此質之以
目眇令侍史揭讀一章而聽之則論孟子盡心知性章
也讀畢謂子曰此段原卻差些錄差則編是編是則公
之爲此書信非求勝如文人之相輕而學者循是以入
焉庶乎其不差矣予何足以知之而言之時萬曆壬午
秋八月旣望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前
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姪孫馮謙頓首拜撰

江藩永齋殿下重刻求是編巾幅書

宸涂頓首啓頃者生有事新吳幸錫珍集朝夕誦讀殊覺快心第不肖殘朽胡不自量敢談性命之學穢瀆亞聖之門又不可無一言以通下執事有辜良教昔者陽明先生在敝省時與生先王情好惟密旌節枉顧講談終日契若金蘭以督撫交接郡爵無如此公友愛先王之厚也故先長兄得親受業始終執門弟子禮以後先王專擇陽明門下高弟命諸子孫咸從焉在父兄庭訓師友設教日以講論古本爲課故夫新本改正爲是補

求是編

一 國朝叢書
約圖刊本

輯乃非皆罔覺也今生幸得珍集見求是編中以字義發明親新之意聽訟章是釋格物傳文體認真實文理貫通諸前賢所未發使數千年聖經賢傳粲然復明於世乃曾孟復出程朱當聽命焉非天下至誠不能與於此矣生出示諸友無不欽仰但古本久失其真珍集非閭閻易得請以求是編中數章刻爲巾幅俾世世家傳戶誦人人通曉庶幾門下新學化民之一助爾稍待來年刊印完日另專請教茲聞道從南旋愧不能執門弟子禮聽焉悵然悵然今特具疏專申鄙忱但識荆之頌

未審遂於何時爾翹首道旌曷勝馳仰小陽月念二日
宸涂再頓首

求是編書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自敘

丙寅春郡博士張香山先生脩齋創道以柯學頗得源委申請捐俸延之主會時陽明王氏致良知之學盛行凡講學者莫不倚以爲說然亦非能真知其是與非也附和而已一日會中乃有推之以方慈湖楊子者柯應之曰慈湖之學在不起意以爲意不起則性定而動一故其所稱說輒惓惓於易無思子絕意而務持守於意態未動之先以自爲一學若陽明之致良知則是卽其心之所起以爲善而直從之將必有變奪宗認賊作

求是編自敘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者此世所以多小人而無忌憚也今以彼一心學此亦一心學而概同之過矣張公釋然喜曰是也因命筆之書以詔來世而余謙讓未敢然心則固任之矣乃庚午秋疾瘥至辛未春稍瘳閉門養痾人事阻絕閒中意思亦甚安適遂取代行傳習錄沈潛根究得其可疑者章爲辯駁以要於是成此編云昔孔子沒而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辭而闢之而楊墨息孟子沒而佛氏之言盈天下其爲昌言以排之者若原道而下固已多矣而佛氏卒未息何哉蓋楊墨心髓之害在無父無君孟子

深探其故而鍼之靡之門牆比之禽獸推其禍之所極
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故人視楊墨之說如毒藥猛
獸惟恐其爲吾心術之害也而遠去之故其說遂息佛
氏心髓之害固未易知而排之者乃謂其頗聰明識道
理又謂其比楊墨尤爲近理又謂其知有極高明又謂
其只做得孟子盡心知性一段工夫又謂其舉體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又謂其高過於大學則名雖排之而
實與之其何以見其爲害之甚而必當攻之乎此其說
之所以未息也陽明固自謂得孟氏之傳者其於闕邪

求是編 目錄

一二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衛正之方宜知之審矣而其言乃曰佛氏之教與孔子
閒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又曰二氏之學
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而頑空虛靜要之不可以
治家國天下夫苗由根生流自源出既佛氏之學與孔
子相出入與聖人只毫釐而豈有措之日用缺漏無歸
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者乎觀其缺漏無歸則知其教與
孔子相出入者固大相遠者也觀其不可以治家國天
下則知其妙與聖人只毫釐者固千里者也蓋佛氏惟
知有其身而私之故其學在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爲

事而其效極於涅槃以成就自己聖人則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不私其身故其學在克己復禮以朝問夕死爲可而其效極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其大致固甚懸也嗚呼墨氏無父而佛氏則棄親而谷隱曰出家矣非無父乎楊氏無君而佛氏則遣人而立於獨曰出世矣非無君乎楊氏無君未必無父墨氏無父未必無君而佛氏兼無之是合楊墨而爲一人也楊墨且爲禽獸合而一之者其又何如儒者不覩其害之若此而徒心駭目眩於其超聖宏大之說若有契於夫子之上達者

求是編 自敘

一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陰附而爲之辭而不知夫子固學而達者也上律下襲明物察倫一腔之中灑然融釋隨所證現種種皆眞佛氏則離學以爲達者也彼所謂大圓鏡中鑒照無礙者不過存想之極若有所見於恍惚微茫之中如夢如幻以自誑者爾而非眞能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聞也然則儒釋之辨不於其用於其體不於其麤於其精而世恆昧昧焉此求是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道無半和眞妄當究其指歸心有極則是非必剖其疑似學者明於此編之說則陽明不得同於慈湖慈湖不得合於孔孟

而聖學之明異論之息端可冀矣雖然非國語者卽以非國語名其書其非國語名其書非非國語者卽以非非國語名其書其他疑孟之作非相之篇皆卽以其所疑所非名此編旣非傳習錄而作乃捨之而名求是編何也蓋晦翁嘗言講誦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而象山亦言學者求理當惟理之從豈可苟私門戶陽明先輩也先輩之言竊爲擬議固已僉矣若遂以非名之是妄分彼此而苟私門戶也可乎故柯非敢非陽明惟求其是而已求其是則不得不於可疑者而論之此余

求羣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傳習錄雖不攻非之而不得不論之不得不論之而終不敢以爲非之也惟求其是而已嗚呼是名也卽晦翁之尋是象山之從理凡以自見其不得已之志也而世其孰肯爲柯諒之乎雖以此獲罪於陽明被姍於天下吾無辭焉爾矣時萬曆癸酉春三月清明日慈谿馮柯敘

同邑王黎曰程子貽王介甫書云有未安不妨更相辨論不有益於余必有益於介甫此真平心易氣之言也况道本大公於天下原非一家私議論道者少有所偏貽害不淺如陽明公文章不易及也事功不易及也獨其偏於立教淆亂聖言世儒厭常喜新隨聲附和不知其非又安知其是乎詳玩此敘發千聖

傳心之祕破千古不決之疑挽回人心關係世道其
功甚大乃捲捲惟是之求而不欲角勝於陽明真可
謂平心易氣矣卽陽
明公而在諒所樂聞

求是編自敘

五十四卷續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目錄凡四卷共六十八章

貞白五書五

卷一 計十八章

親民

知止

知行

盡心知性

格物

良知

博約

求是編目錄

八心道心

文中子韓退之

六經刪述

六經文敎

焚經

經傳案斷

聖敎

刪書

法古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史

刪詩

卷二 計十七章

主一

堯舜桀紂

精一

心

性

學庸

求是編
目錄

中和

夜氣

著龜

執一

治生

天聰明

大本達道

中

格致誠意

儒器

心理

卷三 計十八章

涵養講求

朱王同異

天理人欲

六籍考索

朱子著書

花開草

東坡編目錄

分兩喻聖

上智下愚

一貫

外好

草木

戒懼慎獨

克己

四代禮樂

誠意

陸象山

尊德性道問學

大學古本

卷四 計十五章

晚年定論

知行

致知格物

學問思辨行

知體物用

求是編
目錄

格物

窮理格物

良知學知

格物致知

朱陸是非

氣卽是性

妄心照心

良知

動卽爲欲

良知是非之心

求是編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目錄

求是編卷一

貞白五書五之一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與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求是編

卷一

一四四

約言

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古人新親二字通用大學在親民以新爲親也書曰予小子其新逆以親爲新也猶之中庸以假爲嘉以顯爲

盡大易以慎爲順以烹爲亨皆以字之通用故也且不必遠引卽如經文知所先後之後作後字物格而后知至之后又作后字夫物格而后知至一節分明承上先治其國一節則后固後意也後后迭見於經文可因後以知后親新錯出於經傳可因傳以知經若親字必據本文作親愛之義則后字亦當據本文作君后之義矣而其說何以通乎程朱不明古字通用之義而但以考之傳文有據爲言見或問所以致陽明豈足爲據之論也又云作非新字義夫作固非新字義矣然則有親字義

乎以愚觀之作者振作新者更新義未甚別若規則絕不相類矣陽明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親賢樂利如保赤子民之父母證親字爲切而謂治國平天下之傳皆於新字無發明夫孝弟慈以教家非新民於家乎事君事長使眾而使國之興仁興讓老老長長恤孤而使民之孝弟不倍非新民於國乎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非新民於天下乎陽明捨此大義不言而取一二之近似者以證其說亦已疏矣且以親其親而爲親也則賢其賢獨不可以爲新乎

一親字尙足以爲證也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其命維新五新字反不足證乎作新民不足以爲新民之證而如保赤子乃足據之以爲親乎其他如親親仁民百姓不親凡經傳中言及親字者輒引以曲證其說孟子分明謂君子之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今乃以親之卽仁之何其敢於叛經也獨所謂百姓不親契敷五教以親之似爲略近然如其說則親從五教中來而亦適足以發明親之爲新耳其於親賢樂利等證亦自相背惟所引堯典及孔子一段爲得其旨至末又云說親民

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則又不然蓋以經文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推之則新民者原只是欲人之明其明德也本無兼養字之意傳文絜矩之義乃是推本欲明其明德於天下必先推己以度物使之各得其願而後可以興起其善心以明其明德是高一層意豈可因此而謂新字之偏哉若必欲兼之而以新爲親則不但新字爲偏明明德之明字亦有格致誠正等目格致於明字有發明而誠正無發明亦將嫌明字之偏而思有以更之乎故以后例之而知親之可新也以明例之

而知新之不偏也程朱之說不可易矣王氏曰據經而辨反覆痛快悉中理解使聖經賢傳昭揭日月於中天詎惟程朱點頭卽孔子曾子亦拍手道是矣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

至善卻是義外也

昔陸子靜謂朱子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朱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講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義今陽明猶祖陸說以非朱子豈其未聞朱子所以斥陸者乎夫告子之外義所以見譏於孟子

求善編 卷一

四 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者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故也孟子之所以異於告子者以知言故也讀書講求義理非卽所謂知言者乎旣以此爲知言則陸子斥朱子之義外者失其旨矣不讀書不講求義理只靜坐澄心非卽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乎旣以此爲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朱子斥陸子之外義者中其病矣嗚呼陸子非特斥朱子爲義外又嘗指其爲禪宗然渠非不知其非告子也因己之有似於告子恐爲所斥故先斥其讀書窮理之功爲義外以制之亦非不知其非佛氏也因己之陰用乎佛氏恐

爲所指故先指其無極太極之論爲禪宗以沮之卒之

義外禪宗不得以加於朱子而已不免焉亦何益哉王氏

曰事事物物之理皆統於心以吾心求事物之理使事物之理皆明於吾心安得爲義外此辨不惟中陽明病根且中陸子病根公是公非曉然具見

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

宋星編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

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

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

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

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

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

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

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

本體原是如此

陽明所謂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者蓋指朱子言也然朱子嘗有言曰大學之書雖以格物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觀此則陽明之意朱子已先得之特陽明未加深考耳然則知行本體信如陽明合一之論乎曰易以乾坤分

易知簡能孟子以不學不慮分良能良知是可見知行本體原是兩件也然易則先之以易知而孟子又先之以良能是可見知行雖是兩件而又不可截然分爲一先一後也所以大學既詳爲學之次而朱子又發此段之言學者誠於此身體而熟察之則所以爲知行者自可以判然而無疑矣陽明此論未爲無見然亦如朱子所以發明格物者云爾遂以爲知自有行在行自有知在而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豈其然乎王氏曰知行互藏非無此理但指爲本體而謂無知行之分又無先後之別則失之遠矣辨極精明有功聖學至陽明是處原不掩他故曰求

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爲一

求學編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脩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

盡心知性爲知天存心養性爲事天天壽不貳脩身以俟爲立命命卽天也始而知之旣而事之又其極則命自我立而與天爲一矣此孟子立言之本意而朱子發明之無餘蘊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之謂也今乃曰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而遺卻立命二字陽明豈不知有此二字而遺之哉正以言立命則於義不通故特遺之而以俟命對知天事天也然本文二字怎生遺得其所以爲此言者蓋看得天壽

事爲輕耳殊不知死生亦大矣聖門惟一曾子能易贊不貳其心然在一貫之後方能之其次子路之結纓子羔之入室雖其殆庶幾而皆已不免於君子之議矣此豈初學之事且如仙釋陽明以爲上達處與聖人略同其視仙釋高矣然老氏貪生佛氏怖死而其爲教皆欲出離生死以死爲一大事陽明嘗出入二氏者而願輕之以爲初學事乎蓋徒見夫脩身以俟有似於行法俟命之說故遂爲此論而不知德之不脩亦聖人之所憂也精一執中堯舜之脩也勤儉敬義禹湯之脩也緝熙

執競文武之脩也仰思待旦周公之脩也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脩也不以天壽貳其心而惟脩身以俟死蓋達於死生之故通於性命之情非天下之至聖不足以當此也而顧以困勉當之然則堯舜周孔亦困勉者耶堯舜周孔不得以言困勉則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決非困勉之事可知矣至其知州知縣事父事君之喻亦爲未然蓋知州知縣雖是自己分上事然欲知之又須竭其耳目心思始得若但如廣都長之眾事不理潘孟陽之飲酒遊山官縱以知名安能知其事而與

之一乎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雖是必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然亦何者非臣子分內之事至於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伊尹相湯咸有一德則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矣况知州知縣所以盡臣子之職也事理本無二致忠孝出自一原知行元不相離天人由來同貫安得以此爲聖賢之別而謂朱子之訓爲錯訓看爲倒看哉

王氏曰余初亦惑其說及玩此辨中陽明之病根得往聖之心法卽起孟子而質之雖不好辨其論決不踰此夫李石菴公從陽明之學者也目眇得是編令侍史揭讀一章偶及此曰此段原徇差些夫讀一篇而遂知其爲差要知特未聞及各章耳

公是之在人心固不泯也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卽是明明德

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是正心之功也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是誠意之功也而陽明以訓格物則格物卽正心誠意爾然則經文只言正心誠意足矣何必又言格物以爲架牀疊屋之說乎此決知其不然也

王氏曰每見格去之說於心終不安此辨卽其所言而看出正心誠意之功則不特

求是編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經格物之旨復明於世而馮子知言之學可據見矣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致則意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前節是兩下說見知能不可渾作一箇後節是一滾說見知能不可分作兩箇此孟子說知行本旨也陽明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分明出於孟子然而不說良知以良知之中兼得良知則亦只是得他後節意思而已故其致良知之說雖覺新奇終不免危殆而不安也下文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

求是編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之說其病根皆自此中發來然其理愈悖而其詞愈戾矣蓋良知者知也惻隱之心仁也致知格物求知之方也勝私復理爲仁之功也譬之水陸兩路相似水路用舟楫陸路用車馬有人於此本欲從水路乃釋舟楫之用而驅車策馬於波濤流蕩之間以求其濟其勢必有所不行矣且曰此便是舟楫也不亦欺己欺人之甚乎王氏曰致良知之說陽明自以爲新奇人亦喜其爲新奇此獨說其本於孟子是看破他帖括不明其仁知之別是切中他膏肓夫道若大路然彼問道於盲者可以豁然悟矣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
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
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
理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
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
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
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
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
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
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
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

詳味此論蓋以人要約此心於天理須於理之發見於
行事而爲文者著實去學著實去存以做約理的工夫
則工夫全在博文上此陽明自謂知行合一之學得先
聖相傳心法肯綮者所以他說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格
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
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皆是此意殊不知惟精
惟一以允執其中精一本執中之功也而以精爲一的

工夫其如執中之義何博文約禮以弗畔於道博約本致道之功也而以博爲約的工夫其如弗畔之義何蓋聖賢立言自有本等正意其言外之意雖亦有之然以之相發可也而欲遂以之正釋經文則非矣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本是對說而尹氏卻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恭寬信敏惠本是平說而敬夫卻謂恭其本歟禮之用和爲貴本是說禮灑掃應對本是說器而程子卻謂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蓋或推其所未發或補其所未圓或足其所未竟

或決其所未明不出本文之意而又不是本文之意不是本文之意而又不戾本文之意夫是之謂言外之意陽明議論多半倣此雖時有所明偏有所得要之非聖賢正意不足以相發而適足以相戾矣豈若直玩經文而體認之使其字歸本義義歸本經自然明當平正而無失之爲得乎然則以禮字卽訓理字其說如何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言禮而理自在其中若言理則理原は無形影的物事學者無從下手高者必入於玄虛卑者必溺於意見故聖門教人只說禮字如曰約之以禮立

於禮詩書執禮克己復禮齊之以禮非禮弗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至著爲儀禮禮記等書無非以禮能善物學者循是而入有據依也由此觀之理之一字聖人尙不肯說以起學者之疑而況吾人乎陽明開口便說此字蓋徒樂其說之直截超曠而不知聖人固憂之深而慮之遠也且如事親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事君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驟看其言豈不有理然細論之終亦鶻突蓋孝是天理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而寧死非天理乎然不合於禮必如舜之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烝烝乂不格奸方是禮忠是天理鬻權兵諫亦是

求是編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他愛君之心所發非天理乎然亦不合於禮必如孔子所謂人臣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方是禮以至證父

之直螯李之廉抱梁之信輒難之死延陵之讓非不是一箇天理只因無禮便不是

中幅刻此○王氏曰孔子之博約卽舜之精一此萬

古聖聖傳心之要典豈可妄生意見此說陽明以餘意爲正意切中病根並無人說到且辨禮理二字極精極透喚醒心目且如一禮字亦多不同有指心而言者如克己復禮是也有指事而言者如恭而無禮是也有指

耳文

綱常言者如殷因於夏禮是也有指儀文言者如曲禮三千是也約禮之禮則兼身心而言大抵是理上有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
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
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
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
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
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
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
而聽命者

人心之人非以雜以人僞而謂之人也孟子所謂耳目
口體之欲小體也道心之道非以未雜於人而謂之道
也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之心大體也從其大體爲大人
從其小體爲小人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從其大體者
也道心不能爲主而反見役於人心從其小體者也朱
子之言分明出於孟子豈有弊哉陽明乃謂天理人欲
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而不知非
朱子之言有弊也乃已錯看欲字故也耳目口體之欲
人之所不能無天理人欲之欲人之所不可有於人之
所不能無者而以人之所不可有者視之無怪乎其以

朱子之言爲有弊也然則程子之言非歟曰人心道心均之爲心也特有人與道之分爾小體大體均之爲體也特有小與大之差爾若天理人欲則分別甚矣看來惟荀子天君天官之喻庶幾近之

巾幅刻此○王氏曰大抵陽明之說似是而非易以惑人非析理甚精安能把持得定而辨折之詳徹乎至味孟子謂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一字正以其不能

無耳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求學編卷一

十六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退之原道諸篇造深見卓非文人所及但律身欠嚴所以其徒有駁雜無實之戲之譏然大處分明小出入未害也文中子自是一儒者所著中說其閒論文史及時事世變儘有可觀至其本領處恐未必過於退之退之上相書文中子則獻太平十二策退之待五六十著書文中子未三十續六經二子未知其孰賢然而退之近實也陽明乃謂退之去文中子遠甚何哉蓋退之闢佛以佛爲夷狄之一法文中子佐佛以佛爲西方之聖人而陽明學於佛氏故黨其同而伐其異爾非通論也

王氏

曰品隲二子甚當黨
同伐異誅心之論

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
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
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
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
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
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
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百篇禮樂之
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
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
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
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
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
陽明之意蓋謂夫子以煩文盛而眾說紛有大亂吾
道故刪述六經以廢眾說去煩文使歸於一其意頗美
然卽其所爲論者而考之則皆一時草率禦人之語而
未得事理之實不足據也何以言之伏羲畫卦只有八
卦之名耳夏則首艮而名之爲連山商則首坤而名之

爲歸藏周則首乾而名之爲易三說之外更無他書而
易之名至周始有此三代聖人所以先天開人隨時立
教以幸天下後世者也正如子丑寅之迭建而於義皆
得忠質文之異尚而其歸則同孔子周人贊周易者卽
從周之意爾其連山歸藏固自在也不然何梁之劉纒
著文心雕龍而猶按歸藏之經以證諸子也耶九丘卽
禹貢以其述九州上中下之賦故曰九丘八索卽八卦
以其有一索再索三索之義故曰八索禮樂之名物度
數具存三禮等書何說可廢亦未嘗廢也但火於秦或

逸或亂爾至於春秋則夫子以魯史不明故復爲筆削
之詞以明素王之道存先王之迹則是魯史之外加一
魯史非廢魯史也陽明以連山歸藏皆所以言易而亂
易是不知周之前無易也以伏羲至周公其間言易不
知其幾是不知三說之外無他書也以孔子取文王周
公之說爲得其宗而贊之是不知從周之意也以孔子
贊易而紛紛之說盡廢是不知歸藏之經六朝猶存也
又八索不屬之易而屬之典謨二南之後爲一切淫哇
逸蕩之詞孔子所刪是不知八索之卽八卦也以書詩

禮樂孔子未嘗加一語是不知詩有大序而禮所記夫子之言未必盡漢儒之附會也以春秋爲筆舊刪繁有減無增是不知春秋增魯史之義非減也嗚呼墳典丘索自倚相能讀之後識者有矣禮樂春秋自孔子脩正之後習者多矣而陽明乃爲是言以罔天下豈以天下無人爲可罔耶

王氏曰世儒皓首窮經未觀旨歸此辨一出而千古帝王道脈炳若日星大有

功於聖門甚有補於來學

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

求是編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約開刊本

孔子之述六經也自天道以及人事自五帝以及春秋自朝廷以及閭巷自禮樂以及鬼神自人倫以及庶類靡不包羅綜括蓋惟恐一理之或遺一事之未備而無以寄斯道於無窮也故其說夏商之禮深慨杞宋文獻之不足以證其言而其作春秋雖其闕文疑義如夏五之類亦謹書之而不忽書列二帝三王之訓誥不及五霸苟秦繆有悔過之誓亦必取之以附於後詩三百本紀周之盛衰不及異代然祖遺商頌五篇亦不忍棄今詩有三百五篇此其故也則是聖人述經之意豈懼繁

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者哉使果欲簡之而不得則不如弗述縱述之亦可不備乎六經備六經亦可去其闕文疑義之類而不使後之學者皓首窮年不能通之矣春夏秋冬具而後歲功成青紅赤白合而後文章著易詩書春秋禮樂備而後大道彰故聖人之述六經也如五星麗天不可少也如五嶽互地不可缺也所謂聖人之道大而能博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而陽明乃謂非以文教之嗚呼六經非文誰爲文乎六經而非以文教則善誘首博四教先文豈虛語乎竊意陽明之

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關中王維楨亦曰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柰何蹈之夫二公之所造固未知其果能有見於文章之卽性天道與否然其發明文章之不可去與夫今日所以必欲務去之情則實深切而著明矣有志斯文者其毋爲其巧術之所眩惑而矯爲之說以自誣也哉

王氏曰陽明意在厭文採世而不知其言之悖理其辯透徹痛快有功聖門

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

求書編卷一

二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仲尼信而好古而刪述六經六經所以出也始皇惡諸生是古而非今而焚六經六經所以亡也意正相反事固懸殊而陽明乃以焚書爲暗合刪述之意吾不知之矣

王氏曰陽明謂六經是富家冊籍又謂六經亦只是史則謂不合焚六經者亦只是體面徇情之言耳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

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

世儒相沿之說自有不可易者要不可以彼所嘗言而故爲異論以藩籬之也如伊川說春秋傳是案經是斷本無可疑陽明乃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而不必更問其所弑所伐之詳無非欲任經廢傳以爲異耳春秋本因魯史而作傳固史也安可廢哉試卽以弑伐言之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則弑君三

求是編卷一

三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十六皆首惡也然其中如趙盾之弑爲身許世子止之弑爲不嘗藥又似有可矜者使不以傳考之而何以知乎春秋無義戰則敵國相伐皆不義也然其中如齊侯伐楚爲獎王室公伐邾爲明有禮又似彼善於此者使不以傳考之而何以知乎故春秋不可以無傳猶法家不可以懸斷而書弑書伐乃獨不因案以別白之而概同焉何也蓋夫子雖以一字定人物之衡而實不以一法盡作經之變或心迹始終之所當原或爵邑氏名之所當辨而於焉執此以劑量之有善善之詞有惡惡之

詞有美惡不嫌同詞有互見其意而爲之詞大義數十
其指數千而疑似同異之閒正夫子筆削之所在而深
致意者也如弑伐之書美惡之同詞也悼公書葬盾復
見經詞意之互見也故經不可以直會必擬議而後情
理暢律不可以遽斷必比況而後枉濫平至於情理暢
枉濫平而功罪罪各得其所矣此春秋之書所以文
則史義則竊而爲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若如陽明之說
乃史一切法耳稍識名理者皆可與能何游夏而不能
贊其詞哉觀游夏之不能贊則知法有餘意字不盡情

求是編 卷一

王三朝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所弑所伐不可不問其詳矣

王氏曰反覆論傳之不可廢深得春秋微旨且

透徹痛快易覺羣迷陽明

只是要直截不免誤人

聖人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肖多道恐
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
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曰誨人不倦則
是夫子之教人固已展盡底蘊惟恐其不詳且盡也何
嘗不肯多道哉其所以不多道者蓋如天地之簡易而
造化無窮詞雖約而意則盡非若他人之賢者必廣肆

其詞而後其說可明也卽如孟子願學孔子豈不欲如他做一句道了然只是學不得何以言之孔子論性只相近二字孟子必說足之同履口之同嗜耳之同聽目之同視以明心之同然其實則相近而已孔子論政只富教二字孟子必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學校之設以爲王道之成其實則富教而已孔子說蒸民之詩只以一二字點綴出來孟子說北山之詩必旁引曲證而後其意始暢孔子答學稼之問只以禮義信明其焉用稼孟子闕並耕之說必極陳堯舜之論官禹稷契皋陶伯益之任職而言其不暇耕不用耕其他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士芥寇讎之論卽忠禮之對也而說則詳矣楊墨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論卽攻乎異端之害也而詞則嚴矣何必利之說本諸放利多怨者也必推至大夫士庶人之交征而國危君臣父子兄弟之懷利而國亡然後已禹德衰之辨出禪繼義一者也必極論有德有薦與繼世之不賢伊尹周公仲尼之不有天下然後備豈孟子故好爲此辯以與孔子不多道之旨殊哉蓋詞者所以達己之意也己之意足以一

二言而達則一二言不爲少必待于百言而後達則千
百言不爲多故孔子之不多道非不肯多道也不必於
多道也孟子之詳辯亦非好辯也不得不辯也欲爲孔
子而不得也此孔孟聖賢之別也陽明乃以孔子恐人
專求之言語故不肯多道而且引予欲無言以爲證夫
予欲無言乃夫子點化子貢之微言而豈可以之概其
平日耶其失之遠矣

王氏曰深得聖賢立言之旨

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
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

求書編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一約閣刊本

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
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要刪去繁文後儒卻

只要添上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宮室固文於
穴居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固文於中野也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固文於結繩也文則素
質則簡文則密質則疏文則華質則實文則迂質則直
其勢使然也唐虞夏書之數篇亦是風氣初開人文始

著故其事闕疏而其書簡略爾非聖人數篇之也使果以爲聖人要刪去繁文而故少之則唐虞之前并數篇亦無之者豈刪之又刪以至於無耶虞夏之後如商如周如秦者豈其書過於唐虞而詳述之耶可見聖人刪書只是有者自有無者自無多者自多少者自少但於其中序正之爾故曰孔子序書自唐虞以下而不言刪字以此也夫

王氏曰兩說具在或是或非必有能辨之者

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

求學編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

孔子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言治天下者不可不法三王也孟子謂景丑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言治天下者不可不法堯舜也陽明乃謂唐虞之治不可復而惟三代之治可行何哉若以古今殊勢因革隨時則商周之治或與唐虞異而虞夏之治又大略相同蓋虞之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皆禹爲之而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盡力溝洫自其受禪時舜固以克勤於邦克儉於家美之矣董

子所謂虞夏不言損益正有見於此也豈有虞之治不可復而夏治乃可行乎故言治者必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孔子所以答顏淵爲邦之問然後可

王氏曰辨證虞夏同道真不易之論無可回說

五經亦只是史

史者記事之書也以其出於史官故謂之史五經惟書與春秋爲正史詩雖非史亦附見當時之事故古者天子巡狩太史陳詩則謂詩爲史之餘亦可也若易陳卦畫禮言經曲何與於時事而亦謂之史耶

王氏曰經者經常不易而

求是編

卷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乃一時記載之事也以經爲史故且廢經而坑焚之禍起矣所辨關係甚大

愛問詩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

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

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

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

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

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

詩言志孔子刪詩想是刪其不出於自然言志者爾非存其美而去其惡也夷狄鳥獸並育於覆載之間所以

爲大其驩元愷兼容於堯舜之世所以爲弘若必其美
者存之惡者刪之亦介焉褊焉示人以不廣矣況王者
之政任德必貳以刑聖人之教循名必責其實聖人作
經以寓政教而不慎諸此哉故其刪詩既錄雅樂以示
法兼收鄭衛以杜奸鄭聲淫必使人知其所以淫鄭聲
亂雅樂必使人知其所以亂鄭衛亡國之音必使人知
其所以亡正如作易吉凶悔吝無不繫作春秋弑父與
君無不書之意也使不刪鄭衛爲長淫導奸是悔吝之
繫爲教人以規避之術也弑君父之書爲啓人以篡賊
之端也而可平陽明嘗謂五經皆是史何不以易春秋
例看乎詩王且曰不磨之論○煥日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思無邪按二南列風一百六十大雅三十
一小雅入十頌謂凡三百十一信如先生之言則邶
鄭皆衛內除邶十九歸衛各十鄭二十一非三百矣即
鄭衛中非無可存者而列風中亦有可刪
者毋論失思無邪之旨且非詩三百之數

求是編卷一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卷一

貞白五書五之一

求是編卷二

貞白五書五之二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明道讀史不蹉一字作字亦必甚敬此正讀書一心在讀書上之謂接客雖是細事然心或不在則古詩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有之矣澄之所問未爲不

求是編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關則本

是陽明乃比之好色好貨而謂之逐物何哉究其病原蓋以一字看作理字故也殊不知主一之說本出自程子程子但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是主一者不過心有主而不他適之謂耳陽明不考程子訓一之義而以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故於讀書接客皆看做外物而以一心在讀書接客上爲逐物也夫主一自是與逐物不同主一者其主在我所謂以心使心也逐物則心馳於外而忘其在我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毫釐千里之分全在主字逐字上陽明卻就一字物字

上分別所以失之且既以讀書接客爲外物矣及論格物則又謂心外無物而以物爲心焉何其言之不相應哉蓋由陽明以心學爲主而格物是大學入門下手處故硬以心字訓物字以爲不如此則與逐物者無異也卻不思格物逐物爲己爲人之別不在心字物字上亦全在格字逐字上

王氏曰析理精確不易之論要知陽明亦遺文禦人之詞非實見得是也

○熾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謂也夫且則仁奚言逐物況先生曰博文是約禮功夫則讀書必非逐物矣

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

沈是編

卷二

一

四明政書

約略明本

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善如堯舜善到分際惡如桀紂惡亦已到分際都無去處陽明乃謂桀紂未死惡寧止此非也借桀紂未死只是他爲惡之件數多些亦必不能復加何也桀之惡至於率遏眾力率割夏邑使有眾率息弗協曰時尸曷喪子及汝皆亡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斬朝涉之脛作炮烙之刑使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孳夫紂之民非桀之遺民也而或欲與亡或欲與喪怨若一口則以桀紂之惡異代同甚故也向使二惡未

甚民尙有生路之可移則孰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願與之喪與之亡者哉子貢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非以爲不甚也正甚紂之惡以爲不應有此爾所謂商罪貫盈是也今日桀紂未死惡寧止此是猶以其惡爲未甚未盈也使果未甚未盈必何如而後謂之甚且盈耶武王作誓惟言受罔有悛心正以罪惡至此不可復加一無悛心便爲極惡然則受雖再生數十年亦只是不悔前惡而已況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潮勢之緩不流束薪桀紂果若未死則其人向老亦當頗有慈心如唐史所論武后者矣豈有更甚之理乎陽明但欲伸其惡無盡之說而乃爲桀紂分疏亦異乎子貢之見矣至於望道未見之說亦只是孟子狀文王之心如此非文王真有未見也詩曰誕先登于岸岸固道之盡處也傳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者至善也至善者善之盡處也岸而登至善而止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乃因其望道未見之心而遂謂善無盡何待文王反不如待桀紂也耶

王此

日問手四句便已斷盡春秋筆
也后邊辨析詳盡議論不磨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
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

昔屠宗師講學於天寧寺問精一之旨如何慈學李占
泉對曰精是一的工夫子曰不然當初堯授舜時只說
允執厥中至舜授禹時始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可見精一是執中的工夫若精是
一的工夫當初下語時不當以二惟字對言下文又不
須贅著允執厥中矣李默然府學周太霞曰陽明先生

求是編卷一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世儒分析太甚故言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
工夫爲合一之說占泉蓋忘卻主意一邊爾當時倉卒
亦不復辨究以爲精一對言者乃分陰分陽之意而陽
明主意工夫之說始根陰根陽之意而已矣今讀此段
而以其結句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者反覆推之然後
知其所謂主意工夫者正是發明精是一的工夫之旨
太霞蓋考之不詳而予於是時亦失其所以辨詰也蓋
天地綱縉之理不出一高一厚之外幽明感通之故不
在一卜一祝之間纔說精一則中間許多意義合下更

已渾全周備不容說矣陽明乃以世儒分析之故而爲說以教之已自多了借欲救之亦必以惟精爲惟一的
主意惟一爲惟精的工夫庶幾彼此相發而分合可明
若如今所云則是以惟一爲先惟精爲後既失其本文
之序惟精則重惟一則輕復失其交戒之意雖若以主
意工夫對言而實與李說無大相遠矣豈非欲矯分析
之失反成偏廢之弊而其爲害又有甚於分析者乎此
愚所以深疑而未解也及考曰仁所錄有言知是行的
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然後釋
然自喜曰知行精一其名殊而理則一者也安有論知
行則主意工夫如此而論精一則主意工夫又如彼必
陽明所說只是道齊而傳而習之者或以爲如此或以
爲如彼爾至其說以傳說而不知其非假之又假而遂
信其是則其說益長而其見益錮其見益錮而其真益
亂其真益亂而其和益眾其和益眾而其術益行以至
今日而猶未已可畏也故知語錄等書最不易看蓋其
所聞或有親承傳說之不同所記或有工拙詳略之各
別或得意於語言之外不拘其詞或模擬於形迹之閒

反失其意或不徒失其意而且併其詞而失之或不徒失其詞而甚以己意而入之苟不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則如此疑者終不可得而解矣幸其得失是非彼此錯見而明者或因得之以爲左證也不寧惟是嘗觀王龍溪所錄沖玄會載陽明之言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果如其說豈不顛倒錯亂而爲賊道之尤乎及考其平日之言但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又曰戒慎恐懼便是脩道工夫其言如此初未嘗以戒慎恐懼爲本體而不作工夫也故凡此等可疑處

皆是其徒傳錄之誤未必本來如此然博文卽約禮的工夫惟精卽惟一工夫曰仁亦有此語且以爲始雖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何也曰道理至大便如此說亦非無一般意思可想處且其端緒亦有自來如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豈非學問思辨卽爲仁的工夫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豈非博學詳說卽反約的工夫耶陽明不把將來說破與人以自神其說正是禪家莫度金針之意而其徒一向傾信他也不去思量到這箇是孔門弟子尋常講習的舊

話便遂以爲落落難合又遂以爲不覺手舞足蹈皆坐見小爾何但博文卽約禮工夫便說約禮卽博文工夫亦未必無理何但惟精卽惟一工夫便說惟一卽惟精工夫亦自有可通然終是偏枯險絕之論聖門自有平易正大的門戶何苦不去理會而必尋討傾邪捷窄之路以快一時之論而蕩惑天下後世之人心耶

巾幅刻此○王氏曰陽明只是以儉意爲正意而自以爲奇所以失之

偏僻此論委曲詳盡徹上徹下金針之度無以踰此大有功於聖學卽置百喙不能爲陽明分疏矣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

求齋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晦菴嘗言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又言聖人之心萬理畢具又言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又言性是心之道理又言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則所謂心卽性性卽理之說朱子豈不知之而下一與字於心理之間哉蓋以人而言則心卽性性卽理若下與字是二之也以人對事物而言則在人爲心在物爲理不下與字又無別也朱子此言爲格致而發致知

者致吾心之知也格物者格事物之理也不無內外精麤之別故下一與字非專指人心而言也所謂言固各有攸當也正如孟子嘗斥食色性也之非矣而其自言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豈可據其前說而謂後說之非乎程子亦有性卽理也之說矣而他日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豈可信其前說而疑後說之反乎蓋道不可以一端盡也而言亦不可以一概斷也有偏者有全者有異者有同者有前後不相應者有彼此互相發者

求是編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文詞不類而意實同者有形迹脗合而道殊絕者苟不參伍以通其變融會以要其歸或以文害詞或以詞害意或滯其迹而不稽其心或得其一而不知其二是爲高叟之固咸丘蒙之執矣幾何不以小弁之怨爲小人北山之說爲臣父哉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朱子心與理之言正其不合而可疑處使陽明如周公之仰思繼日將必有幸而得之者矣而遂指斥其下字之非蓋由不根究其語意所自徒見此語何如之問遂以已

意答之而已嗚呼先輩不可輕議也如議之當如老吏
斷獄必搜尋其案卷鉤當其情由的的焉無毫髮可借
而後決之然後被罪者心服而無辭若陽明者不盡其
辭而決之者也設晦菴復生其肯伏之乎其能無辭乎
或曰是固然矣但不以理屬人而屬之物是人之靈不
如物矣不能無疑曰是不然心卽性性卽理言心則理
自該故只言心無害也若事物則不可以言心但有理
而已故不得不屬之爾且如孔子言仁者人也孟子則
言仁人心也朱子又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豈孔子

求是編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言不及孟子之切而孟子之言又不及朱子之切乎
要之孔子只言一人字而孟子朱子之言固在其中矣
朱子只言一心字而理亦在其中矣不必拘拘於說之
同也況朱子此言之下明繼之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
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
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論也
則是晦菴於人心物理且知其不可以內外精麤論況
心中所具之理而反不知其不可以二之乎然則是言
也信非朱子下字之誤乃陽明看書之誤爾

王氏曰原
朱子爲格

致而說此案卷也引孟程之言爲證此援例也是非由
直昭然立見且中間折折精明議論的確正如老吏翻
獄心伏
無辭

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
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則是在天者只有一陰
一陽之道耳自繼此善於人而成之於己則謂之性性
者非他也仁智也言仁智則禮義兼舉之矣孟子仁義
禮智是性之說程子性卽理也之說皆本於此要而言

求是編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理卽是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是性性卽是善善卽
是道道卽是陰陽但自天言之謂之道謂之陰陽自人
言之謂之善謂之仁義禮智謂之性謂之理云爾則是
性也者分明屬人而言今陽明乃曰性一而已自其形
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
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是以天也帝也命也性與心
也皆屬之性矣而可乎旣以是五者而皆屬之性則所
謂賦於人而謂之性者又誰賦乎豈別爲一性乎蓋陽
明不識性字把性字只當一箇太極字看了所以舛錯

至此然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亦以性言天也何居曰天地之性的性字只當箇生字所謂天地之生人爲貴也正如天地無心而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非直以爲有一箇心在焉只言其死而復生一似有心然耳不然則是所謂天聰明者真有箇耳目來視聽耶所謂天步者真有箇足來行耶大抵說此等處須要以意去會不可執定不比說在人之性便是說人之性也要看得好蓋性雖只是仁義禮智四者之理然理卻不是死物須有箇活動去處這活動便能顯仁藏用鼓舞萬物以成其

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程子所謂心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是也性字正就那活動處而言所以說他不是理不得說他卽是理也不得蓋說他不是理則這活動的便要認做知覺運動陷入生之謂性裏去若說卽是理則性又是箇囤塊死殺的物事無緣做得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出來故性者理之機理者性之實離也離不得合也合不得所以古人說理字又說性字其謂仁義禮智卽是性性卽是理者只因自來說性者都含糊不明故迫切言之以曉示學者其實與理差得些子

然卻不是兩物此等處須要看得分曉始得王氏曰此篇分別性
天本原勘破陽明病根始闡性道而有得者且性者理之機理者性之實二語不可磨滅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

中庸首章

大學說明德中庸說性道中和大學說格致誠正中庸說明善誠身大學說新民中庸說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此其同也至於大學只說明德中庸則推言天命之性大學只說謹獨中庸則推言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大學只說忿懣好樂已發之心中庸則推言未發之中大學

求是編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只說齊治平在孝弟慈中庸則推言天地位萬物育工夫效驗中庸比大學俱高一層此其異也陽明不分別其同異乃以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蓋但論其大綱意思云爾夫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大綱意思豈惟學庸類哉以論語首章言之學卽明明德也時習卽格致誠正之緝熙也有朋自遠方來卽新民也說樂不愠卽喜怒憂懼得正之心也不亦君子乎卽止於至善也雖謂括大學一書之義爲論語首章可也以孟子首章言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者卽明明德也不

遺其親不後其君者卽新民也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卽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也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卽絜矩之反而不以義爲利以利爲利也雖謂括大學一書之義爲孟子首章亦可也何也於此不同不足以謂之聖賢之學也然又不可緣是而遂謂學庸語孟果可盡同也大學說學而規模整密中庸明道而義理精深論語記言而旨意渾含孟子論事而議論發越有一書則有一書之格局有一章則有一章之發揮苟徒欲得之所以貫通之意而不詳察其文理之精微雖其一時議論若有可喜終不免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矣其何以致用而爲吾儒之實學哉此窮經者不可以不審也

王氏曰始詳學

庸之同異已屬不刊後復推語孟之異同透徹精當眞聖經羽翼萬古不磨陽明好奇立論多有渾合之病至論仙釋亦會吾儒爲一此病之病也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原有是體

卽有是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

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

亦未能全得

未發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之和情也性情原是一本
中和初非二物但未發之時卽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者也固無不中至於發則或乘之以氣拘物蔽之昏而
未必皆中其節矣譬之木性本直而遇地有傾側欹突
之不同則其影亦因之而異矣然影雖有異而木之性
則未嘗不直也陽明乃以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
又謂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
中亦未能全得是因影而疑木也可乎且如人有不葬
其親非發不中節乎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而頹泚
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兄弟鬩於牆非發不中節乎外
禦其侮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乞祭墻閒非發不中節
乎恥妻妾之見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無禮義而受萬
鍾非發不中節乎不食噉蹴之食則以其有未發之中
也功不加百姓非發不中節乎見穀觶而哀則以其有
未發之中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非發不中節乎移
民移粟則以其有未發之中也惟其有未發之中故先
王所以立教以易其惡以止其中使人卽其所不忍以
達之於其所忍卽其所不爲以達之於其所爲如子思

所謂致曲如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如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中和位育之化所以充滿布濩於宇宙之間也陽明此論但知天下無性外之情而不知人心無不善之性正孟子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自此言矣烏可置之勿論哉王曰因影疑太險甚的確且歷引已發未發印證見道分明提醒人心與孟子道性善旨同○煥問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未發之中當是民秉居方兄曰然良知雖屬已發常人所同有儻若無未發之中良知亦何自而生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求是編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夜氣之說非始於孟子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子晉已言之矣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老氏又言之矣然皆用之以養生爾至於觀好惡之近於平且存仁義之良於幾希則自孟子發之然在常人有常人之夜氣如求放心於旦晝牴亡之後者是也在賢人有賢人之夜氣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是也在聖人有聖人之夜氣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是也在天地有天地之夜氣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

遂是也陽明乃謂夜氣是就常人說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此恐未然王氏曰夜氣雖天地聖賢皆有孟子所說夜氣是就常人言耳陽明說亦有見而此又擴充之更妙○熒曰夜氣既爲常人所有則夜氣之所由發當知有未發之中在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著出於蓍龜出於禹著數用偶龜數用奇著所以筮龜所以卜著絲以易龜絲以疇較然不同審矣陽明何所見而謂龜亦是易哉易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釋者曰此聖人作易之所由也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詞以動者尙其變

求是編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夫以圖書爲聖人作易之由以卜筮爲易之聖人之道此陽明所以有龜亦是易之論也殊不知此是孔子因圖而及書因筮而及卜正猶孟子言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因禹而及稷之類耳使以易傳之言而遂謂龜亦是易然則亦可以孟子之言而謂稷眞三過其門耶王氏曰謂九疇不本於洛書而圖書皆所以作易宋儒劉子澄已有是言以今觀之書之理本通於圖謂書亦可作易是也但圖出於伏羲之時而入卦已盡禹時洛書方出則不襲伏羲之卦而但取其數以爲九疇耳著龜之不同爲易無疑也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

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
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
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中是理權是易執中無權所以爲執一陽明卻謂中只
是易是但知從權而不知中之當執但知惡執一而不
知遂至於無所執故其說道理終不免於罅漏也且陽
明譏諸儒爲執一看來陽明是真執一何以言之象山
教人專欲管歸一路陽明得此把柄故與人議論不管
是與不是合與不合件件歸到良知處更無別法真所

求是編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執一反謂諸儒要將道理說得無罅漏是執一然則
說道理固欲其有罅漏耶孟子所以惡執一者爲其舉
一廢百而賊道也舉一廢百正是罅漏設以無罅漏爲
執一聖人之言顛撲不破曾子之言盛水不漏皆爲執
一矣豈不大失孟子之意耶故陽明真是執一真是舉
一廢百真是賊道真是孟子所惡

王氏曰推勘到底無所逃遁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三代之儒所以無治生之說者蓋由人君制民之產有
田以食有室以居有蠶桑以衣爲之治其生故不必自

治之也後世則無制產之君矣雖士嘗學問知禮義然亦人爾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決不能枵腹裸形以待斃也況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縱能以堅忍自勉其何以行孝慈乎曾子敝衣而耕於魯是以耕治生者也子貢之貨殖是以賈治生者也抱關擊柝乘田委吏淵明所謂己之出仕爲饑所敲是以仕治生者也賈逵之舌耕是以教治生者也嚴君平之賣卜韓康之行醫是以醫卜治生者也王福之坊是以巧治生者也許子捆屨織席以爲食是以捆織治生者也郭橐駝之種樹移徙無不活是以樹治生者也昌黎之衣食於奔走是以奔走治生者也仲尼爲養祭而釣弋是以獵較治生者也東平之瓜成都之桑長安之橘是以種植治生者也皇甫湜之利潤筆是以鬻文治生者也故曰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士勉焉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富爲下危身取給者奸富也儒者不可爲也若曾子則本富矣其餘皆所謂末也皆所以治生也皆儒者所得爲也其言上之次之者蓋以人之體有強弱性有逸重業有本末遇有順逆而爲之區別則如此爾非謂人之

品係於此也正如夫子論避地避人避言之不同而非有優劣也又如孟子論士所就所去之三而非有高下也不然夫子獵較曾子躬耕曾子賢於仲尼矣故苟可以治生本可也末亦可也但不可因此以奪志爾苟不以此奪志則其所以治生者乃其勵志進德之資可以行孝可以行慈可以顯廉恥可以興禮義固儒者所不廢也世儒見孔子以簞瓢屨空賢顏子以貨殖不受命譏子貢迂恥言治生二字而不知儒者固不必以此爲諱也不然而上既不制其產身又不治其生其不爲溝

中瘠者幾希矣其何以爲從善之地乎故魯齋之說未爲誤人然則陽明譏之非歟或有問陽明以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者陽明答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由此觀之陽明固亦未嘗以治生爲誤人矣而其所以譏魯齋豈亦爲危身奪志者立戒歟王氏曰學何爲也所以成己成物使天地融然太和共成一箇生生之理耳故危身篤志不知爲學者也怠荒不治生亦不知爲學者也此皆至當不易之論○煥曰此篇總見治生之說不爲誤人耳若夫義命當安之說未嘗不在也或謂菽水可以承歡盡孝何必治生是不然顏子簞瓢陋巷猶有簞瓢陋巷在也今有貧無立錫之儒不識治生室人交謫何言承歡且曾子敝衣耕魯矣其言

日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治吾心悲此正是治生以盡孝處儒者事親若曾子可也苟非爲貧而仕則仕以行義又自有忘身忘家之道在與此論不相妨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善念固當充矣然何以知其念之善也而充之惡念固當遏矣又何以知其念之惡也而遏之陽明嘗言人若實致其良知則自能知得卽此天聰明之說也自古天聰明者幾人其意之所起卽粹然出於正者固亦有之

求是編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念慮少差意見少偏者亦未必其盡無也故大學所以必先格物中庸所以必先擇善以致吾心之知使其光明淨瑩無少瑕疵而後是非善惡不能蔽也今不加格物擇善之功而但謂實致其良知則自能知得是聖賢之訓皆無用之剩語而一任其聰明之所作用矣其不務爲穿鑿而見惡於孟子也者幾希夫鏡之欲發其明也必視其體之清濁以多寡其藥物而磨之然後鏡可得而明也有賤工於此必去藥物而磨之以爲鏡體本明吾但磨之足矣何必借資於外物然磨愈力而鏡

愈昏卒之明不可得而頑然一銅矣由此觀之雖天聰
明之盡者要亦不可以無開發之功而況天聰明者一
二不天聰明者千百豈可望一二於千百而竟以致良
知爲致知之功乎然陽明所以爲是言亦未必謂天下
之學者果皆天聰明之士而可無事於此也蓋由誤認
良知二字之義爾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則良知之良非善也不過以其不假於思慮而出於
天性自然之謂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固爲不慮而知矣然孩提之童無

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此豈待慮
而知者乎愛親敬長甘食悅色旣皆不慮而知則是皆
可以謂之良知矣故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
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聲色臭味仁義天道而皆歸之性愛親敬
長甘食悅色而皆謂之良知其義一也但當時知食色
之爲性而不知仁義之爲性故孟子於論良知特舉重

而言之恐爲多欲者立赤幟也而非以甘食悅色有礙於良而故遺之也陽明見其獨舉愛親敬長而不及甘食悅色遂以爲人之良知以其有愛親敬長之良心而謂之良嗚呼使其愛親敬長之良心而謂之良何其論眸子之良而亦兼夫瞭與眊也耶觀眸子之良不止於瞭則知良知不止於愛親敬長良知既不止於愛親敬長則致良知者又安能必其不出於愛親敬長之外而實致之哉是故以愛親敬長之知而實致之則心體清明義理昭著而於意念之所發自能洞見其是非好惡之所在而無遺矣苟以其甘食悅色之知而實致之將不至於紜兒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不止也如此則心志蠱惑四體繆迷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如瞽者眯目而簸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安能於意念之所發而知其善惡以充之遏之乎然則陽明雖說良知其實未知良知而彼又確然自信以爲真知於凡意之所起皆以爲善而著實推致不使少有依違遷就於其閒甚而破格越調爲人之所不敢爲或有論議則倚借講學之名以鄙薄之曰此

流俗不足顧也世人本無學術見其如此遂以爲或其
其果是也而靡然從之此自古收名譽僞之士所以玩
侮天下而愚之大抵皆用此術如鄉愿自以爲是如色
取仁而行違者居之不疑如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
堅如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蓋以自己不信安能
使人之必信自己疑於所行安能使人之必行故雖或
明知其有所未安而且執之以不同也然而自信愈篤
則所行愈悖所行愈悖則其流毒愈深何也小人之爲
不善也猶必有所顧忌如閒居爲不善者厭然於見君

求是編卷二

三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子之時是其心猶知君子之可畏也其心猶知君子之
可畏是其不善猶可以君子而懼之使不縱也而今所
爲若此時又甚於閒居不善之小人而凶邪強戾其毒
將膠固深結而不可解矣世人飲其毒以至顛踣暈厥
濱死者數矣而猶幸殘喘之僅存以爲長生妙藥也方

且匍匐以告人嗚呼何其愚哉

王氏曰卽愛敬亦有多
少節目委曲若不講求

有愛非所愛敬非所敬心自爲孝弟而淪於不孝不弟
矣夫六言六蔽必曰好學陽明欲人自致其良知何哉

發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
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

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

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者中也臨時亦能中節者和也中和性也和即情也性情即道也道一而已矣在全體大用固此道也初無所加在一時一事亦此道也初無所

損陽明乃謂一時一事之中和未可謂之大本達道必無所不中而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而後謂之達道是以道爲有二也齊宣易牛不過一事之中和耳而孟子以爲是心足以王宋景君人之言三不過一言之中和耳而熒惑爲之退舍然則大本達道何必無所不中無所不和而後可哉譬之擊石之火只星星子耳纔引著便可以燎原故星星之火即燎原之火非小也燎原之火即星星之火非大也知火則知中和矣故事無所謂大傳禪亦尋常也亦無所謂小一介即千駟也時無所

謂久天地亦須與也亦無所謂暫殤子卽彭聃也陽明
每以剖藩籬觀昭曠自偉其識者而見不及此何哉

王氏

曰大本達道卽中和便是一時之中和一時之大本
達道也一事之中和一事之大本達道也所辨甚當

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
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
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
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
徹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
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

求是編卷一

三五 四則叢書

約園刊本

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
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旣未嘗
無卽謂之有旣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
病瘥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
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
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
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方是天下之大本

未發之中純是天理寂然廓然無所偏倚陽明謂其如

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著似矣然又謂美色名利雖未相著而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亦不得謂之無病則有深可疑者蓋瘡乍發乍止乍發則發固瘡也其不發之時亦瘡也今乃以不發之瘡況未發之中是未發之中特其好色好利好名之心未形見者爾如此何以爲天下之大本耶何其與明鏡之言自相戾耶鏡本無塵而塵生於染人本無瘡而瘡生於病心本無偏倚而偏倚生於意故未發之中卽無疾之人

無塵之鏡也而以病瘡喻之豈非引喻之失當者耶何以異於荀卿之以性爲惡者耶此段本論未發之中而反覆玩之始則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末則曰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皆是偏倚之後下致中工夫的說話非所以爲未發之中也豈其溺於良知之學皆從已發處見得而爲是言耶其亦失之遠矣

王氏曰是非非昭然可觀若有辨若未始有辨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

陽明之學以誠意去格物把誠意格物滾作一團故以爲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言格致以該誠意也然格物誠意分明是兩段工夫陽明乃渾言之所以格不成格誠不成誠工夫都無下落周子嘗言幾善惡程子亦謂其要只在謹獨看來工夫難處還在誠意只觀傳大學者釋格物致知釋正心脩身釋脩身齊家釋齊家治國釋治國平天下皆合兩事爲一傳而惟於誠意則獨爲一傳以釋之其意自可見矣然程子亦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豈程

子亦不知大學知至而後意誠之說而爲是艱難險絕之論乎曰此疑最切昔人亦有舉此問朱子者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若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蓋言其所止之序由此觀之則其所謂立誠意者卽所謂致知在乎所養之養字人道莫如敬之敬字與夫非存心無以致知之存字云爾故

不徒曰誠意而必曰立誠意精神骨力全在立字上但說了誠意二字便與經文誠意二字相涉陽明既勦得此語又適見古本大學之誤遂毅然斥朱子分章補傳之非而不知程子之意固非此之謂也大抵讀書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詞會意則通而得聖賢之心泥詞則滯而害作者之志如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周子則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豈故與中庸戾哉惟以意通之而知其不相悖也大學言脩身在正其心而孟子則曰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豈故與大學反哉惟以意逆之而知其不相害也故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者經文之正意也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者程子之借詞也以誠意去格物而謂格物致知卽誠意之事者陽明之蹈襲而失其旨者也王氏曰說程子之言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極中理解又辨程子之言不可泥痛快切當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

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徧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

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
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
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
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
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榦發榦然後生枝生葉然
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榦有枝葉能抽芽
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
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
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榦生枝生
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
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
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

墨氏所以不得爲仁者非謂其發端之無漸也施由親
始是猶知有始矣亦非謂其二本而無父也施由親始
是猶知有親矣故陽明沒端無根之論雖若辨析要
足以服其心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
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可見先有己而後以天地萬
物爲己故曰一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傳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又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又曰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皆以己及人之謂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非不似一體也然欲利天下而摩頂放踵則併其欲利天下之一身已先滅之矣其何以及人而利天下身在井上然後可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仁者身在井上者也墨氏從之於井者也知從井者之非仁則知墨氏之不得爲仁矣或曰摩頂放踵孟子形容之耳非實事也是又不然佛氏廣大慈悲至捨身豺虺蚊虻而不恤

求是編 卷一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墨刊本

曰吾以是廣度眾生然則佛氏亦非實事耶楊墨一也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然則楊子亦非實事耶王氏曰陽明有見於兼愛無父之言此有見於摩頂放踵之言皆本諸孟子子而各有一理也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卽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

當理以事言無私心以心言此當理與無私心之別也

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天下固有事當理而心則私者如召陵之師問楚之沈昭王事非不正也而其心只欲假此以服楚耳縞素之師擊項之弒義帝事非不當也而其心亦欲因是以制項耳然則豈可因其事而與其心哉亦有心雖無私而事不當理者如崔浩之直書時事心豈有私也然其事適足以暴揚國惡王荊公之青苗等法心豈有私也然其事適足以騷動邦本又豈可以因其心而與其事哉由前言之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仁延平之說是也由後言之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求是編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繪圖本

仁朱子之說是也然而事當理者恆多假之易也心無私者恆少性之難也聖人懼世之立偽行以亂真盜虛聲以眩實因立爲觀人之法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視其所以是視其事之當理否也而繼之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察其心之無私否也故夷齊之讓必以心之無怨而後信其仁苟不知其心則雖忠清如子文文子之難能亦不輕與也今陽明乃謂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則觀人者視其所以而足矣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不殆於言之贅而法之深耶

王氏
日陽

明有混淆之失此辨深待理人之旨又曰論道者憫斯世之陷溺而欲拯正之心可謂無私矣然立言之間或矯枉過正安可謂當理也心本無私而不當於理便非仁者之言矣況務爲名高而欲誇耀天下心又未必無私者乎

求是編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卷二

貞白九書五之一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

陽明嘗謂朱子卽物窮理之說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是
玩物喪志又謂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又謂
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養來後儒不
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
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

求是編卷三

一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然發而中節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求得世上
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
去又謂世儒舍心逐物將格物之義錯看了終日馳求
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觀此數
段可見陽明專欲在涵養上用功而不必講求矣認欲
作理之問正是把陽明當頂門一鍼於是復逃遁爲人
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之說其實非其本意也使
果以講求爲只是涵養則朱子卽物窮理正講求之事
也何獨不以爲涵養而謂之玩物喪志哉吾聞佛氏善

道見人說他是空他便語實際見人說他無父母他便
談父母經見人說他怖死他便禱身烙臂曰登正覺見
人說他貪財他便委身蚊蚋曰捨內財見人說他忍他
便說大悲願力盡度眾生見人說他是夷他便說洛陽
是神州別中而天竺爲中陽明學於佛氏故得其邪遁
之法以爲周遮之說而不知其欲蓋彌章祇益其文過
飾非之尤而已無益也陽明亦嘗深考或問乎或問格
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
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
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究其極至是以知
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由此
觀之博物洽聞且不足以言格物致知矣況得以玩物
喪志譏之哉然則朱子之說固得以兼乎陽明而陽明
者蓋由不知朱子而妄爲之說者也

王氏曰直事涵養
乃陽明本旨講求

亦只是涵養乃牽搭之言
耳辨爲遁辭其說窮矣

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
千里之分不得不辯

陽明之學只在致良知致良知只在去人欲存天理千

言萬語皆是此意愚考晦菴平日之所究心以爲極看
得透者在大學一書而大學者又程子所謂初學入德
之門也使其入門下手處果與陽明不同則必於此異
之矣然其言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非卽陽明所謂良知者乎其言但
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
有未嘗息者非卽陽明所謂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
不明者乎其言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者非卽陽明所謂致良知者乎其言至善必有以盡夫
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非卽陽明所謂去人
欲存天理者乎而陽明願自異之以爲入門下手不同
何哉蓋陽明本學晦菴之學而欲以新奇聳天下之聽
聞非創立一說不可故論格物論知行論博約論精一
論居敬窮理論涵養講求論尊德性道問學論知天事
天立命皆與晦菴相反以爲見得本原而不知說來說
去終不能逃於晦菴大學明德至善之說明者一見自
當了然而世之學者乃附和之以朱子爲支離陽明爲
簡截可哀也已又曰良知雖與明德一般然言明德則

無病纔說良知便有良能作對便作偏了

王氏曰原心之論至當不

易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

養心莫善寡欲克己乃能復理陽明所謂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者意出於此但說得太快未免有失蓋天理猶元氣也人欲猶邪氣也人惟耗損其元氣則邪氣入之而爲疾矣治疾者不攻其邪氣則元氣固無可復之理然使邪氣既退之後而所以調攝將養

求是編卷三

四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者不加之意則其元氣亦必不能充滿而積實也故瞑眩以攻其邪氣攝養以復其元氣則爲無疾人矣察治以減其人欲涵養以復其天理則爲無欲人矣陽明此論是以其治疾者而概養生也可乎

王氏曰求減人欲乃聖人以克己爲

先之意既察治又涵養始爲全功乃至正之論

孔子退脩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

甚考索

孔子贊易章編三絕謂其不費考索誣矣

王氏曰言簡旨透

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蓋不悔者不改也不改者不悔也悔所以改也若朱子
晚年果悔著書之倒做則當及此改之大改前日之所
爲而不復著書矣然年至七十且註離騷易簣之時猶
改大學則其著書之心雖至於死而不忘也何名爲悔
哉意者陽明見其答張敬夫書有云平日解經多是推
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
夫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訓
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故遂
以朱子爲悔而不知此言解經之法當如此耳非謂己

求是編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註四本

之著書是倒做而悔之也然經固知當解矣老而註離
騷是亦不可以己乎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離騷則固兼之者也風雅之詞夫子猶勤刪述離
騷之賦朱子何惜討論且屈子怨生而作離騷朱子蓋
重有感也寧宗之不明猶楚懷項襄也韓侂胄林栗之
讒妬猶令尹子蘭上官大夫也既逐其身又逐其徒至
白號遜翁雖一劄子而不敢上猶屈子之窮也身雖遜
乃心罔不在王室猶屈子放流睠顧楚國不忘欲返也
則其每有味於其言而爲之註釋者豈徒以其詞而已

哉王氏曰著書不必論早晚但恐人不能著著者未必成書耳不然程子所謂天地間一蠶可噉也論莊雖顯一段既見他不是海早年倒做且推原朱子之心洞若觀火晦華知己也

侃去花閒草因曰天地閒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爾少閒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

求垣編

卷三

十八

明誠書

約園刊本

之何惡不盡故未培未去一言已足以答侃矣至於少閒所論則佛氏邪淫之旨而非儒者之言也何以言之天地生意花草固一般然其材質之宜臭味之性則物各具於乾道變化之中而善善惡惡至紛若也如花則培之以其悅目也非有悅於我也花閒之草則去之以其蠹花也從其去於蠹也花固善矣亦有爲祿花而不祥者草固惡矣亦有爲蠶草而甚珍者所謂物之不一齊物之情也故天之生物也必因材而篤以顯其廣生大生之仁聖人之理物也亦必因物而就以成其不過

不遺之能陽明徒見觀花則以花爲善草爲惡而時乎
用草復以草爲善因謂此等善惡皆從軀殼起念皆由
汝心好惡所生而知其錯則是物之善惡在我而不在
物而爲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矣嗚呼無善無惡故無錯
有善有惡便會錯既以爲無而又指其錯何其自相背
也蓋陽明不明格物誠意之學而以意之所用爲物故
遂以好惡爲善惡而不知其背之至此爾試卽其言而
推之如淇竹況君子之斐善矣乃杜甫卻言惡竹應須
斬萬竿山茅塞高子之心惡矣乃易傳卻言茅之爲物
薄而用可重芻蕘爲佩貴之也而見其在門則必鋤芟
歛豐草賤之也而窗前得意則不去此皆所謂從軀殼
起念由汝心好惡所生者但念何從起心何從生見善
則好見惡則惡是好惡從善惡而生非善惡由好惡而
生也善惡既不生於好惡則物理本自天定豈因軀殼
而變哉譬之用藥參苓其善者也烏附其惡者也欲養
生固以參苓爲善烏附爲惡矣如疾非烏附不可而用
之要亦以權用而終不謂善也譬之使人信義其善者
也貪詐其惡者也當平世固以信義爲善貪詐爲惡矣

如勢非貪詐不行而使之要亦以權使而終疑其心也
故能明乎格物誠意之學則必知善惡之所在而區以
別之栽培傾覆一循其自然之理人官物曲各中其當
然之則極而裁成輔相參贊彌綸自此而馴致之矣當
斯時也好惡不作於思惟善惡咸歸吾陶冶無所謂錯
亦無所謂不錯神化融於無迹而天地與之同流此蓋
至誠盡性之極功而非學者所可驟而語者也彼陽明
之空曠佛氏之邪淫窺其似爾窺其似而昌言之幾何
而不爲賊道之尤哉

王氏曰物之善惡固有定體人之好惡亦有常情其有或純於好或

求是編卷三

一約園刊本
入四明叢書

純於惡或始好終惡或始惡終好或好中有惡或惡中
有好亦各因其物之善惡不同而非以我之好惡生彼
之善惡也今陽明謂物無善惡似乎昧物理又謂因好
惡生善惡而恐其錯似乎溥人情皆非定論矣此篇前
段透切後
段精徹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
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
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
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
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

堯舜者得立得時之孔子也孔子者不得位不得時之

堯舜也堯舜孔子只一般以孔子賢於堯舜者私孔子者也固非也以孔子爲九千鎰者小孔子者也尤非也陽明見德章未安之疑遂亦不敢自安遁而爲軀殼起念之說使果以替聖人爭分兩爲軀殼起念則陽明前日以分兩喻聖人分量者獨非軀殼起念乎使前日之喻非軀殼起念何獨以今日之疑爲軀殼起念乎既自以爲不從軀殼起念不替聖人爭分兩何不以孔子爲萬鎰堯舜爲九千鎰乎要之萬鎰爲多九千鎰爲少者多多少少余之所知也萬鎰不爲多九千鎰不爲少者

以多爲少以少爲多余之所不知也余固知其爲遁也欲自救其九千鎰之說故爲是瀾翻之辯而終不能使九千鎰之爲萬鎰也吾是以又知其窮也是猶雞兩足感兩耳而辯者必曰雞三足感三耳其實言兩者易也而是也言三者難也而非也亦猶洛陽天下之中而辨者必曰我知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也其實言洛陽者易也而是也言越南燕北者難也而非也嗚呼陽明學朱子則斥朱子而又懼人之譏其背朱也則又爲晚年定論以救之學孔子則小孔子而又懼人之疑其

叛孔也則又爲軀殼起念之說以救之取舍不當言論靡定若陽明者真軀殼起念者也嗚呼朱子已矣聖如

孔子乃亦不滿於陽明乎

王氏曰說堯舜孔子一般當是定評說陽明瀾翻救護處

明白
痛快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

是不肯移

陽明之意蓋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但其心不肯移爾設使肯移必無不可移者殊不知此以論凡人可也非所以論上智下愚也蓋上智之善如冰之必寒火之必

求是編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熱冰必不能移之爲熱火必不能移之爲寒雖欲肯移而器局已定求有哲人而愚者也下愚之惡如蠍之必螫穢之必臭螫必不能移之爲善臭必不能移之爲香雖使肯移而敝銅已甚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故夫子不言其不可移亦不言其不肯移但曰不移而已然則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非歟曰狂非下愚也上焉者與狷一類爲任道之器特非中行下焉者與矜直一類爲氣稟之偏亦非惡德故聖罔念下而入於狂狂克念遂可進而入於聖以其相近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亦

謂凡人也相近者也途之人可以爲禹亦謂途之凡人也相近者也天下惟凡人最多故須設教以移之此先王禮樂刑政所由立也

王氏曰若有一念肯移之心便不是上智便不是下愚惟上智

下愚故不移惟不移乃見上智下愚後一段辨狂非下愚直不磨之論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

求是編

卷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合黃誠甫問女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

先儒說聖門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蓋以顏子是明睿的人曾子是魯的人而商賜二子資頗相近故分屬之陽明以子貢對顏子亦不脫先儒之見其實都在形迹上比擬非真知顏曾者也

顏曾之學一也子貢則幾於顏曾而少下之者也何以言之博之以文顏子之聞見上用功也克己復禮顏子之心地上用功也至於聞一知十則爲夫子之一貫矣曾子之問曾子之聞見上用功也吾日三省曾子之心地上用功也至於忠恕之發明則亦夫子之一貫矣若夫多學而識則子貢之聞見上用功也猶之顏子之博文曾子之問也無諂無驕則子貢之心地上用功也猶之顏子之克復曾子之三省也獨其聞一知二若與知十者不同然性與天道知其不可得聞則亦非局於知

求是編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者矣聞一貫而無所發明雖與論忠恕者有間然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莫非忠恕之事矣故顏曾之下須還子貢王氏日子貢之事見於論語者如我不欲人加於我章博施濟眾章多學而識章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皆得聞聖人一貫忠恕妙理其餘羣弟所不及也謂子貢次於顏曾極是

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此段意全重在始學時三字蓋學以致其道不專心致

志則不得也故鴻鵠之思戒於孟子亡羊之喻警之龜
山外好信不可不去也然亦爲初學者立戒爾若學成
之後則把柄旣持而指撝悉在其掌握運用旣熟而縱
橫不出其範圍雖處百般可喜可悅外好之中亦將如
展禽入袒裼之黨油油自如徐公居無常之世綽綽有
裕而不足以移之矣何必去之而後可哉繁枝所以妨
木然榮木者亦此繁枝也外好所以分心然熱心者亦
此外好也種德而刊繁是內而非外則徒見其迫切窄
狹之易窮而不見其優游厭飫之可味聖學殆不如是

求是編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若夫詩文則性靈之流暢語言之成章尤非其他外
好之可比陽明乃慮精神之漏泄而欲首去之則是佛
老專精守神之意而非儒者之所當言矣聖人作六經
把天機亦漏泄了何況精神

王氏曰初學宜守陽明之說○煥曰只看齊性何如

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
曰夫我則不暇

孔子論學詩之益而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論
君子之存幾希而曰舜明於庶物以至大學之教格物
爲先中庸之功育物爲極一草一木何可以莫之察也

陽明夫我不暇之論似有以先儒專務外求而少向裏之意然詳考程子之論則以理無物我道合內外不可以偏廢也見人先求之四端則曰求之四端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見人大去理會外事則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歸也皆是幫補說去以求合內外之道然於性情曰切身於草木曰亦有理於孝慈曰知至善於萬物之理曰泛觀則其先後緩急之間固

求是編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有不可紊者於其語意之間而可知也再考朱子之論則曰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的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又曰格物之論伊川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間此是何學問卽此觀之先儒何嘗不理會向裏工夫但語大而遺其細語本而遺其末故謂如草木之類

亦皆有理不可不察爾陽明不詳其語意之所自直以爲不暇而不之察以專事其心焉則是離事物以爲心捨形器以爲道非惟失先儒之意而且將陷於佛老誠淫邪遁之談矣豈聖賢大學之實學哉

王氏曰全觀程朱之論始知其

立言有本末次第而夫我不暇之言過矣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

求是編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閒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中庸之書自是與大學不同說天命之性說未發之中

說費隱說鬼神說天道人道說鳶魚飛躍說聖人天地之不能有憾說不顯如毛無聲無臭於上達處較多若大學則說爲學次第所謂初學入德之門也工夫只在誠意謹獨上蓋意是心之萌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正所謂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若於此不謹便是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便是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厭然之小人矣故必致謹於此去自欺求自慊以誠其意則自此尋向上去心亦自正身亦自脩自然到上達處工夫亦甚真切但在已發之後是下一層工夫中庸則

求是編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是不覩不聞已所不知之地也延平所謂要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以求所謂中者亦是看此求此而已戒謹恐懼正是看之求之之功所謂涵養須用敬也乃是謹獨前一段工夫陽明以爲既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因謂戒懼謹獨只是一箇工夫而以分戒懼爲己所不知是支離是閒斷嘗有問陽明未發之中是如何者陽明告以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則陽明亦分明以不覩不聞爲未發之中矣何獨於此又以戒

懼渾入於謹獨而謂只是一箇工夫耶涵養何見其支離不覩不聞亦戒懼何以爲閒斷且己所不知是對獨知而言戒懼是對慎字而言今陽明乃曰既戒懼卽是知蓋徒欲以己所不知作獨知故爲此說而不知以戒懼爲知則本體工夫無所分別所以沖玄會中遂有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之說也然失則遠矣又曰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夫斷滅禪定以其不知戒懼也既戒懼則靜中有物非所謂斷滅禪定矣柰何以斷滅禪定疑之蓋盜跖恥盜故謂孔子爲盜以

自解其非盜陸子恥禪故謂朱子爲禪以自解其非禪陽明之意亦此類也然陽明之學乃從心之知處意之動處作用未見其斷滅禪定也何必解曰佛氏亦何曾斷滅禪定得他以心法起滅天地則其斷滅是起滅也禪定是禪法也陽明全得這些子簸弄遂以爲無復未知未動處工夫其爲此解蓋亦明知佛氏之未嘗有是而借之以斥朱說之斷滅禪定爾其實朱說得之不覩不聞之中庸中庸得之何思何慮之易易得之無聲無臭之天

王氏曰辨不覩不聞爲己所不知極有原委極見細密蓋以戒懼謹獨只是一箇工夫原是陽

明牽合混淆之失辨曰既戒懼便不是斷滅禪定此名言確論

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支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

求學編卷三

十八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真己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鍼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

賊作子

能視聽言動者氣也非心也非心則非性也陽明乃以這箇便是性是以氣論性如告子之說矣然朱子有言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之執捉若是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陽

明乖覺恐人把朱子之說來破他遂說這箇便是天理便謂之仁這箇便是真己這箇真己便是軀殼的主宰則是以形下之氣說做形而上的去了此段本論克己爲仁而發既以此爲形而上之天理則信目所視皆爲正視信耳所聽皆爲正聽信口所言皆爲正言信四體所動皆爲正動自無執刀胡亂殺人之事矣自無一毫非禮之所動矣凡世之不矇不聾不瘖不痿痺而稍能視聽言動之人皆可謂之仁矣何必克己復禮然後爲仁乎所謂雖常常保守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一些者保守箇恁虧損箇恁乎既無刀割安用其去既無鍼刺安用其拔既無其己安用其克真己之己天理也克己之己非禮也所謂認賊作子者正爲其誤認非禮之己爲真己也能視聽言動的既便是性便是天理便是仁而謂之真己何緣生出賊來既是有賊生出來則能視聽言動的可見只是箇氣不可以言便是性便是天理便是仁而爲真己矣陽明議論前後錯戾如此蓋實見得者雖縱橫反覆多至數千萬言參差難看而實如繩貫如某局條理井然彼此相照若以聰明意

見揣摩而言之雖十分裝裹得好終未免出手露脚被人看破矣且如能視聽言動的本形下之氣他卻喚做理性與仁本形上之理他卻又喚做氣是理氣兩無所當也豈以陽明而不察乎此蓋他把心看做箇空空洞洞把捉不定的物事在面前相似故不分理氣不別內外不考同異不問是錯凡能知覺運用鼓舞發揮處皆喚做心之精神妙用自祕以爲得力處然卻不知此乃禪家的使機關善賣弄自私自利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且真己二字亦下得不是真字對假字而言纔

求是編卷三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真時便知有假在以能視聽言動的作真則是以軀殼的作假夫軀殼者籬迹也能視聽言動者良能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果孰爲真而孰爲假乎看來惟孟子說大體小體荀子說天君天官自是穩當然則性與氣何別曰性字從心從生則是能生其心者性也若能視聽言動的是生其身者也非性也氣也性氣由身心而別但究其極凡生皆屬氣性亦不可不謂之氣也此未易言王氏曰以視聽言動便爲心便爲性又是陽明混淆之失況真己之說本孔子人之生也真孟子二也者人也之說來此說有真必有假何等見道分明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
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
邦的太大本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
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
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
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
顏子是簡克已向裏德上用心的入孔子恐其外
面末節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
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

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
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
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
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孔子以四代禮樂答顏淵爲邦之問正先儒所謂立萬
世常行之道者陽明乃以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言之何
其敢於非聖人乎夫孔顏授受正如舜禹授受舜之授
禹也曰人心性危道心性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繼
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孔之授顏也曰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而繼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大旨略同但舜自心上說而亦未始不兼乎事執中者言其動靜云爲無適非中也勿聽勿庸則分明就用人說矣孔自事上說而亦未始不兼乎心夏時時之中也殷輅周冕文質之中也韶舞樂之中也精察四事而守之執中也鄭聲淫恐其蕩吾中也佞人殆恐其敗吾中也且其所言皆禮樂之事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顏子克己復禮其心固已仁矣非如舜授禹時未見其所以事心之功故必

求是編

卷三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以精一先之而後之以事也然則克復卽精一也仁卽道心也禮樂之中卽執中之中也鄭聲佞人卽無稽之言勿詢之謀也放之遠之卽勿聽勿庸也陽明見夫子在事上說遂以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視之而爲達道九經等說方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其亦誤之甚矣蓋問爲邦自與問政者不同故告爲邦亦與告問政者不同達道九經夫子爲哀公治魯而發也故所言之事切而詳四代禮樂天子爲萬世王者而脩也故所言之事大而略且陽明旣知九經之說矣獨不知所謂三重者乎經

者常也常道人皆可勉故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重者言三者之所係至重也心思必通乎性命
而後可以語之故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
下者也四代禮樂非卽三重中所議所制之事耶若以
此爲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而輕視之則是三重者亦可
以爲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而不重之矣不得以三重爲
制度文爲外面末節而不重又安得以四代禮樂爲制
度文爲外面末節而輕視之哉周官一書無非三重之
事孔子作春秋亦以四代禮樂爲主而脩之陽明乃曰
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
治得正由不知爲邦之道固自不同於爲政爾如始皇
以智力把持天下亦能終其身富強豈可謂其不能治
天下只爲其建亥不行夏時鼓缶烏不作韶舞便覺
舛戾急迫無三代和緩氣象漢文以黃老經理天下亦
能致其國於治安豈可謂其不能治天下只爲其禮樂
謙讓未遑不改正朔不易服色凡所爲皆襲秦故所以
卒止於漢而不能齊肩於三代之上也夫子以四代禮
樂告顏子蓋以四代望之也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

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又曰用之則行惟我與爾有是夫夫子不是以區區治天下望顏子直是欲與顏子爲虞夏商周之治細思之若無此等氣象便是功利便是霸術王氏曰此一章書得如此發揮乃知上承執中之統與中庸三重相表裏而爲邦與爲政不同聖人之教始明矣

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

求是編卷三

二十四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大學經文古本與新本不異惟傳有錯簡故朱子依經文之次而改之非好爲異也蓋復傳之舊以明經也陽明據古本之誤以誠意去格物遂謂新本先去窮格事

物之理爲無著落須思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殊不知聖學自有大根源人自不察爾何以言之古者教人之法有小學以教小子有大學以教成人方其入小學也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已豫故其入大學也卽以其所收之心所養之性而窮格事物之理以充廣其知而盡其心自不消說敬字況窮者心窮之也格者心格之也才說窮格則心固已在矣卽非茫茫蕩蕩無著落矣亦不必添箇敬字而後牽扯得向身心上來也程朱所以添箇敬

字者非謂孔門落此一字不言而補之也詳味或問之旨亦謂年之已長而未曾從事小學者則其工夫之次第條目自當以敬字代小學之工夫爾陽明不悟格致之前已有此小學一段工夫而疑其沒根源又不悟程朱之說爲未曾從事小學者而設而譏其牽扯遂據古本之誤以誠意代敬字其心以爲誠敬二字意義相近說誠意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而不知以誠意去格物成恁說話成恁工夫雖自謂信古而實不免於叛經矣或曰子尊信程朱如此然朱子已有小學矣而子復作

小學傳何也曰此大有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小學之方也若今所傳大學者大學之道也合二書而遞觀之則是學文者小學之終事格物者大學之始事格物正承學文而言但學文說較淺近格物說較開廣知學文之爲窮理則知格物之爲窮理必矣此愚所以信程朱之說不可易也但弟子章隱於魯論之中人不知其卽爲小學大學雖汨沒於戴記幸曾子嘗爲之傳而程朱又表章之列爲四書故諸儒但於大學研窮講究而於小學遂置不問所以格物之說紛紛至今爲一大疑程朱窮理之說雖極明當然程子未嘗有一言及學文者朱子小學雖取此章又雜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與夫古人嘉言善行之中亦未見格物卽承學文之意所以當時不能折服異論之心柯賴天之靈幸窺此義遂輒忘僭妄表章論語弟子章以爲之傳而補小學之缺非敢自附於曾子亦使經傳體製頗與大學相類令初學小子無苦難厭煩之心且一開卷卽曉然知小學大學相承之次而於格物之旨不講而明諸儒之疑不辯而決是

因小學而兼明大學未必無小補於聖門矣不然朱子
小學固已詳盡無遺矣而柯復爲此不幾於畫蛇添足
可已而不已乎中幅刻此○王氏曰此辨旣得陽明疑
誤之由又得古人教人之法而誠意不
專於格致八條且俱出於敬自明矣至論大學小學而
以弟子入則孝一章補之有裨來學有功聖門○拱曰
經文謂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不論新本古本無一
字錯但玩一先字則知誠意與格致工夫原自不同

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
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
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
不害其爲未至也

求是編

卷三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川易傳序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
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則文義之不可不詳也審矣象山
非讀書窮理之說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又謂解
說文義管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
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則象山於文義之不詳
固其素也文義且不詳又安望得其辭以達聖賢之意
哉至其太極之辯則不但不曉文義不得於辭不通其
意而強辯好勝甚以朱子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
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

方外等語爲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是蓋憤其嘗以
蔥嶺帶來見斥故亦以禪宗譏之出爾反爾無異兒童
之見在朱子初無加損而爲象山所養之累多矣然象
山雖以文義爲輕亦非專空守枯若世之鹵莽於文字
者要不可以太極之辯而遽少之也觀其與邵中孚劉
深甫二書論讀書之法一則謂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
以讀之不必強加揣量一則謂訓詁章句苟能從容勿
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固非不詳文義之謂
也若陽明則直謂不詳之不害矣以不詳爲不害則必

以詳文義爲害而不肯平心定氣從容諷詠乎章句訓
詁閒矣豈象山問學之旨乎而世方羣然謂象山復出
也其亦盲者揣管撫盤以爲日者等爾吁王氏曰理會
不詳便有鹵
莽之失心氣不平便有執拗之病此皆不可與道也况
記象山者亦謂其檢閱終夜不輟則象山非專空守枯
明矣○漢曰詳味二不害之言卽告子刺心之
學不知孟子之接道統其功全在知言養氣

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菴大儒
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
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功於晦菴而

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菴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菴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

道猶路也聖人之道如十字路頭四方入而皆可至焉象山以象山入者也朱子以朱子入者也正如回路殊科師商各體雖不無遺論其爲聖人之徒則一也當時無極七書之辯鵝湖三詩之旨固已不免幾於誚矣然猶實見得而論之者也陽明未窺朱陸之藩籬徒以無意中得此良知一助遂自謂合於象山而斥朱子謂君

求學編

卷三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之過不惟斥朱子爲過而且以是朱子者爲小人之文過何異秦人非古聖王之道而焚之又以諸生是古而欲坑之者也悖亦甚矣嗚呼顏子之聰明去生知無幾其見道卓爾也猶必待仰鑽瞻忽旣竭吾才而後至陽明豈聰明過於顏子乎而乃無意中得之也惟其得之無意是以言之太易而不知朱子不可毀也朱子之學正顏子之所以學也何以明知大道必低回而務爲捷徑者不免於荆棘聖學必平實而喜爲高論者終入於邪淫譬之作字古者以篆爲文其勢繁難故其事不

得不簡自秦人改隸而簿書始多矣譬之經野古者以井里授民其事繁難故其俗不得不淳自戰國蕩爲阡陌而民始無恥心矣譬之行酒古者賓主百拜終日而不得飲此其所以無酒禍也晉人縱之而爲清虛遂成戎狄之俗譬之行師古者以車戰出則爲行陣入則堅營壁此其所以無敗亡也後世廢之而用騎步遂無紀律之師譬之爲文古者以理爲主不務纖奇常有欲工不能之意故治日盛自洩之於淫巧無復渾厚之氣而治日衰矣譬之爲治古者以道爲主雖草木鳥獸之微無不爲之經畫區處故世日隆自急之以功利爲一切苟且之法而世日偷矣然則朱陸之學豈不從是而可別白之哉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其序不亂而其功不缺者聖人之學也一超直入自謂了心而無所用於家國天下者佛氏之學也朱子所入雖若支離而其實則聖人之無欲速無見小利下學而上達者也自是有博厚高明悠遠的氣象象山所入雖若超脫其實則佛氏之緒餘而氣脈不深長意味則淺薄自是有叔季苟簡的規模後儒陰爲陸地乃以陸尊德性朱道問學而兩解

之曰此亦晦菴意也豈知當時渠特不欲有所軒輊以起事端故即其所近似者以分屬之而實非切案也蓋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是天上有不識字之神仙非真尊德性者也道問學而不尊德性是聖人果在於多學而識之非真道問學者也觀非存心無以致知朱子之學何嘗不從尊德性上來而陸子後來議論雖肯向講學上理會終不免亦有舊病則分屬之說決非晦菴意矣夫文章與詩高下學術關運盛衰方當盛明之世而使叔季苟簡之學術得以聾瞽乎天下而愚之憂世道者不能以無概也況今之學又非象山之學者乎驥失而駘矣人且以爲驥也駘又失而巨驀矣人猶以爲驥也則將何所終耶必也有力者禁而絕之無力者亦辭而闕之庶乎邪說不得以誣民而上古渾厚之風三代寬裕之意可以復見於今矣或曰尊德性道問學既非朱陸切案然則竟何學歟曰朱子以讀書窮理做著實基址而後悟其支離以爲言語文字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是從顏子博文約禮以入者也陸子以靜坐澄心做直截工夫而後頗知講學以爲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

善喻義當使日進是從子思尊德性道問學以入者也若陽明以博文卽約禮工夫道問學卽尊德性工夫則不惟有戾於朱抑且有悖於陸而兩無所據矣乃嚶嚶然欲爲象山一暴其說以爲陸也譬之倫類其猶養子木寄生也與曰若是則朱陸果無軒輊矣何以又斥陸爲駘也曰博文約禮乃是堯舜以來傳到孔門的舊法顏子親炙聖人之門步亦步趨亦趨其於聖人體段無纖毫差異故曰學聖人者必自顏子始若子思則去聖人固已遠矣尊德性道問學之論雖卓然有見但於孔

求是編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所傳舊法未免微失其先後緩急之宜所以傳到孟子直以求放心爲學問之道苟卿有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其言若過然後來禪學實假此爲媒則苟卿豈無所見而云然哉況朱子到得恍然自失有頓進之功便與顏子喟然而歎意味相似把博文約禮都若多了陸子連那道問學三字尙未肯索性說出口況望到此地位斥陸爲駘亦其宜矣

王氏曰此辨朱陸同異與陽明之失較若畫一矣有益世道不

淺宜家傳
人誦之也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

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
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
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
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
其舊而已矣

致知格物之傳本未嘗缺但簡錯爾朱子以己意補之
則因其錯而謂其缺固非也陽明見其補之非也遂削
之而復古本則因其不缺而謂其不錯亦非也至如董
槐葉夢鼎諸公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條之說與夫近

求是編 卷三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蔡介夫欲移物有本末條於知止之上之說則世之
學者類喜言之然經文一章吳草廬所謂玉盤無缺者
也以傳簡之錯遂割不錯之經文以補之則欲以補其
瘡而先剗肉以爲瘡矣尤非也以愚考之朱子之改正
則是朱子之補緝則非今但據其所改正而以聽訟之
釋本末者爲釋格物致知則節次分明意義周密不必
補不必復不必移而傳自完矣何也傳之所釋者惟三
綱領及八條目而已其知止二條及末二條皆所不釋
何獨於本末而釋之且旣釋本末又何獨於終始而不

釋之也故愚以爲聽訟之章決當屬在三綱領之傳之後而爲致知格物之傳也蓋物有是非猶訟有曲直聽訟者以其是非之心而斷其曲直皆窮理之事也心通乎道然後能別是非如人身在堂上然後能斷堂下人曲直至於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則民有恥且格而訟可無矣向使心不通於道則情僞微暖而兩造之陳者將眩惑而不知矣其何以格物而使之無訟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聽訟者知本也明明德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人畏民志物格也新民也格物之物分明指物有本末之物字而言而世儒皆不之察也所以辯愈多而旨愈晦言愈詳而意愈訛也但傳文之例自誠意以下皆引經文而釋之而此獨不然似爲可疑及以諸傳考之三綱領俱直說起而於條目始引經文格致雖屬條目然正接止至善故以起句用綱領例而以結句用條目例也復何疑哉再以經文考之三綱領則說三在字條目中皆用先後字而獨於致知格物則下一在字與綱領而四物格知至仍用一後字與條目而入爲綱領條目之間蓋卽聽訟章起

結異例之意也此非愚之臆說也知止一條原係止至善之後則致知格物自當承之故三綱領之在字下連格致之在字聽訟之不用經文上接三綱領之不用經文皆聖賢之微意然則聽訟之傳信乎其爲釋格物致知而非釋本末矣巾幅刻此○王氏曰此篇說聽訟章釋三綱領入條目而謂本末先後不必釋文理接續血脈貫通聖經賢傳始成全璧而千古不決之疑諸子紛紛之論澹然釋冰矣甚有功於聖門當不在曾子下

求是編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卷三

貞白五書五之二

求是編卷四

貞白五書五之四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

朱子之學蓋與顏子同昔顏子於聖人之道而未得也仰之鑽之瞻之忽之既博之文又約之禮以竭其才及其立卓之後然後發喟然之歎以爲前日仰鑽瞻忽博約竭才皆爲多事而極於欲從末由此顏子之所以庶

求是編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幾也朱子之窮理反躬銖積寸累正顏子仰鑽瞻忽博約竭才之事及其豁然貫通之後乃恍然自失以爲向來誠是大涉支離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此其悔悟正與顏子喟然之歎相似未必其出於晚年也使以朱子之悔爲晚年則顏子之歎亦爲晚年乎看他次第是工夫先後而非年歲早晚博約後方歎歎後終不成竊竊冥冥遂廢了博約惟其工夫循環不窮所以智益明德益熟而具體乎聖人也積累後方悔悔後亦不成昏昏漠漠遂廢乎積累惟其工夫周流不已所以學日充德日

起而集大成於諸儒也陽明不達於此遂取朱子平日
與人答問手札中厭煩就約絕學捐書之語爲晚年定
論之書夫謂之晚年必其果出於晚年而後可也然以
今考之此書之意本出於程篁墩道一編而去取互有
得失年歲互有異同固有不可得而盡信之者如與吳
茂實書乃篁墩錄之於始以爲若冰炭之相反者蓋以
其有譏陸子省發覺悟流於怪異之說陽明則削之而
取其前段所謂向來工夫多不得力者以爲晚年如答
吳伯豐書篁墩錄之於終以爲若輔車之相倚者陽明
以其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之語似乎譏陸雖有欠卻涵
養本原工夫不可不自反之說而不收於晚年至於與
林擇之書說陸之門人氣象皆好此閒學者只成說話
陽明以爲晚年而篁墩則錄之於中以爲疑信之相半
蓋以其有陸子壽兄弟其間亦有舊病之說也然則其
早其晚其定其未定皆以己之私意臆斷之者也而何
足據之以爲朱陸之評乎且陽明亦自謂其年歲早晚
誠有所未考則其不必出於晚年者在陽明固已知之
矣既知之則不當復爲之而猶且必爲之蓋爲其平日

所著或問集註諸書意義浩博議論參差其間有疑於
支離泛濫者有得於親切簡要者與己專致良知之說
多半不合故悉指爲中年未定之說而特取其相近數
札概目爲晚年悟後之論以自證庶幾己說不至大謬
於朱子而可少挽其立異好奇之失焉爾夫朱子之易
贊也猶改誠意章以爲絕筆則其集註或問之類固其
所終身者也固其既悔之後而三復刪定者也烏得以
意義浩博議論參差而遂指爲中年未定之說哉論語
孔門傳道之書也多聞多見之說與夫一以貫之之說

好古敏求之說與夫子欲無言之說閒見錯出各有發
明而集註或問無非明此而已若集註或問而謂之中
年未定之說則如論語者亦將議其孰爲中年而未定
者乎孰爲晚年而定者乎豈夫子亦有未定之說乎聖
人之道千門萬戶彼此自不相妨曲儒之學管歸一路
四旁都不見得今以一路之學而窺聖人千門萬戶之
道無怪乎其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也於其合己也則雖
其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者而謂之晚年於其不合己
也則雖其既悔之後三復刪定者而謂之中年吾意晦

菴有知亦當付之一笑而已矣由此觀之陽明非真以定論取朱子也特以見定論之外皆非定論也今既定論不必於晚年而集註或問之類又不必於中年則朱子之學何者而非聖人之學朱子之言何者而非終身之定論乎而又何以此書爲也陽明乃謂此書出於不得已而然又謂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此學者彼蓋以爲聖人之學也夫旣以明聖人之學爲重而使朱子之說果有背乎理而不足以明之則雖直非之以爲先哲之忠臣何害而又何必委曲以調停乎用人而調停則賢不肖渾淆而不肖者終至於必勝行政而調停則邪正雜糅而正法必至於漸湮故調停之說在識微之士猶深非之以爲不可而況陽明之於朱子又皆洗垢索瘢以陰行其私簸弄筆舌以玩侮先正而初無委曲調停之意則其所謂不得已以明此學者非真不得已之心如孟子闢邪說以衛聖道之心也特調停其說以委曲遷就乎己之學爾且旣以委曲遷就乎己而爲此書而深考其說則又有宜爲陽明之所深諱而亦取之者如答呂子約書謂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

之弊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與蔡季通書又謂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陽明喜其見得支離之說而不暇詳其所謂與彼中證候之不同喜其恍然頓進之說而又不暇詳其所謂非如近日諸賢之頓悟故遂取之定論之中而不知識者已因此而得其亂真之故矣頓進者猶人按步而移雖未易遽進然一進則所移者皆吾得力處頓悟

求是編

卷四

五

明誠書

約園刊本

者猶坐而馳雖日行萬里之遙然自身卻只在此於道無得也惟頓進故見得向日之支離非頓悟故不同彼中之證候而陽明之學正近日諸賢頓悟之機也正朱子所謂證候之不同而斥外之者也而猶自幸已說之不謬於朱子蓋欲援儒以入墨推墨以附儒爾然而毫釐千里之謬終不可掩如此二書之說豈非天不欲斯文之喪而故爲此隙令後之學者得有所據以證其似是之非耶又曰篁墩見朱子奠陸子壽方相與極論無猜道合志同之語而陸子奠呂伯恭亦有追惟曩昔靡

心淨氣徒致參辰之語遂謂二氏之學早異晚同而著道一編然朱子表曹立之墓有敬夫子壽伯恭皆盛年相繼淪謝之語則是作於道合志同之後宜無復異同之疑矣而其言乃曰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言語文字可及又曰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前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皆所以深譏陸子之失則是朱陸之學雖至於晚年而猶未之一也蓋朱子所說的涵養實異乎陸子之涵養陸子所說的講學實異乎朱子之講學所以朱子譏子靜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其實身不移則所謂轉步者亦五十步之走爾濟不得甚事篁墩陰附陸子遂謂朱子晚年兼收陸學而詆世儒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於門人紀錄之手不取正於朱子親筆之書嗚呼曹表豈非朱子親筆之書而晚年已定之論耶然則朱陸之不同固非篁墩之說所能強而一矣獨其莫文之語似乎可據然詳味之恐亦以其講論之際頗覺和平非復昔時氣盛語健之比而云然非真謂其道之一也故不徒曰曩昔

參辰而必曰麤心浮氣不徒曰道合志同而必曰極論
無猜此其立言之閒亦自可見其微矣王氏曰此篇考
據精詳議論的
確鑿鑿乎無以易也至筆
敷設爲佛辨無非推墨以附
於儒其道一編又豈有定論也若夫調停之說是卽鄉
愿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
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
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
所以爲行不行不足爲之知

聖門說知行處甚多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行先知

求是編 卷四

七十四册裝書
約園刊本

後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知先行後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知不可無行也知譬
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此行不可無知也惟精惟一道學自脩
此知行並進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知行互力也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行易知難也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此行難知易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偏於知也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此偏於行也雖其意之所指

功之所施各各不同至於知自知行自行則千聖萬賢固無有不同者也今陽明乃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則知行是一箇儻侗的事物事聖賢何苦如此分別出來只緣自己講學專主於致良知分別缺了行的一邊故立爲是說以護持之而實非確論也

王氏曰真知卽

是行不行不足言知亦有此理只是據其極言之而非平常之道終歸混淆而已

宋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

求是編

卷四

八
一
圓
明
叢
書
約
關
刊
本

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有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

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
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
之所深闢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
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父子有親是由父子而後有親之理也無父子則親不
可見矣君臣有義是由君臣而後有義之理也無君臣
則義不可見矣事事物物無不皆然所謂在物爲理也
今陽明非之以爲親在而孝親沒而亡是心與理爲二
也是義外也殊不知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
此正所謂處物爲義也正孟子所謂集義也告子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正爲其不以吾心求事物之理故謂之
義外今反以告子之義外非朱子之窮理是以孟子之
集義與告子之義外無異矣可乎且陽明自以爲致吾
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是合心與理爲一夫心而
無理何以窮格事物之理物而無理又何以使之各得

其理則所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與夫以吾心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果何所分別而有一則析心與理爲二一則合心與理爲一之殊耶吾恐析心與理爲二者未必析心與理爲二而自謂合心與理爲一者將未免析事與理爲二矣且以心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工夫全在求字上所謂格之者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工夫全在致字上而格字反無骨力矣豈經文之旨乎不特此也其曰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味其語意分明

朱熹卷四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以上句爲格物下句爲物格也既以上句爲格物不當又言致吾心之良知爲致知既以下句爲物格不當又言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爲格物此其言論背馳不待咀嚼而可見而況夫所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又出於朱子者也朱子註易大傳有曰窮理者謂隨事得其條理也竊朱子窮理之訓以解格物而又非朱子不當以窮理訓格物不幾於盜憎主人乎殊可怪也已

王氏曰見原精

明推原刺骨○煇曰經文實字以爲主虛字以爲用其目在格物日而后知致玩三虛字自見固難議傳叛經

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

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

此下原闕一頁

之中句句兼五句之義矣既句句兼五句之義則聖賢只消於五句中摘取一句以爲說亦足矣何必說學又說問說問又說思說思又說辨說辨又說行而如此其不憚煩乎夫聖賢之說規模闊大而條理精嚴頭緒煩多而意思通貫只緣陽明誤認學爲專言所以生出許多學兼問思辨行行兼學問思辨與夫問思辨卽學卽行之說要直截說得越支離要渾全說得越破綻如問卽學行是不兼思辨也思卽學行是不兼問辨也辨卽學行是不兼問思也五句之中乃有三句不兼五句之

義矣豈若只依本文從頭做去有相資並進之益而無
雜施不遜之弊乎然程子所謂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
說亦似以學兼知行何也曰程子蓋以博學以下爲學
也陽明則以審問以下爲博學也以博學以下爲學則
是博學在五者之中而五者爲實事以審問以下爲博
學則是博學在四者之外而博學爲虛位彼全其五此
廢其一二論豈可同日語哉不惟程子朱子於下節註
云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亦總五者而言
也蓋學固有偏言專言之不同要亦不可執程朱此語

而遂以博學爲專言也況單言學字猶可屬專言而該
得五者若兼言博字則但可屬偏言該不得四者陽明
亦自知之故深忌此字通篇之中雖審慎明篤字亦不
敢多及惟恐牽惹博字出來至末後收拾處不得不言
則遂易博字爲能字使讀之者無所齟齬於其心而疑
吾之說也想他易此字時喫甚辛苦既無奈博字何又
不得所以易之者千思萬想尋得箇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之能字原代博字遂取易之以自揜其說而不知
本文所謂能者能其博也別無異議聖人易之只是偶

然如問之弗知弗措以知代審思之弗得弗措以得代
慎而辨之弗明弗措行之弗篤弗措則仍其舊皆是下
語時偶然如此非如陽明以博字爲有礙而有心以易
之也惟其偶然而易之故連易二字而讀者殊不覺其
易惟其以有礙而易之故只易一字而牽合附會賊經
叛聖種種病痛出矣聖經之字可輕易哉近偶看胡敬
齋居業錄初覺平平無甚意味及再三研玩直是恁地
邃密的確說出人心至當不易的道理出來無一句一
字蹈襲亦無一句一字牴牾所謂實理得之於心自別

求是編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故勦說者毛同而質異只好乍看實得者途殊而轍
胎其味無窮嗚呼觀余之不敢有疑於敬齋則讀是編

者亦可以諒余不得已之心而非好辯矣

王氏曰此思誠喫緊工夫

關係甚大自偏言專言之說定而混淆之論不攻自破矣○慎曰學也者學其所可行也行也者行其所已學也其理原不相離如曰學之始固已卽是行則學優後仕幼學壯行之說果何謂哉學不可以卽爲行行不可以卽爲學故有旋行之而旋學之者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有善少未擇而不敢行者如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至於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子路之誤以行爲學也學之始已卽是行則先生之誤以學爲行也

心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

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
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
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
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
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
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
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
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
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
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旨正其不止以歸於正之
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
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
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
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
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
物其可通乎

以知爲意之體義猶相近以物爲意之用則失之遠矣
蓋經文先言物有本末次言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者分

明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也夫既爲格其物有本末之物
則有志格物之學者固不可徇末而忘本亦不可厭末
而徑趨其本矣程朱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雖似泛指
眼前之物然考其所以爲說則自性情慈孝之理以至
草木而無所遺自天理人倫之大以至器用而無不察
則亦莫非該本末合內外之道也陽明顧譏其務外遺
內而倡言物爲意之所用格爲正之之義以反之曾不
知程朱之說本非務外而遺內而自己之說實不免是
內而非外矣可乎且格之爲字既有至與正二義則不
必各執其是以相非也要於其當不可易而已爲陽明
者乃曰安知大學之格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
義也則爲程朱者獨不可曰安知其不以至字爲訓而
必以正字爲義乎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
而後其說始通則夫以正字爲義者亦必曰格正其意
所用之物而後其說始通也窮至事物之理者既上去
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之不可通則
夫格正其意所用之物者上亦去一格字下亦去一物
字而直曰致知在正意其獨可通乎意之所用卽意也

所以好好色惡惡臭者也卽心之所發所以忿懣好樂憂患恐懼者也格而正之卽所以誠其意正其心使自慊而無不在者也欲誠其意在致其知而欲致其知又在正其意聖人之言豈其顛迷一至於此乎吾是以決陽明之說不可訓也

王氏曰徹骨之論與牽搭之說自不相能

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聖人所以不曰致知在窮理而必曰在格物者非故爲

求是編 卷四

十七 鳳鳴叢書 約園刊本

此轉折不完之語也正以言格物則與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字相應意旣完備詞亦明白若曰窮理則須於物之中推箇理字出來便覺多了一層故不若言物而理自在其中之愈也

明是理也

王氏曰古人以物字與理字通用如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物字分

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

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
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
詩曰有物有則言有是物必有是則也則者理也內外
齊貫首尾一致自格致誠正而爲功也則格致誠正固
有理而當窮而脩齊治平獨無理而不當窮乎又曰言
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
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是以理與物爲一也
夫窮理者窮其理之在物者也格物者格其物中之理
也安得以爲一而謂窮理可該格致誠正格物必有待

求是編 卷四

十八 四明 約園刊本

於兼舉致知誠意正心乎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聖人
本列爲四事又安得是窮理而謂必兼舉之非乎易言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窮理者格致之事盡性者誠正
之事又安得遺盡性而單引窮理以該格致誠正乎經
文言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者乃致知之功也安得以窮
理不當屬知而謂格物之必有行乎故易之窮理大學
之格物其致一也陽明之論蓋由不明格物之物卽物
有本末而以意之所用爲物故其流弊遂至於此而不

悟爾

王氏曰窮理格物其說本明破
陽明攪亂一場令人耳目昏暗

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
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
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
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
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
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
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
之非致其良知而何

求是編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是夫子固已自任其知矣然其
所以知只是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耳其
曰知之次者蓋此是夫子自道之詞故謙言知之次而
非謂更有知之上者也猶曰吾從大夫之後後者謙詞
也陽明不悟次字之意遂以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而
真以爲知之次則天下豈復有賢於仲尼而爲上智者
與且夫子不惟自以爲次而已也又嘗有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之說矣然則亦可因其言無知也而遂以爲果

無知乎故夫子非無知也亦非知之次也其所以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者蓋義理可以生知而至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問禮問官問樂問琴入太廟每事問與夫滄浪之歌童子之謠必致其察者皆所以充廣其德性之知而成其無所不知之睿聖爾固非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之言亦非專求見聞之末而落在第二義者使果以此爲次而別求所謂上者則必如佛氏之頓悟而後爲無上法第一乘矣陽明豈以佛氏爲賢於仲尼者耶然則子一以貫之非歟

求是編

卷四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此正與此相發者也一者心也貫者貫乎萬事也惟其多學而識而凡事事物物之理無所不具而後一得以貫之不然胸中空疏而無物雖有是一將何所施其貫耶昔劉公健嘗戲丘文莊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愧卽此一貫之說也是故由博文而後可以約禮由格物而後可以致知由博學詳說而後可以反約由執兩端而後可以用中由多識前言往行而後可以畜德由勉強學問而後可以知益明由多聞多見闕疑

闕殆而後可以寡尤悔由學問思辨而後可以篤行由多學而識而後可以一貫由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而後可以無不知而作且夫子一貫之旨凡再言之一則以曾子隨事精察無所不省可以貫矣故告之一以貫之一則以子貢多學而識無所不聞可以貫矣故告之一以貫之其餘無可貫者則不告也但隨問而答隨事而告皆使之用力於日用云爲之際以爲可貫之地而不驟以一語之則聖門入道之要可識矣今學者不屑下學之功曾無積累之漸而遂欲直下承當一超徑入曰

求是編 卷四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夫子一貫之理也是猶欲爲九層之臺而基址不固臺必不可得而成矣欲行千里之鎬而足下不始鎬必不可得而幾矣不然頓悟之妙至於佛氏亦已至矣而何以不可治天下國家耶正以無散錢雖有索子無益也故佛氏之道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陽明之學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也

王氏曰闢不由見聞之說深得聖人宗旨

則知一超徑入之說甚爲誤人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

此條蓋言致知格物是一事之意然亦本於朱子朱子
嘗言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
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漫在字又緊得
些子又言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
致知又言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
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而只曰致知在格
物以愚言之在字卽先字意也朱子以此二字看得有
等級此是朱子之學未到灑然處若陽明因之以爲知
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則益危殆而不安矣蓋聖賢用

字自是不拘其所以易先爲在者亦其下語時偶然如
此爾而非謂致知格物是一事也故下節物格而后知
至仍用后字后字正對前先字若在字異於先字則
此后字與上文不相應而不當用矣此可見在卽先字
之意又以傳文考之七章釋正心脩身則言所謂脩身
在正其心者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八章釋脩身齊家則
言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
家皆只有在字而無所謂先字是可見在卽先字意也
在於九章釋齊家治國而言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宜若異於在矣然又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一章之中在先迭見尤可見二字之同一義也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而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固可見在卽先字之意而以平天下代明明德於天下則又可見親民之爲□□□□新民而陽明親民之說之非也嗚呼陽明無暇論矣以朱子之大學而猶有未盡灑然如此字者學豈易講哉

巾幅刻此○王氏曰前後微據跌撲不破

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

此卽夫子不暇方人之意然朱陸是非則當今道術所

求是編卷四

三十四朝卷四
約園刊本

係要亦不可不論也象山斥朱子之支離余固以明其不然矣朱子斥象山以禪學則其說之然否尙未有以決之者也以今考之象山之學全是告子何也觀其論告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又曰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雖說他終不自然依舊不是然味其語意直是十分稱許尊信他只爲當初被孟子斥其義外說壞了他故爲是半許之詞以爲別派爾說別派便見還有正派在看來

孔門眞亦有此派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豈不是把捉得
定定則自有一種明光自在的意思所以他對夫子直
以仁自信略無遜避商量之詞觀可以爲仁矣之矣字
可見看他工夫只是一箇不行便了比之孔門相傳堯
舜以來精一敬義博約忠恕誠明等說果似徑截占便
宜然卻不如那的公公當當平平正正從大門裏進去
雖較遲些直是從容涵泳而有餘味也故夫子但許其
難而不許其仁夫不許其仁者以其非正派而許其難
者見其亦是別派也象山之學正是如此其言曰人心

求是編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
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此言人心當把捉也其曰某因
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又曰每理會
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此言有事無事皆硬
把捉也其曰心無形不知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此
把捉時見得他如此至於所謂風恬浪靜中滋味甚長
則把捉既定而不動心之地也到得不動則亦成矣成
則不可謂不自然矣自然則安矣但其成而安與正派
別如堯夫之學已到至處程子不直許之而特言就其

所至可謂安且成正以堯夫之學終是與吾儒別故也
他又恐人說他是告子是別派故又謂讀書講求義理
正是告子義外工夫夫讀書窮理此孟子知言之事正
與告子相反何緣是告子工夫只爲要見得自家不是
告子故硬以此言推卻他及見朱子指其不讀書不求
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義外便又說某何嘗不教
人讀書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正如告子論性一般
杞柳之說不勝遂變爲湍水之說湍水之說不勝又言
生之謂性只是把言語支吾躲閃將去終不肯反求其
理於心且其教人讀書亦只教讀蘇文夫蘇文險誕何
足讀只爲他的說話有契于己故令讀之如韓文平實
近理便說他未易讀而不讀之矣他人讀書以廣異聞
來新得他讀書只是將書作自己的印證真是比他人
讀得別其實與不讀一般故象山之學全是告子當時
人亦有譏其專欲管歸一路者他答以吾亦只有此一
路看來象山之一路正是孔門之別派派爲別派路是
徑路別派非正派徑路非大路使朱子直以此斥之吾
知象山雖執拗亦將心服口呿而不敢復辯矣今乃以

夷狄之一法而加之孔門之一派無怪乎其不肯服也然則象山非禪學與曰告子之學卽原憲之學佛氏之學卽告子之學象山之學卽佛氏之學皆是硬把捉此心以求到不動之地但佛氏說得較闊大又較驚怪爾其實只是一般象山說到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又謂此中卻似箇閒閒散散全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分明有禪家的意思但當初原只是告子之學不曾學禪所以雖流入禪家境界亦認做不動心的效驗而不肯服也若陽明原從禪學過來學無所得而後遁之爲象山所以雖種種學他說話只是不相似何以明之象山嘗言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且如原憲告子佛氏象山皆是各立一家主意恁地喫緊以把捉此心初無一句因襲語若無許大眼力也看不破他是一箇學術所以雖是孔門別派卒有立於天下若陽明之於象山見其說人要有大志志箇甚的遂言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見其說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

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聖賢之心。亦只如此。遂言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見其說。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是陋說。遂言朱子集註。或問。爲誤說。見其說。聖人贊易。卻是箇簡易字道了。遂言向與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已與汝一句道盡。見其說。吾友是泛然問。遂言汝今只是了人事。問見其說。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遂言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見其說。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精明。遂言私欲日生。

求是編卷四

二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見其說。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遂言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見其說。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遂言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見其說如此。只是定本。遂言難預先定。箇規矩在。見其說。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遂言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見其說。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遂言精一博約。只是一箇工夫。見其說。格物者。格此者也。遂言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見其說。識得未濟。

道便是文王遂言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在我
見其說吾亦只有此一路遂言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道
一事見其說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遂言無意中
得此良知一助見其說涓涓之流積成江河遂言與其
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見其說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遂言若
無主宰便只是氣奔放如何不忙見其說人不肯如此
須要有箇說話遂言聖人亦不肯多道故曰予欲無言
見其說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般物事言偶不同爾

求是編

卷四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言此道亙古亙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
卽天見其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遂言四書五經
不過說這心體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
二見其說人心最愛泊著事若教棄事時如獼猴失了
樹更無住處遂言心猿意馬拴縛不定見其說讀書講
求義理是義外工夫遂言朱子卽物窮理此告子義外
之說見其說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遂言此只在文
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見其說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
善遂言見善則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見其說人

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
遂言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
見其說苦思則方寸自亂遂言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
紜勞擾見其說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遂言
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見其說年少子弟
居一故宅甚安且廣乃不能自作主宰續先世之業而
日與飲博遨遊市肆不能復享其安且廣遂言富家子
孫不務守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寶積日遺忘散失至
爲窶夫丐人見其說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
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遂言授
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看他說話真絕相似但讀了陽
明之言又讀象山之言讀了象山之言又讀陽明之言
便自見得不同此無他故象山嘗言窮究磨煉一朝自
省又謂莫厭辛苦此學脈也則象山之學蓋從磨礪辛
苦中來所以他說大綱提綴來細細理會去恁地篤實
嘗與朱呂二公論易九卦之序大爲二公所歎服其在
白鹿發明君子喻義之旨朱子極口稱之信非偶然陽
明本只是箇豪爽之士無細細理會工夫徒影影見得

那提掇的意思便將說話去模倣他正如象山所謂隨人腳跟學人言語者也所以相似處便索性相似一不相似便索性說出一箇依舊的王伯安出來如論爲學象山本言有講明有踐履而他卻說明善是誠身工夫如論知行象山本言知卽乾行卽坤知之在先故乾知大始行之在後故坤作成物而他卻說知行是一箇如論格物象山本言是研究物理而他卻說是心外無物凡若此類皆陽明自信以爲大議論而所失如此則其他之絕相似者特其外之牝牡驪黃如有子之似聖人焉耳以其牝牡驪黃而遂信其千里以其似而遂許其聖人可乎或曰陽明學人言語不特前說而已卽如此段所謂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者亦出於象山所謂吾友但當孜孜行其所知不當與人辯論是非之語者也但未知其意果相似否爾曰是非之心人所固有聖學之要必先知言當時象山只因詹子南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故戒其不當與人辯論是非非謂論是非但當論其在己而不當論其在人也昔楊敬仲嘗問象山何如是本心象山告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是本心敬仲未省三四問象山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訟扇者敬仲既斷其曲直又問如初象山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象山謂其一日千里則是敬仲之省悟由其斷扇訟之心而象山教人省悟亦只是指其斷扇訟之心朱陸是非卽扇訟是非論朱陸是非卽斷扇訟是非皆所以提省此心使之常存不昧以俟其倏然之頃省發而融貫焉則亦莫非爲己之學矣孰謂己之是非所當

求是編 卷四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而人之是非不當論哉此象山陽明之言所以雖絕相似而實不同也又曰觀敬仲識本心於斷扇訟亦自

見得大學聽訟之傳是釋格物致知

王氏曰正派別派之說與告子象山

陽明源流皆卓有實見至說陽明是箇豪爽之士無細細理會工夫極是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

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己

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

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

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
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
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天地閒只是一箇元氣浮而上者陽之清爲天降而下
者陰之濁爲地其閒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萬品之
流形山川之融結無非氣也人亦萬品中之一爾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氣也
以是氣繼之人而謂之性是性卽氣也傳曰由太虛有
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卽元

求是編 卷四

三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氣也氣化卽陰陽也合元氣陰陽而謂之性是性卽氣
也孟子知之故有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論蘇子知之故有是氣也在天爲星辰在
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之論故愚竊以
爲氣卽是性卽是道蓋道出於性出於天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而其所以不已者只是元亨利貞四者周而復
始而已人得是元亨利貞之命而爲仁義禮智之性發
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率之爲親義序別信之
道命非氣乎命旣爲氣則性獨非氣乎性旣爲氣則其

所發所率又獨非氣乎愚雖的然自以爲無復可疑而不敢以號於人恨不得起孔孟而質之以定其說也陽明之學本甚疏漏至於此條所謂氣卽是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若爲有見之言然又謂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則所謂性之本原者果何物乎又謂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則所謂性卽是氣者乃無善之性乎又謂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是以性爲不可見氣爲可見

求是編卷四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性與氣爲二也何以謂原無性氣之分乎要之性之本原卽是善善卽所繼之善所繼之善卽是一陰一陽之道一陰一陽之道卽是命命卽是天地之元氣旣爲天地之元氣則性卽氣氣卽性無有所謂本原無有所謂落在一邊而人生而靜以上亦無有所謂不容說矣蓋陽明亦不是眞實見得故其立言含糊衡決而無一定之論爾不然陽明之辯能使龜長於蛇輪不輒地而

獨於此拙其辭乎

王氏曰陽明謂氣卽是性其說固是

不若此說之盡精微也○煥曰此氣字要看得分曉先生又曰那會視聽言動的便是性便是天理皆緣認氣爲性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視聽言動少非禮便不是天理故認是元氣則可說氣卽是性若認做視聽言動也只是生之謂性

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是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則非也蓋照心者謂心之虛明自然照物如鑑之空而物之妍媸不能遁也若是妄心猶反鑑而索照矣有

求是編 卷四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理乎是故照心固照者誠精而明也妄心亦照者以逆億爲明也且以照心妄心爲物不貳以固照亦照爲生物不息不貳者至誠也至誠者無妄也以妄心爲不貳然則至誠亦有妄乎妄亦可以言誠乎而天地聖人之心皆可以言妄矣蓋陽明醉心佛氏而佛氏以天地爲幻妄則其以妄心爲不貳也亦何怪哉

王氏曰至誠無妄極

破得是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

所求哉

精屬陰氣屬陽神則精氣之妙用故曰精神又曰神氣此三者自是養生家之說陽明乃以說良知是以仙爲儒也可乎夫自古異端所以爲吾道害者一佛氏而已蓋其說比楊墨爲近理故其爲害亦彌甚若佛家之說不過出於老氏養生之一端本不足爲吾道之害而世亦未嘗以害吾道視之至象山乃有方士禪伯眞爲大崇之語以方士並禪伯於是始爲吾道增一異端矣然雖以爲異端而猶崇之則是佯斥之也陽明則不惟不

求是編

卷四

三五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斥而且引致之又招認之矣如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致知格物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爾體段工夫大略相似是自認其佛也又曰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是自認其仙也嗚呼精一之旨豈精神之說格致之訓豈惺惺之方而陽明一則曰相似一則曰相用遂使世之儒者祖虛玄之

禪會言下相詔機鋒襲深隱之仙方教外別神口訣此其爲害不又甚於仙佛者乎雖然仙佛之所以克立者惟其不相惑亂自致於至也設仙而佛也其不仙矣佛而仙也其不佛矣儒之不可以惑亂亦若是也而倏而仙又倏而佛其能儒也耶雅雜於鄭不成其雅亦不成其鄭涇錯乎涇不成其涇亦不成其涇然則方士禪伯眞爲大崇而陽明者不儒不仙不佛者也雖不崇之可也

王氏曰合儒釋道爲一眞是陽明渾淆大病卒之不儒不仙不釋世俗所謂三腳貓也到底亦無所成

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

求是編 卷四

三共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夫欲生於動者也非動卽爲欲也使動卽爲欲則太極之動而生陽亦卽爲欲乎故動非欲也動之流則欲也欲則善惡分而禍福出矣故動者聖人之大恐也何也天欲暑也必於四月閒雷雨大作蒸然變動一番而後暑成天欲寒也亦必於八月閒風雨大作淒然變動一番而後寒至故人不變動則福不興不改作則禍不及然人莫不倖福以動而卒以禍者什常八九也故動者聖人之大恐也

王氏曰此卽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周子所謂動可不慎乎之意

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

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

良知之說出自孟子孟子言人之不學而能者良能也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分明以知能對說陽明遺其良能而獨舉良知已失孟子之意矣又嫌其遺而以所以爲良能者混之良知之內不幾於侮孟子之言乎況是非之心乃四端之一爾以良知而偏屬之則所謂惻隱羞惡辭讓者皆非良知矣惻隱羞惡辭讓既非良知則所謂良知者亦只明得是非一路而非此心之全體大用矣豈以象山嘗指敬仲斷扇訟是非之心卽本心之說

求是編卷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爲此言與然象山本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本心因敬仲未省故卽其斷扇訟之一端以開明之爾非謂此一端可該得那三端也然則陽明之學名雖因象山以泝孟子而其實非象山孟子之學也且四端者心之已發者也旣以已發之心爲良知何以又言良知卽是未發之中乎旣以是心爲人皆有之何以又言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乎蓋其見理不精知言不審故言論之際百孔千瘡隨處證見不可掩覆如此嗚呼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田巴稷下之辯一旦而

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彼苦行不如楊墨辯口
不及巴巴而欲不屈於今日之正論難矣難矣或曰傳
習錄近有增定者視舊加詳而辯不及何也曰余所辯
傳習錄蓋上冊是陽明在贛時其徒徐曰仁陸原靜薛
尚謙之所錄校而下冊則陽明歸越而郡守南元善益
以問答諸書者也觀其序云師之在日精神足以自致
尚不能無賴於是錄之助則是錄實陽明親所裁定而
其徒相與守之久矣夫以陽明之親所裁定而猶有遺
論若此況今所增定乃出於其沒後錢德洪王汝中之

求學編 卷四

三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手其又何足以爲據而與之辯哉

王氏曰以良知概良能以是非之心概四

端偏僻之甚蓋陽明挾俊爽之才逞豪逸之辯多以餘意爲正意以兩件爲一件而駕以亂天下矣其如人心

公論不可混何

求是編卷四

貞白五書五之四

求是編跋

斯道自孔孟歿後千餘年得程朱闡發始昭明洞達人有把柄學知向方我聖祖用朱說取士而非其說者則罪之擯之所以正人心開泰道爲後世慮至深遠也乃陽明竊佛氏揭良知爲一切簡截之說以極詆程朱而究其末流將必有坑焚之禍甚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昔人謂不平淨淨一世界被王安石攪壞了余亦謂明明白白一道理被王陽明攪壞了閒欲辭而闕之而才力短淺不足以達意又衣食奔走無暇於舉筆故雖

求是編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焉而未逮也今覩求是編意若得余所同得而辭皆發吾所不能發蓋精細如蠶絲牛毛剖析如快刀利斧平正如康莊通衢明皎如青天白日而其辯親新先在字義本同格物主敬傳意自備又足訂程朱之誤破千古之疑有益世道不淺昔桓譚獨稱太玄絕倫馮子非莽大夫是編異覆瓿集今之桓譚寧獨余哉夫馮子之說行則陽明之說廢而坑焚之禍息固生民一大幸也因僭爲之評且識其末時萬曆戊子秋仲朔友人心聞子王黎書於燈心樓

求是編跋

聖道之相傳如宗法然孔孟以來宋儒周程張朱輩業有定論矣我朝理學如文清薛公以復性爲教讀其遺言明白懇切洞然無疑其爲孔孟大宗蓋定論也陽明先生創致良知之說以提醒人心謂非孔孟之宗不然舉而後之大宗竊嘗疑之近世有志聖學者和陽明而異朱子且十八九焉何與茲得慈谿馮貞白先生求是編玩之恍然曰先生之學粒民之菽粟也是編作而聖門之宗法定矣枝非知道者深有感於貞白先生之言契余心也因識其私云萬曆己丑孟冬語溪後學沈枝載拜手書

求是編跋

一四
陽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永齋殿下刻求是編小學巾幅跋

求是編刻六章
小學全刻七章

慈谿馮貞白先生性稟純粹學貫天人昔作賓於襄人
咸景慕丰采涂壯時已聞公講理性之學矣今方得公
全書所論大學古本親新二字乃古通用以經文中后
字在字發明義意切當其格物致知之章本未嘗缺傳
文止釋三綱領八條目而已其知止及終始皆不釋也
其聽訟章是釋格物致知非釋本末也此節次分明意
義切當皆前賢所未發足決千載之疑使聖經賢傳復
明於世其傳小學教養小子皆公心得之妙非天下之

求是編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誠孰能與於此哉是有賢嗣次公巍科高第初試新
吳片言折獄民咸敬之如父母上下信之如神明即日
居廟廊之上臨大政決大疑光輔太平非得心法之正
乎願涂淺謬敢談性命之學哉昔者陽明先生督撫江
右時與涂先王交接契若金蘭有先兄得親受業其門
始終執弟子禮於是先王專擇陽明高弟命諸子孫從
焉已歷五世尙不違先訓今讀全集殊覺快心方始知
陽明先生每論迺全體也貞白先生學盡精微也二公
聖功之極矣因不得詣門下親領教旨爲憾特將數章

刊爲巾幅便於觀閱講談一則求精傳復明於世一則
爲公心學化民之一助耳因刻告成謹贅數語時皇明
萬曆乙未仲夏吉旦豫章後學朱宸涂如道甫刊於永
思書社

求是編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是編跋

歲辛未家君痲瘧少瘥僂據簀將朱筆勒傳習錄之
可疑者墨筆論議之昕夕不怠伯仲兄率煥跪請曰願
善靜攝歎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朱子易簀猶改意誠
幸緩須臾死得畢所見目瞑矣輒手不停披橐經數易
克成此編鑄播四方卽尸祝致良知之學者靡不舌舉
口呿永齋殿下採刻巾幅以廣其傳則此編非以雕文
刻鏤相稱明矣近觀當途長者見新學之行至勤抗疏
筆束編言人人殊期以反經衛道之心則一果且有彼
是乎哉王心聞吾慈博物君子也心服此編詳加評釋
茲刪其褒美而存論議之合道者十之三分章附註顧
煥實寡昧間或管窺則校閱而偶得者不揣尾續以就
正有道云萬曆丙申仲春吉寓新吳署不肖季子煥庶
沐百拜識

福建學道崇正堂翻刻求是編序

疑

高祖垣菴朝議公卽以文學名世如代行文翰類選

大成其一斑也庭訓家傳有隆勿替大父北湖登仕公

耽研理學純粹以精時致良知之學盛行先已酉歲掌

教懷庠督學朱鎮山公

諱

軍院沈公

諱

龍皆檄王五經書

院會沈則粹傳習錄者而啓迪後進惟竟守祖訓師說

不少變嘗書其堂曰朝廷有一定之規何必他圖尋別

業尋別業便入了別途聖賢無一偏之學不須立異講

良知講良知便廢了良能趣可知已而迫於遲暮不及

求是編後序

一 朔明叢書
約開刊本

成一家言先子貞曰承德公悟通三極學求一是倡道

慈湖黨徒雲集玄言名理自開戶牖而尋宗切脈竟眈

考亭顧七舉不博一第且新學初特盛於江右及華亭

當國亦復左袒而吾邑登朝者雖知交受業皆舍所學

以從彼而公亦無如之何也又附會致良知之說於慈

湖之不起意而於是慈湖之會絕先子跡矣隆慶改元

丁卯詔舉賢良郡縣以先子應不果用庚午冬患瘵瘡

幾不起曰吾欲更俟五六十歲爲之而天不我憐柰何

則就牀第中取代行傳習錄中可疑者分章摘段支疏

節駁以要於是辛未春始脫彙題曰求是編書成而疾亦愈因梓家塾合於三極通質言迴瀾正諭寓直錄及詩賦序記等作名曰馮子全書萬曆甲戌冬訪族姪益川憲副於留都蓋同庚同學友也出此編示之屬其序時新學方盛謝不敢聞持以示其座主興化李石麓相公春芳公固與華亭同朝因講此學者詭爲異時公患目眇令揭一章誦之乃論盡心知性章也公曰此段原卻差些歸而始序之然亦不敢顯是之也丙子賓襄署宗學先靖王賜號貞白高士則復合刻金陵考賓襄錄襄

求是編 後序

一一四 別藏書 約園刊本

史國書名曰貞白全書乙酉癸發解出殿撰孫柏潭繼早

老師門下計借時攜全書就正以別而孫師折簡寄謝

有曰尊公全書出以觀人人無不奉若枕中鴻寶者求

是編爭借傳寫幾徧僕閒得卒業竊以爲尊公異人也

其文章咳唾而成珠璣其識見塵埃而遊霄漢顧僕守

在官下無路得接丰儀爲悵恨耳侍閒幸再道瞻仰至

意歲戊子師丁外艱歸錫山延弔之則曰尊公全書十

帙每讀一帙則必竟帙乃已戊己二帙求是編係講學

語姑置之緣性素不耐看講學書也及八帙完則曰乃

公八帙不啻八珍即求是二帙得毋亦有橙梨在乎始
視之見前疏傳習語後爲求是語則曰吾且未觀編試
讀錄一過卽思所以爲求是計者計亦若傳習之未可
非也及讀求是而見編之步步精神錄之著著破綻卽
求是者無勝心而無是公遂無完膚矣予因悟已性卽
鈍豈遂不可與於斯文只緣從來講學書皆悶昏而不
開豁政如抱薪付火安望借管窺天以此蹉跎歲月今
得尊公指南便覺猛有省悟因言日所云爭借傳寫幾
遍者非是異新建者乃是附新建者尤可見公是之在

求是編 後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心者未嘗泯而卽護法高足竟亦不能阿所好也

姪

卽求師所以序此編者而謙讓曰亦嘗思爲之而語不
能徹故作而止者屢耳會辛卯秋晤吳翰檢觀我公

應賓

於阜城高光祿

諱定

家聞吳公精於性命學亦卽懇序之

而亦未有以應也壬辰

姪

成進士癸巳令奉新爲先子

刻宗藩訓典者十二帙因翻刻貞白全書十帙總名曰

貞白支干集豫章宸涂輔國殿下則取求是編七章合

小學一篇刻爲巾幅以傳之丁酉秋粵東唐曙臺

伯元

以

考功郎赴京典外計道出奉新業已引嫌不造謁矣已

思公爲南戶曹郎有辨新建祀典疏學術有合求是者
遂取支干集往謁則公已出館矣遇於塗因就別館而
進子子述就正意唐公曰集中卽有求是編乎不佞固
藏之輿箱中不能朝夕離也蓋從令師孫年兄所錄得
者第前少司馬李檢菴先生諱嘗丐子鈔一冊爲寄願
冢無書僮負約久今可持此報之矣而江右韓李景渠
公得見是編而旨之曰此子意中事亦嘗於義倉谷中

舉筆爲之何意尊公先得我心戊戌秋浙撫院劉用齋

公祖元檄縣印送求是編則乃兄復齋宗伯公元從同

求是編後序

西圃明徵書
約園刊本

年孫師所見之而因欲得之始信傳寫幾徧者不虛耳

己亥癸以職方郎回籍守內艱辛丑春正月先子病彌

留矣而南通政使楊止菴公時以書來乞全書云聞之

蔡見麓國冢宰因以信茗家刻并牛馬書侑緘癸猶呈

其書於先子先子領之季望前一日捐館距辛未春猶

復享年三十歲而逝蓋蔡冢宰序干支集有云總之此

書皆求是編一意爲之此一是則餘無不是矣業已歸

重於求是而楊公方以大學三書辨證新建大學古本

之非故急於得此書耳是歲五月滿七七始印集爲書

且懇所以序求是編者託定海鄭簿以復而劉公祖時
出汛定海計聞檄縣撰文以教官代奠則興起是編爲
多甲辰癸服闋改補膳郎而楊公以少宰徵至謁於朝
房一見卽曰尊公豈直理學醇深抑何詞華敏妙朽恨
無此手筆正是欲言未能所云序久已草就在此一籠
中富略是正請教耳而公遂署銓者累年及癸轉主客
副郎公亦嘗爲之稱舊同寅然絕不復以書通意俟其
陞各部正卿而請之不意己酉春公竟以署終也及諸
嗣奔喪至癸面謁道故令其檢故牘而竟不可得惜哉

求是編 後序

五四朔叢書
約園刊本

然是春吳憲長本如公祖用先以乃叔觀我丁未秋所爲
求是編序者見示而後知吳公之所以遲十六年不卽
發者蓋諱其求多於新建耳故今卽爲兩解之詞而終
無見於一統之正若有見於是如楊少宰而序又不傳
知言信難哉庚戌春予以備閩兵改視學則傳道淑人
其職也而首繹敕書深慨近時講學者之非故於敷言
務歸於體認經書著實講求躬行實踐其於我朝崇祀
四儒業已分別指歸而近日諸儒所以補救新建者亦
既囊括而開導之矣然溺於習者當令於疑處解而興

於正者非可以空言曉則求是編一書其不可以不翻刻也匪直謂家學實以端道術也遂造總憲匡左陳公商所爲序之且歎惜楊少宰序成而不及後吳翰檢有序而不足以發陳公曰承示數言見謂門下學術往往與吾心有默契者今迺知家學淵源遠有端緒然予見楊止菴先生所著書有用慈谿馮先生求是編中語者惜是書留家中當覓以奉正而廷會閱前道熊思城寅長所刻大學三書聖經首節分註有先子馮主客求是編一章則論親民作新的一篇也卽持以問陳公而公

求是編後序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正謂此也則此編雖不得楊少宰之序而楊少宰之所以力求而深信者可謂知德之奧而知言之至矣乃陳公不日以序見貽則既深得新建受病貽害之源委而先子此編非好辨求勝而出於不得已之心始自於天下序中謂王氏豈有異術不過使人速得自見其本心而非從性命從出之原所謂秉彝物則者一切以良知冒之雖知有覺而覺之所自來與覺之所爲則者俱未及也此真是千古道術之真正骨髓蓋知由心造者將千變萬化而終不可模格由物定者雖萬物一則而

自不相悖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者古人
正欲明明德於天下國家非離天下國家之物以自安
小成也物有定格吾卽其格而求之而毫不以己與之
則因物察則之定理卽物各付物之王道而正心誠意
之要歸也試觀翦絲爲花者葉片多寡信手不同而由
榦達枝者萬卉千葩印板如一苟不要於則而物胡以
格故孔子於蒸民物則之雅歎爲知道而孟子引以明
性善使格物爲義外則孟子胡不以闕告子者闕之而
顧引以證性哉經自惟學殖荒落未肯堂構縱有見解

求是編 後序

七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出是編則敢以是編爲吾黨公傳道之諸士身遊聖
門範遵王道則請一一如敕諭所謂將四書義理著實
講求躬行實踐需他日用者便是儻謂別有見解始益
身心則有先子此編在吾不敢必以先子爲是而以新
建爲非卽先子亦止求吾道之是而非有心於新建之
非諸士平心易氣以觀之清心端慮以求之則其於學
也卽不自以爲是而亦庶不易與爲非矣而序中備述
諸老鈔傳摹刻所以慕之者如此其顓及求所爲序之
者又如此其難則先子名位氣勢安能動人直是理到

之言不得不服又見作者固難知之不易而知而能作者更未易也故首陳序而其餘俱後列焉是爲翻刻求是編序時萬曆三十九年辛亥歲秋九月賜百官羅衣日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中男焜稽首頓首百拜謹識於興化府公署之澄清堂

求是編

後序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福建學道拙刻貞白五書敘

先子貞白承德公全書行世舊矣總計帙數曰支干集
干集自三極通質言小學補迴瀾正論求是編五書四
帙外尙有寓直寶襄歸裁三錄及金陵考襄史國書詩
賦碑記等六帙而支集十二帙爲宗藩訓典可另行頃
襄國主序而翻刻於襄邸傳寓內矣不肖挺視閩學之
二年思制舉義外所爲羽翼經傳對揚教諭以爲真切
講學之方面不可得則取全書內求是編二帙梓之道
署與諸博士弟子員公傳道之以印正新學而博士弟

貞白五書後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輩得卒業皆恍然若有得而無有以爲疑者而且更
欲得全書而縱觀之余謙讓未遑也乃分巡興泉張憲
副程川公讀求是而旨之欣然操筆爲序而且謂余尊
公真是處更在三極通妙悟三才融徹一貫今第傳其
因證下藥之方而不揭其見垣一方之本則安得一
昇病方於倉公之門而療之乎余思新學盛行牢不可
破政恐未必以求是爲是而不意是求是外更有知三
極通之爲奧如張公而并欲傳之者則先生一生喫緊
研精得意若質言小學補迴瀾正論者何可不與三極

述并傳之而因取行狀中所論作書之旨實之卷端先
生沈穎絕異晤對聖賢年二十讀書曾大父石峯書屋
中山空夜靜獨坐徹曉忽覺身放空中玲瓏透徹直自
形骸無礙天地可親而始信中和成位育剛大塞兩甬
之不我欺於是作三極通蓋先天八卦原止三畫卽動
爲六爻而立天地人陰陽剛柔仁義之道者止是三極
獨其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數偶難通而旋視周禮用
九之制皆不合豈文王文公虛懸理數而不通之天下
國家且也偶乾坤於六子則元氣專氣滄其等配二十

四氣於六十四卦則二卦三卦難其勻故思極神解信
手從心肇起中天之教其法以太極生天地三才三
其三而九三其九而得二十七卦凡三中入純十六雜
而要於平故序平爲二十七卦首則上天中人而下地
也分助理齊爲九卦極則天中人中而地中也天地純
雜各四而人八卦皆雜則道無心而器有心也立三中
以爲極母論肇生流行定位而皆不動則兩儀不失其
尊自幸平初亂泰勝爲少陽萃忠戒壯險貞爲太陽而
陰生進蹇讓比否修爲少陰疑離困閉危黨爲太陰而

陽生則四象各得其位以純天之壯亂革幸配乾兌離震純地之進疑比閉配巽坎艮坤則八卦適得其先以入純定八節以十六雜分十六序而二十四卦與二十四氣合則六十四卦不爭其所旋視義文不惟勿背而更相資而先天於通藏用後天於通顯仁其博奧潔齊比繫稱翼勿論矣時年纔二十二嘗讀論語弟子入則孝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豁然悟學文爲小學之終格致爲大學之始脈理流貫無煩牽合第學文較淺格致較廣而必不得外窮理以言格致且知人從孝弟謹

信中來者不必如程朱之添敬字以釋新建之疑遂補小學七傳以開大學之關鍵而暢其說於求是編其略曰陽明訓格物爲格君心之格而以朱子窮致物理爲義外者全本程子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一語而託之古本大學以爲本無格致傳而何事朱子補以誠意去格致工夫始有下落而何須程朱添箇敬而更不知古人小學已有收心養性之功原不消添說敬蓋格物者卽格物有本末之物而聽訟章與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卽格物致知之傳本未嘗缺但簡

錯耳朱子補之以己意則因其錯而謂其缺非也湯明
削之復古本則因不缺而謂不錯亦非也蓋程子格物
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亦只在人之明暗者語
意全在立字上但說及誠意便與經文誠意二字相涉
今第曰格物是去心之不正以全木體之正但意念所
在卽要去不正以全其正是格物卽正心也卽誠意也
經文何必於正心誠意外又言格物而架牀疊屋乎故
先生之小學補實與求是編互相發明夫孔顏博約堯
舜精一之旨而至其玄覽超詣博蒐孤憤意有獨得而

不能自祕者更有質言八篇則嘗謂夫子抉開道妙模
寫兩儀則言不厭文而今且離遁失真設防萬葉則言
不病質若迴瀾八諭抑亦或問所謂年長未事小學者
姑以此當箇敬字挽末尙而借之大學乎則先生一生
喫緊苦心大概於五書可具覩矣昔先生門弟緝川方
伯序刻質言末云或曰先生所著有三極通及是書通
似太玄書似法言卽揚子可並轡馳已答曰二書未暇
變長絜短場校投閣書馮述寓直錄揚著劇美論馮作
迴瀾諭第參觀之必有短長於文字外者嗚呼夫其短

長在文字外者固未暇論而若以三極通質言爲太玄
法言似則又安所取架牀疊屋之說而爲先子較量哉
觀者亦自當有得於斯萬曆四十年壬子歲孟秋七夕
欽差提督學校福建按察司副使中男挺稽首百拜謹
識

貞白五書

後序

五

綱目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